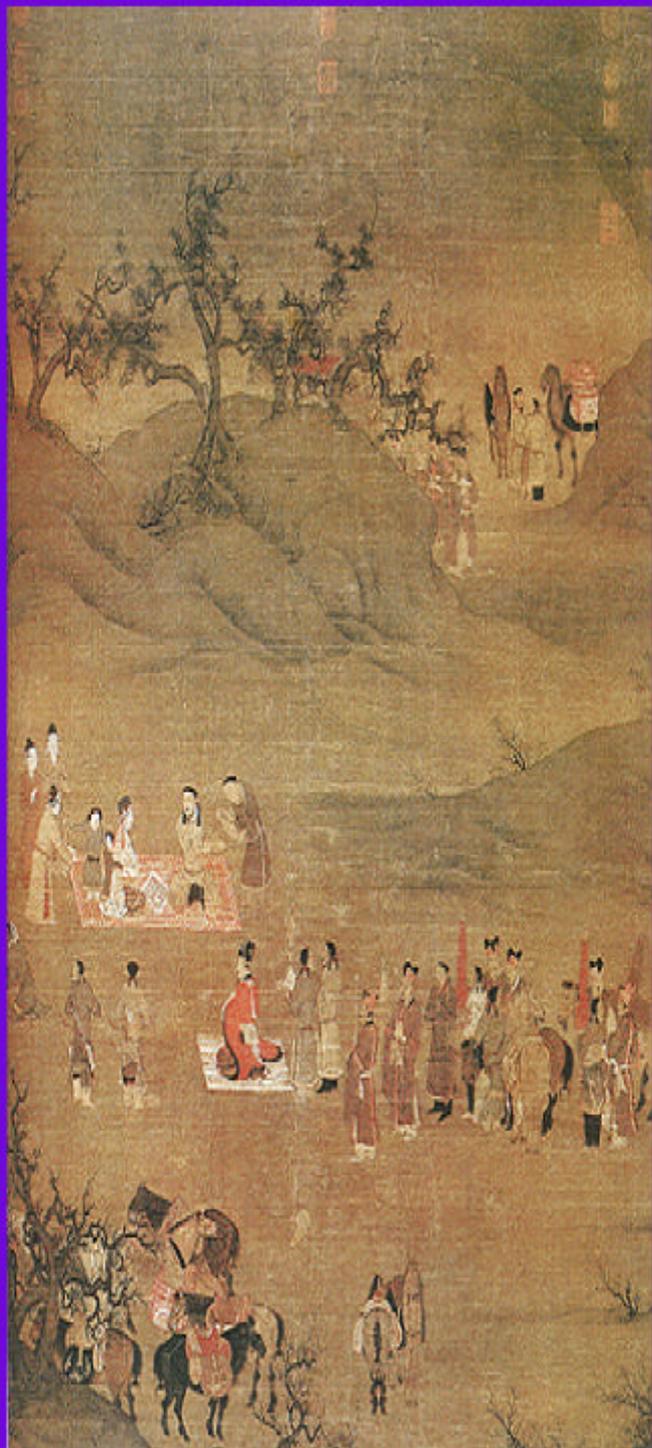


儒林外史
上



清·吴敬梓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儒林外史

第一部

(清) 吴敬梓 著

目录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001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012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022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034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043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053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063
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073
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083
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093

- 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192
-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111
- 第十三回 蘧马先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120
-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130
-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139
-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148
-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157
-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166
-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175
-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184
-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192
-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201
-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211
-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221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230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239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248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257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266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275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284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295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横山朋友议礼.....	304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313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331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323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331

-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340
-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350
-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359
-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367
-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376
-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血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385
-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394
-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403
-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411
-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421
-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430
-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439
-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448
-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456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464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471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488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499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507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
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酒
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嵌崎磊落的人。

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

夜商议定了。

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指着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顽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着两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阴树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

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

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

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

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

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头戴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礼坐下。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又是买办。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爷，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过姓名，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得知道？”翟买办道：“县里人那个不晓得！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径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秦老在旁，着实撺掇。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翟头役禀过了本官，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

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

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当下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还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甚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危素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出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动头翁，上复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复得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王冕道：“头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秦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自古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些甚么？”王冕道：“秦老爹，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么？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与时，王相公又

不肯；若要不去，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就来，一两日间好了就到。”翟买办道：“害病，就要取四邻的甘结！”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向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翟买办做差钱。方才应诺去了，回复知县。

知县心里想道：“这小厮那里害甚么病！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恐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他看见赏他脸面，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胆见我。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道：“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

次早，传齐轿夫，也不用全副执事，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翟买办扶着轿子，一直下乡来。

乡里人听见锣响，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轿子来到王冕门首，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说道：“不在家了，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尚未回来。”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的慢条斯理？快快说在那里，我好去传！”那婆婆道：“其实不在家了，不知在那里。”说毕，关着门进去了。

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小的传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小的再去

传。”扶着轿子过王冕屋后来。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约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还听得见。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上去，问道：“秦小二汉，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小二道：“王大叔么？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知县变着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即回衙门去罢！”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再处置他也不迟。知县去了。

王冕并不曾远行，即时走了来家。秦老过来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执意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的这样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要相与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变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母亲道：“我儿，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没有。我虽年老，又无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秦老道：“这也说得有理。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有才学，谁人是识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处，或者走出些遇合来，也不可。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谢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次日五更，王冕起来收拾行李。吃了早饭，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辞了母

亲，又拜了秦老两拜。母子洒泪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直送出村口，洒泪而别。秦老手拿灯笼，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

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处，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与过往的人。每日问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

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叫，闹的王冕不得安稳。王冕心不耐烦，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着讥刺，也怕从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

那日清早，才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问其所为，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王冕见此光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我还在这里做甚么？”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旧回家。

入了浙江境，才打听得知秦老已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看见母亲康健如常，心中欢喜。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他慌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耿饼，拿过去拜谢秦老。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又过了六年，母亲老病卧床。王冕百方延医调治，总不见

效。一日母亲吩咐王冕道：“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哭着应诺。他母亲淹淹一息，归天去了。王冕撇踊哀号，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又亏秦老一力帮衬，制备衣衾棺槨。王冕负土成坟，三年苦块，不必细说。

到了服阕之后，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方国珍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都是些草窃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提兵破了方国珍，号令全浙，乡村镇市并无骚扰。

一日，日中时分，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络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首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动问一声，那里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这里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来晋谒。”吩咐从人都下了马，屯在外边，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王冕道：“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的便是。因平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王冕道：“乡民肉眼不识，原来就是王爷。但乡民一介愚人，怎敢劳王爷贵步？”吴王道：“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像，不觉功利之见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

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促膝谈到日暮。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自捧出来陪着，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这日，秦老进城回来，问及此事，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向年在山东相识的，故此来看我一看。说着就罢了。

不数年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进城里，回来向王冕道：“危老爷已自问了罪，发在和州去了。我带了一本邸抄来与你看。”王冕接过来看，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大怒，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说着，天色晚了下来。

此时正是初夏，天时乍热。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两人小饮。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当夜收拾家伙，各自歇息。

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初时不在意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半年之后，朝廷

果然遣一员官，捧着诏书，带领许多人，将着彩缎表里，来到秦老门首，见秦老八十多岁，须鬓皓然，手扶拄杖。那官与他施礼。秦老让到草堂坐下。那官问道：“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秦老道：“他虽是这里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秦老献过了茶，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见蠨蛸满室，蓬蒿满径，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仍旧捧诏回旨去了。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寿终于家。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这不过是个楔子，下面还有正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话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叫做薛家集。这集上有百十来人家，都是务农为业。村口一个观音庵，殿宇三间之外，另还有十几间空房子，后门临着水次。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个和尚住持。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这庵里来同议。

那时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约齐了都到庵里来，议闹龙灯之事。到了早饭时候，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来，与诸位见节，都还过了礼。申祥甫发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岁，也该把菩萨面前香烛点勤些！阿弥陀佛受了十方的钱钞也要消受。”又叫：“诸位都来看看，这琉璃灯内只得半琉璃油！”指着内中一个穿齐整些的老翁，说道：“不论别人，只这一位荀老爹，三十晚上，还送了五十斤油与你。白白给你炒菜吃，全不敬佛！”和尚陪着小心，等他发作过了，拿一把铅壶，撮了一把苦丁茶叶，倒满了水，在火上燎的滚热，送与众位吃。

荀老爹先开口道：“今年龙灯上庙，我们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正说着，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

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旧年新参的总甲。夏总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驴牵在后园槽上，卸了鞍子，将些草喂的饱饱的。我议完了事，还要到县门口黄老爹家吃年酒去哩！”吩咐过了和尚，把腿跷起一只来，自己拿拳头在腰上只管捶。捶着说道：“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打紧又被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个前失，把我跌了下来，跌的腰跨生疼。”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备了个豆腐饭邀请亲家，想是有事不得来了。”夏总甲道：“你还说哩！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就像今日请我的黄老爹，他就是老爷面前站得起来的班头。他抬举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黄老爹，我听见说，他从年里头就是老爷差出去了。他家又无兄弟、儿子，却是谁做主人？”夏总甲道：“你又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请。李老爹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摆在黄老爹家大厅上。”

说了半日，才讲到龙灯上。夏总甲道：“这样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烦管了。从前，年年是我做头，众人写了功德，赖着不拿出来，不知累俺赔了多少。况今年老爷衙门里，头班、二班、西班、快班，家家都兴龙灯，我料想看个不了，那得功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但你们说了一场，我也少不得搭个分子，任凭你们那一位做头。像这荀老爹，田地又广，粮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们各家照分子派。这事就舞起来了。”众人不敢违拗，当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其余众户也派了，共二两银子，写在纸上，和尚捧出茶盘：云片糕、红枣和些瓜子、豆腐干、栗子、杂色糖，摆了两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

茶来。

申祥甫又说：“孩子大了，今年要请一个先生，就是这观音庵里做个学堂。”众人道：“俺们也有好几家孩子要上学。只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婿，夏老爹时刻有县主老爷的牌票，也要人认得字。只是这个先生，须是要城里去请才好。”夏总甲道：“先生倒有一个。你道是谁？就是咱衙门里，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进，年纪六十多岁，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却还不曾中过学。顾老相公请他在家三个年头，他家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和咱镇上梅三相一齐中的。那日从学里师爷家迎了回来，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红绸，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大吹大打来到家门口。俺合衙门的人都拦着街递酒。落后，请将周先生来，顾老相公亲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点了一本戏，是梁灏八十岁中状元的故事。顾老相公为这戏，心里还不大喜欢。落后，戏文内唱到梁灏的学生却是十七八岁就中了状元，顾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儿子发兆，方才喜了。你们若要先生，俺替你把周先生请来。”众人都说是好。吃完了茶，和尚又下了一箸牛肉面吃了，各自散讫。

次日，夏总甲果然替周先生说了，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约定灯节后下乡，正月二十开馆。

到了十六日，众人将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备酒饭，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时候，周先生才来。听得门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申祥甫拱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周进就问：“此位相公是谁？”众人道：“这是我们集上在庠

的梅相公。”周进听了，谦让不肯僭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进再三不肯。众人道：“论年纪也是周先生长，先生请老实些罢。”梅玖回过头来向众人道：“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只是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

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老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就如女儿嫁人的：嫁时称为“新娘”，后来称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与人家做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做“新娘”。闲话休题。

周进因他说这样话，倒不同他让了，竟僭着他作了揖。众人都作过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其余都是清茶。吃过了茶，摆两张桌子杯箸，尊周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众人序齿坐下，斟上酒来。周进接酒在手，向众人谢了扰，一饮而尽。随即每桌摆上八九个碗，乃是猪头肉、公鸡、鲤鱼、肚、肺、肝、肠之类，叫一声“请！”一齐举箸，却如风卷残云一般早去了一半。

看那周先生时，一箸也不曾下。申祥甫道：“今日先生为甚么不用肴馔？却不是上门怪人？”拣好的递了过来。周进拦住道：“实不相瞒，我学生是长斋。”众人道：“这个倒失于打点，却不知先生因甚吃斋？”周进道：“只因当年先母病中，在观音菩萨位下许的。如今也吃过十几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吃斋，倒想起一个笑话，是前日，在城里我那案伯顾老相公家听见他说的。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众人都停了箸，听他念诗。他便念道：“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罢说道：

“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一个着！”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笑起来。周进不好意思。申祥甫连忙斟一杯酒道：“梅三相该敬一杯。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该罚！该罚！但这个话不是为周长兄，他说明了是个秀才。但这吃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个舅舅，一口长斋。后来进了学，老师送了丁祭的胙肉来，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吃，圣人就要计较了，大则降灾，小则害病。’只得就开了斋。俺这周长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来，不怕你不开哩。”众人说他发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与周先生预祝，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只得承谢众人，将酒接在手里。厨下捧出汤点来，一大盘实心馒头，一盘油煎的杠子火烧。众人道：“这点心是素的，先生用几个。”周进怕汤不洁净，讨了茶来吃点心。

内中一人问申祥甫道：“你亲家今日在那里？何不来陪先生坐坐？”申祥甫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又一个人道：“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牙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顽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房子盖的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荀老爹向申祥甫道：“你亲家自从当了门户，时运也算走顺风。再过两年，只怕也要弄到黄老爹的意思哩！”申祥甫道：“他也要算停当的了。若想到黄老爹的地步，只怕还要做几年的梦。”梅相公正吃着火烧，接口道：“做梦倒也有些准哩。”因问周进道：“长兄这些年考校，可曾得个甚么梦兆？”周进道：“倒也没有。”梅玖道：“就是侥幸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头上，惊出一身的汗。

醒了摸一摸头就像还有些热。彼时不知甚么原故。如今想来，好不有准！”于是点心吃完，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灯时候，梅相公同众人别了回去。申祥甫拿出一副蓝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观音庵歇宿。向和尚说定，馆地就在后门里这两间屋内。

直到开馆那日，申祥甫同着众人领了学生来，七长八短几个孩子，拜见先生。众人各自散了。周进上位教书。晚间，学生家去，把各家贽见拆开来看，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周进一总包了，交与和尚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一时照顾不到，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气不了。周进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导。

不觉两个多月，天气渐暖。周进吃过午饭开了后门出来，河沿上望望。虽是乡村地方，河边却也有几树桃花柳树，红红绿绿，间杂好看。看了一回，只见蒙蒙的细雨，下将起来。周进见下雨，转入门内，望着雨下在河里，烟笼远树，景致更妙。这雨越下越大，却见上流头，一只船冒雨而来。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芦席篷，所以怕雨。将近河岸，看时：中舱坐着一个人，船尾坐着两个从人，船头上放着一担食盒。将到岸边，那人连呼船家泊船，带领从人走上岸来。

周进看那人时，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髭须，约有三十多岁光景。走到门口，与周进举一举手一直进来。自己口里说道：“原来是个学堂。”周进跟了进来作揖，那人还了个半礼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进道：“正是。”那人问从者道：“和尚怎的不见？”说着，和尚忙走了出来，道：“原来是王大爷。请坐！僧人去烹茶来。”向着周进道：“这王大爷，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着，我去拿茶。”

那王举人也不谦让，从人摆了一条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进下面相陪。王举人道：“你这位先生贵姓？”周进知他是个举人，便自称道：“晚生姓周。”王举人道：“去年在谁家作馆？”周进道：“在县门口顾老相公家。”王举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不差，不差。”周进道：“俺这顾东家，老先生也是相与的？”王举人道：“顾二哥是俺户下册书，又是拜盟的好弟兄。”

须臾，和尚献上茶来吃了。周进道：“老先生的朱卷，是晚生熟读过的，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举人道：“那两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进道：“老先生又过谦了。却是谁作的呢？”王举人道：“虽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那时头场初九日，天色将晚，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自己心里疑惑，说：‘我平日笔下最快，今日如何迟了？’正想不出来，不觉磕睡上来，伏着号板打一个盹，只见五个青脸的人，跳进号来。中间一人，手里拿着一枝大笔把俺头上点了一点，就跳出去了。随即一个戴纱帽红袍金带的人，揭帘子进来，把俺拍了一下，说道：‘王公请起！’那时弟吓了一跳，通身冷汗。醒转来，拿笔在手，不知不觉写了出来。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弟也曾把这话，回禀过大主考座师，座师就道弟该有鼎元之分。”

正说得热闹，一个小学生送仿来批，周进叫他搁着。王举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仿，俺还有别的事。”周进只得上位批仿。王举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们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来，叫和尚拿升米做饭。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周进道：“我方才上坟回来，不想遇着雨，耽搁一夜。”说着就猛然回头，一眼看见那小学生的仿纸上的名

字是荀玫，不觉就吃了一惊，一会儿咂嘴弄唇的，脸上做出许多怪物像。周进又不好问他，批完了仿依旧陪他坐着。他就问道：“方才这小学生几岁了？”周进道：“他才七岁。”王举人道：“是今年才开蒙？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进道：“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开蒙的时候，他父亲央及集上新进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说，自己的名字叫做‘玫’，也替他起个‘王’旁的名字发发兆，将来好同他一样的意思。”王举人笑道：“说起来竟是一场笑话。弟今年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县里没有这一个姓荀的孝廉，谁知竟同着这个小学生的名字。难道和他同榜不成！”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道：“可见梦作不得准。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为主，那里有甚么鬼神！”周进道：“老先生，梦也竟有准的。前日晚生初来，会着集上梅朋友。他说，也是正月初一日，他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他头上，他这年就飞黄腾达的。”王举人道：“这话更作不得准了。比如他进过学，就有日头落在他头上，像我这发过的，不该连天都掉下来，是俺顶着了的？”

彼此说着闲话，掌上灯烛。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

次早，天色已晴。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自这一番之后，一薛家集的人，都晓得荀家孩子是县里王举人的进士同年，传为笑话。这些同学的孩子赶着他，就不叫荀玫了，都叫他“荀进士”。各家父兄听见这话都各不平，偏

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说他是封翁太老爷，把个荀老爹气得有口难分。申祥甫背地里又向众人道：“那里是王举人亲口说这番话？这就是周先生看见我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几个钱，捏造出这话来奉承他，图他个逢时遇节，他家多送两个盒子。俺前日听见说，荀家炒了些面筋、豆腐干送在庵里，又送了几回馒头、火烧，就是这些原故了。”众人都不喜欢。以此周进安身不牢，因是碍着夏总甲的面皮不好辞他，将就混了一年。后来，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

那年却失了馆，在家日食艰难。一日，他姊丈金有余来看他，劝道：“老舅，莫怪我说你。这读书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难了。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只管‘粮不粮莠不莠’的到几时？我如今同了几个大本钱的人到省城去买货，差一个记帐的人，你不如同我们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伙内，还是少了你吃的、穿的？”周进听了这话，自己想：“瘫子掉在井里，捞起也是坐。有甚亏负我？”随即应允了。

金有余择个吉日，同一伙客人起身，来到省城杂货行里住下。

周进无事，闲着街上走走，看见纷纷的工匠，都说是修理贡院。周进跟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晚间，向姐夫说要去看看。金有余只得用了几个小钱，一伙客人也都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领着。行主人走进头门，用了钱的并无拦阻。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块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只因这一死，有分教：累年蹭蹬，忽然

际会风云；终岁凄凉，竟得高悬月旦。未知周进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话说周进在省城要看贡院，金有余见他真切，只得用几个小钱同他去看，不想才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下。众人多慌了，只道一时中了恶。行主人道：“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阴气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恶。”金有余道：“贤东，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来灌他一灌。”行主人应诺，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来。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死了人，为甚么这样号啕痛哭是的？”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内中一个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为甚到了这里，这等大哭起来？却是哭得利害。”金有余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这舍舅本来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

做得一个，今日看这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只因这一句话，道着周进的真心事，于是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又一个客人道：“论这事，只该怪我们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为甚么带他出来做这样的事？”金有余道：“也只为赤贫之士，又无馆做，没奈何上了这一条路。”又一个客人道：“看令舅这个光景，毕竟胸中才学是好的。因没有人识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余道：“他才学是有的，怎奈时运不济！”那客人道：“监生也可以进场。周相公既有才学，何不捐他一个监进场？中了，也不枉了今日这一番心事。”金有余道：“我也是这般，只是那里有这一注银子？”此时周进哭的住了。那客人道：“这也不难。现放着我这几个弟兄在此，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纳监进场。若中了做官，那在我们这几两银子！就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走江湖的人那里不破掉了几两银子？何况这是好事。你众位意下如何？”众人一齐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见义勇为，是为无勇’。俺们有甚么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备了二百两银子交与金有余。一切多的使费，都是金有余包办。周进又谢了众人和金有余。行主人替周进备一席酒请了众位。金有余将着银子上藩库，讨出库收来。

正值宗师来省录遗，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进头场，见了自已哭的所在，不觉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章做的花团锦簇一般。出了场，仍旧住在行里。金有余同那几个客人，还不曾买完了货。直到

放榜那日，巍然中了。

众人各各欢喜，一齐回到汶上县。拜县父母、学师，典史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忙了个把月。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敛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亲自上县来贺喜。周进留他吃了酒饭去。荀老爹贺礼是不消说了。

看看上京会试，盘费、衣服，都是金有余替他设处。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属。荏苒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这周学道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心里想道：“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广州上了任。

次日，行香挂牌。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蓝缕破烂的。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周学道看在眼里，封门进去。出来放头牌的时节，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因翻一翻点名册，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入学？”范进道：“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周学道道：“这也未必尽然。你

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细细看。”范进磕头下去了。

那时天色尚早，并无童生交卷。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

正要再看看，却有一个童生来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爷面试。”学道和颜道：“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甚么？”那童生道：“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学道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过了，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膀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周学道虽然赶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来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还清通。学道道：“把他低低的进了学罢。”因取过笔来在卷子尾上，点了一点，做个记认。

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将各卷汇齐带了进去。发出案来，范进是第一。谒见那日，着实赞扬了一回。点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励了几句“用心举业，休学杂览”的话，鼓吹送了出去。

次日起马，范进独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轿前打恭。周学道又叫到跟前说道：“龙头属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发达。我复命之后，在京专候。”范进又磕头谢了，起来立着。学道轿子一拥而去。范进立着，直望见门枪影子抹过前山，看不见了，方才回到下处，谢了房主人。他家离城还有四十五里路，连夜回来拜见母亲。

家里住着一间草屋，一厦披子，门外是个茅草棚。正屋是母亲住着，妻子住在披房里。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户的女儿。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待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唯唯连声，叫浑家把肠子煮了，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母亲自和媳妇在厨下造饭。胡屠户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妆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范进道：“岳父见教的是。”胡屠户又道：“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老人家每日小菜饭想也难过。我女孩儿也吃些，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回哩！可怜！可怜！”说罢，婆媳两个都来坐着吃了饭。吃到日西时分，胡屠户吃的醺醺的。这里母子两个千恩万谢。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次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魏好古又约了一班同案的朋

友彼此来往。因是乡试年，做了几个文会。

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为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你的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辞了丈人回来，自心里想：“宗师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几个同案商议，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

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才去不到两个时候，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将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母亲不知是甚事，吓得躲在屋里，听见中了，方敢伸出头来说道：“诸位请坐，小儿方才出去了”。那些报录人道：“原来是老太太。”大家簇拥着要喜钱。正在吵闹，又是几匹马，二报、三报到了。挤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邻居都来了，挤着看。老太太没奈何，只得央

及一个邻居去寻他儿子。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一地里寻不见，直寻到集东头。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邻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里。”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掣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

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老太太哭道：“怎生这样苦命的事！中了一个甚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这一疯了几时才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这样的病！却是如何是好？”众邻居劝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们而今且派两个人，跟定了范老爷。这

里众人家里拿些鸡、蛋、酒、米，且管待了报子上的老爹们，再为商酌。”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厨下收拾齐了，拿在草棚下。邻居又搬些桌凳，请报录的坐着吃酒，商议：“他这疯了如何是好？”报录的内中有一个人道：“在下倒有一个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众人问：“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爷平日可有最怕的人？他只因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说：‘这报录的话都是哄你，你并不曾中。’他吃这一吓，把痰吐了出来，就明白了。”众邻都拍手道：“这个主意好得紧！妙得紧！范老爷怕的，莫过于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寻胡老爹来！他想是还不知道，在集上卖肉哩。”又一个人道：“在集上卖肉，他倒好知道了。他从五更鼓就往东头集上迎猪，还不曾回来。快些迎着去寻他！”

一个人飞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户来，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进门见了老太太，老太太大哭着告诉了一番。胡屠户诧异道：“难道这等没福？”外边人一片声请胡老爹说话。胡屠户把肉和钱交与女儿，走了出来。众人如此这般同他商议。胡屠户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

不可知。”报录的人道：“不要只管讲笑话。胡老爹，这个事须是这般，你没奈何，权变一权变。”屠户被众人局不过，只得连斟两碗酒喝，壮一壮胆，把方才这些小心收起，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众邻居五六个都跟着走。老太太赶出叫道：“亲家，你只可吓他一吓，却不要把他打伤了！”众邻居道：“这自然，何消吩咐。”说着，一直去了。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众人扶起，借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跳驼子”板凳上坐着。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范进看了众人，说道：“我怎么坐在这里？”又道：“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众邻居道：“老爷，恭喜高中了。适才欢喜的有些引动了痰，方才吐出几口痰来，好了。快请回家去打发报录人！”范进说道：“是了，我也记得是中的第七名。”范进一面自绉了头发，一面问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脸。一个邻居早把那只鞋寻了来，替他穿上。见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来骂。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敢大

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邻居内一个人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的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胡屠户道：“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笑起来。看着范进洗了脸，郎中又拿茶来吃了，一同回家。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老太太迎出来，见儿子不疯，喜从天降。众人问报录的，已是家里把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他们去了。范进拜了母亲，也拜谢丈人。胡屠户再三不安道：“些须几个钱，不够你赏人。”范进又谢了邻居。

正待坐下，早看见一个体面的管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全帖，飞跑了进来道：“张老爷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说毕，轿子已是到了门口。胡屠户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邻居各自散了。范进迎了出去。只见那张乡绅下了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他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别号静斋。同范进让了进来，到堂屋内平磕了头，分宾主坐下。张乡绅先攀谈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张乡绅道：“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

生。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范进道：“晚生侥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张乡绅四面将眼睛望了一望，说道：“世先生果是清贫。”随在跟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银子来说道：“弟却也无以为敬，谨具贺仪五十两，世先生权且收着。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谢了。又说了一会，打躬作别。胡屠户直等他上了轿，才敢走出堂屋来。

范进即将银子交与浑家，打开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锭子。即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口里说道：“也罢，你而今相与了这个张老爷，何愁没了银子用？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银子何足为奇！”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说了一会，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

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

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

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来吃过点心，走到第三进房子内。见范进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银丝髻髻，此时是十月中旬，天气尚暖，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督率着家人、媳妇、丫鬟，洗碗盏杯箸。老太太看了，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家人、媳妇道：“老太太，那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鬟和媳妇齐都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些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只因这一番，有分教：会试举人，变作秋风之客；多事贡生，长为兴讼之人。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话说老太太见这些家伙什物都是自己的，不觉欢喜，痰迷心窍，昏绝于地。家人、媳妇和丫鬟、娘子都慌了，快请老爷进来。范举人三步作一步走来看时，连叫母亲不应，忙将老太太抬放床上，请了医生来。医生说：“老太太这病是中了脏，不可治了。”连请了几个医生，都是如此说。范举人越发慌了。夫妻两个守着哭泣，一面制备后事。挨到黄昏时分，老太太淹淹一息归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

次日，请将阴阳徐先生来，写了七单。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该请僧人追荐。大门上挂了白布球，新贴的厅联，都用白纸糊了。合城绅衿都来吊唁。请了同案的魏好古，穿着衣巾在前厅陪客。胡老爹上不得台盘，只好在厨房里或女儿房里，帮着量白布、秤肉，乱窜。

到得二七过了，范举人念旧，拿了几两银子交与胡屠户，托他仍旧到集上庵里，请平日相与的和尚做揽头，请大寺八众僧人来念经、拜梁皇忏、放焰口，追荐老太太生天。屠户拿着银子，一直走到集上庵里滕和尚家，恰好大寺里僧官慧敏也在那里坐着。僧官因有田在左近，所以常在这庵里起坐。滕和尚请屠户坐下，言及：“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小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些茶水，

替我做个主人。”胡屠户道：“正是。我也多谢他的膏药。今日不在这里？”滕和尚道：“今日不曾来。”又问道：“范老爷那病随即就好了，却不想又有老太太这一变。胡老爹这几十天，想总在那里忙，不见来集上做生意。”胡屠户道：“可不是么？自从亲家母不幸去世，合城乡绅那一个不到他家来！就是我主顾张老爷、周老爷在那里司宾，大长日子坐着无聊，只拉着我说闲话，陪着吃酒吃饭。见了客来，又要打躬作揖，累个不了。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作这些事！欲待躲着些，难道是怕小婿怪？惹绅衿老爷们看乔了，说道：‘要至亲做甚么呢？’”说罢，又如此这般把请僧人做斋的话说了。和尚听了，屁滚尿流，慌忙烧茶、下面。就在胡老爹面前转托僧官去约僧众，并备香烛、纸马、写疏等事。胡屠户吃过面去。

僧官接了银子才待进城，走不到一里多路，只听得后边一个人叫道：“慧老爷，为甚么这些时不到庄上来走走？”僧官忙回过头来看时，是佃户何美之。何美之道：“你老人家这些时，这等财忙！因甚事总不来走走？”僧官道：“不是，我也要来。只因城里张大房里，想我屋后那一块田，又不肯出价钱。我几次回断了他。若到庄上来，他家那佃户又走过来嘴嘴舌舌缠个不清。我在寺里，他有人来寻，我只回他出门去了。”何美之道：“这也不妨。想不想由他，肯不肯由你。今日无事，且到庄上去坐坐。况且，老爷前日煮过的那半只火腿吊在灶上，已经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消缴了他罢。今日就在庄上歇了去，怕怎的？”

和尚被他说的口里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跟着他走到庄上。何美之叫浑家煮了一只母鸡，把火腿切了，酒舀出来烫着。和尚走热了，坐在天井内把衣服脱了一件，敞着怀，腆着个肚子，走出黑津津一头一脸的肥油。须臾整理停当，何美之捧出

盘子，浑家拎着酒，放在桌子上摆下。和尚上坐，浑家下陪，何美之打横，把酒来斟。吃着，说起三五日内，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斋。何美之浑家说道：“范家老奶奶，我们自小看见他的，是个和气不过的老人家。只有他媳妇儿是庄南头胡屠户的女儿，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那日在这里住，鞋也没有一双，夏天鞞着个蒲窝子，歪腿烂脚的。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你说那里看人去！”

正吃得兴头，听得外面敲门甚凶，何美之道：“是谁？”和尚道：“美之，你去看一看。”何美之才开了门，七八个人一齐拥了进来，看见女人、和尚一桌子坐着，齐说道：“好快活！和尚、妇人大青天白日调情。好僧官老爷，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休胡说！这是我田主人。”众人一顿骂道：“田主人？连你婆子都有主儿了！”不由分说，拿条草绳，把和尚精赤条条同妇人一绳捆了，将个杠子穿心抬着，连何美之也带了，来到南海县前，一个关帝庙前戏台底下。和尚同妇人拴做一处，候知县出堂报状。众人押着何美之出去，和尚悄悄叫他报与范府。

范举人因母亲做佛事，和尚被人拴了，忍耐不得，随即拿帖子向知县说了。知县差班头将和尚解放，女人着交美之领了家去，一班光棍带着，明日早堂发落。众人慌了，求张乡绅帖子在知县处说情。知县准了，早堂带进，骂了几句，扯一个淡赶了出去。和尚同众人，倒在衙门口用了几十两银子。

僧官先去范府谢了，次日方带领僧众来铺结坛场、挂佛像，两边十殿阎君。吃了开经面，打动铙、钹、叮当，念了一卷经，摆上早斋来。八众僧人，连司宾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两席。

才吃着，长班报有客到。魏相公丢了碗，出去迎接进来，

便是张、周两位乡绅，乌纱帽，浅色圆领，粉底皂靴。魏相公陪着一直拱到灵前去了。内中一个和尚向僧官道：“方才进去的，就是张大房里静斋老爷。他和你是田邻，你也该过去问讯一声才是。”僧官道：“也罢了。张家是甚么有意思的人！想起我前日这一番是非，那里是甚么光棍？就是他的佃户商议定了，做鬼做神来弄送我。不过要簸掉我几两银子，好把屋后的那一块田卖与他。使心用心，反害了自身！落后，县里老爷要打他庄户，一般也慌了，腆着脸拿帖子去说，惹的县主不喜欢。”又道：“他没脊骨的事多哩！就像周三房里做过巢县家的大姑娘，是他的外甥女儿。三房里曾托我说媒，我替他讲西乡里封大户家，好不有钱！张家硬主张着许与方才这穷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进个学，又说他会作个甚么诗词。前日替这里作了一个荐亡的疏，我拿了给人看，说是倒别了三个字。像这都是作孽！眼见得二姑娘也要许人家了，又不知撮弄与个甚么人！”说着，听见靴底响，众和尚挤挤眼，僧官就不言语了。两位乡绅出来同和尚拱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众和尚吃完了斋，洗了脸和手，吹打拜忏，行香放灯，施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闹了三昼夜方才散了。

光阴弹指，七七之期已过，范举人出门谢了孝。一日张静斋来候问，还有话说。范举人叫请在灵前一个小书房里坐下，穿着衰经出来相见，先谢了丧事里诸凡相助的话。张静斋道：“老伯母的人事，我们做子侄的，理应效劳。想老伯母这样大寿归天也罢了，只是误了世先生此番会试。看来想是祖塋安葬了，可曾定有日期？”范举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来秋举行，但费用尚在不敷。”张静斋屈指一算：“铭旌是用周学台的衔。墓志托魏朋友将就做一篇，却是用谁的名？其余殡仪、桌席、执事、吹打，以及杂用、饭食、破土、谢风水之类，须

三百多银子。”正算着，捧出饭来吃了。张静斋又道：“三载居庐自是正理。但世先生为安葬大事，也要到外边设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现今高发之后，并不曾到贵老师处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风一二。弟意也要去候敝世叔，何不相约同行？一路上舟车之费，弟自当措办，不须世先生费心。”范举人道：“极承老先生厚爱，只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静斋道：“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甚么行不得处。”范举人又谢了。

张静斋约定日期，雇齐夫马，带了从人，取路往高要县进发，于路上商量说：“此来，一者见老师；二来老太夫人墓志，就要借汤公的官衔名字。”

不一日，进了高要城。那日知县下乡相验去了。二位不好进衙门，只得在一个关帝庙里坐下。那庙正修大殿，有县里工房在内监工。工房听见县主的相与到了，慌忙迎到里面客位内坐着，摆上九个茶盘来。工房坐在下席执壶斟茶。

吃了一回。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方巾阔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胡子。那人一进了门，就叫把盘子撤了，然后与二位叙礼坐下，动问那一位是张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贱姓严，舍下就在咫尺。去岁，宗师案临，幸叨岁荐，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旧？”二位各道了年谊师生，严贡生不胜钦敬。工房告过失陪，那边去了。

严家家人掇了一个食盒来，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开盒盖，九个盘子都是鸡、鸭、糟鱼、火腿之类。严贡生请二位老先生上席，斟酒奉过来说道：“本该请二位老先生降临寒舍，一来蜗居恐怕褻尊，二来就要进衙门去，恐怕关防有碍，故此备个粗碟就在此处谈谈。休嫌轻慢！”二位接了酒道：“尚未奉谒，倒先取扰。”严贡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干

一杯。二位恐怕脸红，不敢多用，吃了半杯放下。严贡生道：“汤父母为人廉静慈祥，真乃一县之福！”张静斋道：“是。敝世叔也还有些善政么？”严贡生道：“老先生，人生万事都是个缘法，真个勉强不来的。汤父母到任的那日，敝处阖县绅衿公搭了一个彩棚，在十里牌迎接。弟站在彩棚门口，须臾，锣、旗、伞、扇、吹手、夜役，一队一队都过去了。轿子将近，远远望见老父母两朵高眉毛、一个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里就晓得，是一位岂弟君子。却又出奇，几十人在那里同接，老父母轿子里两只眼只看着小弟一个人。那时，有个朋友同小弟并站着，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又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问我：‘先年可曾认得这位父母？’小弟从实说：‘不曾认得’他就痴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抢上几步，意思要老父母问他甚么。不想老父母下了轿同众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别处，才晓得从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命的。次日小弟到衙门去谒见，老父母方才下学回来，诸事忙作一团，却连忙丢了，叫请小弟进去，换了两遍茶，就像相与过几十年的一般。”张乡绅道：“总因你先生为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来自然时时请教。”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容易不大喜会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县考，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叫了进去，细细问他从的先生是那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着实关切！”范举人道：“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赏鉴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贺！”严贡生道：“岂敢，岂敢。”又道：“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羨，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低声说道：“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

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

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罢，我就来。”那小厮又不肯去。张、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请回罢！”严贡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才说得一句，听见锣响，一齐立起身来说道：“回衙了。”

二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拿着帖子，向贡生谢了扰，直来到宅门口，投进帖子去。知县汤奉接了帖子：一个写“世侄张师陆”，一个写“门生范进”。自心里沉吟道：“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这回同我新中的门生来见，不好回他。”吩咐快请。两人进来，先是静斋见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因说道：“却是得罪的紧。我这敝教酒席没有什么吃得，只这几样

小菜，权且用个便饭。敝教只是个牛羊肉，又恐贵教老爷们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现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来牌票甚紧，衙门里都也莫得吃。”掌上烛来，将牌拿出来看着。

一个贴身的小厮，在知县耳跟前悄悄说了几句话。知县起身向二位道：“外边有个书办回话，弟去一去就来。”去了一时，只听得吩咐道：“且放在那里。”回来又入席坐下，说了失陪。向张静斋道：“张世兄，你是做过官的。这件事正该商之于你、就是断牛肉的话。方才，有几个教亲共备了五十斤牛肉，请出一位老师夫来求我，说是要断尽了，他们就没有饭吃，求我略松宽些，叫做‘瞒上不瞒下’。送五十斤牛肉在这里与我，却是受得受不得？”张静斋道：“老世叔，这话断断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汤知县道：“那个刘老先生？”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访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说道：‘他以为天下事，都靠着你们书生！’到第二日，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又用毒药赐死了。这个如何了得！”知县见他说的口若悬河，又是本朝确切典故，不由得信。问道：“这事如何处置？”张静斋道：“依小侄愚见，世叔就在这事上出个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将这老师夫拿进来打他几十个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张告示在傍，申明他大胆之处。上司访知，见世叔一丝不苟，升迁就在指日。”知县点头道：“十分有理。”当下席终，留二位在书房住了。

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喇的一声，屙出一抛稀屎来，从额颊上淌到鼻子上，胡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夫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的紧紧的，只剩得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众回子心里不伏，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说道：“我们就是不该送牛肉来，也不该有死罪！这都是南海县的光棍张师陆的主意！我们闹进衙门去，揪他出来一顿打死，派出一个人来偿命！”不因这一闹，有分教：贡生兴讼，潜踪私来省城；乡绅结亲，遏贵竟游京国。未知众回子吵闹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话说众回子因汤知县枷死了老师夫，闹将起来，将县衙门围的水泄不通，口口声声只要揪出张静斋来打死。知县大惊，细细在衙门里追问，才晓得是门子透风。知县道：“我至不济，到底是一县之主。他敢怎的我？设或闹了进来，看见张世兄，就有些开交不得了。如今须是设法，先把张世兄弄出去，离了这个地方上才好。”忙唤了几个心腹的衙役进来商议。幸得衙门后身紧靠着北城，几个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绳子把张、范二位系了出去。换了蓝布衣服、草帽、草鞋，寻一条小路，忙忙如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连夜找路回省城去了。

这里学师、典史俱出来安民，说了许多好话。众回子渐渐的散了。汤知县把这情由细细写了个禀贴，禀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书檄了知县去。汤奉见了按察司，摘去纱帽，只管磕头。按察司道：“论起来，这件事，你汤老爷也忒孟浪了些！不过枷责就罢了，何必将牛肉堆在枷上？这个成何刑法？但此刁风也不可长。我这里少不得拿几个为头的来，尽法处置。你且回衙门去办事，凡事须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汤知县又磕头说道：“这事是卑职不是。蒙大老爷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后知过必改。但大老爷审断明白了，这几个为头的人，还求大老爷发下卑县发落，赏卑职一个脸面。”按察司也应承了。

知县叩谢出来回到高要。过了些时，果然把五个为头的回子，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发来本县发落。知县看了来文，挂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摇大摆出堂，将回子发落了。

正要退堂，见两个人进来喊冤，知县叫带上来问。一个叫做王二，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去年三月内严贡生家一口才过下来的小猪走到他家去，他慌送回严家。严家说，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钱银子把小猪就卖与他。这一口猪在王家已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把猪关了。小二的哥子王大走到严家讨猪。严贡生说猪本来是他的，你要讨猪，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来，领了猪去。王大是个穷人，那有银子？就同严家争吵了几句，被严贡生几个儿子，拿拴门的闩、赶面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里。所以小二来喊冤。知县喝过一边。带那一个上来，问道：“你叫做甚么名字？”那人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禀道：“小人叫做黄梦统，在乡下住。因去年九月上县来交钱粮，一时短少，央中向严乡绅借二十两银子，每月三分钱，写立借约送在严府，小的却不曾拿他的银子。走上街来遇着个乡里的亲眷，说他有几两银子借与小的，交个几分数，再下乡去设法，劝小的不要借严家的银子。小的交完钱粮就同亲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这事，来问严府取回借约。严乡绅问小的要这几个月的利钱。小的说：‘并不曾借本，何得有利？’严乡绅说小的当时拿回借约，好让他把银子借与别人生利。因不曾取约，他将二十两银子也不能动；误了大半年的利钱，该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说，情愿买个蹄、酒上门取约。严乡绅执意不肯，把小的的驴和米，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还不发出纸来。这样含冤负屈的事，求太老爷做主！”知县听了，说道：“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

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便将两张状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

早有人把这话报知严贡生。严贡生慌了，自心里想：“这两件事都是实的，倘若审断起来，体面上须不好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卷卷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

知县准了状子，发房出了差。来到严家，严贡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会严二老官。二老官叫做严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两人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这严致和是个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严致和见差人来说了此事，他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见哥子又不在家，不敢轻慢，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忙着小厮去请两位舅爷来商议。

他两个阿舅姓王，一个叫王德，是府学廩膳生员；一个叫王仁，是县学廩膳生员。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听见妹丈请，一齐走来。严致和把这件事，从头告诉一遍，“现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样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说同汤公相与的，怎的这一点事就吓走了？”严致和道：“这话也说不尽了。只是家兄而今两脚站开，差人却在我这里吵闹要人。我怎能丢了家里的事出外去寻他？他也不肯回来。”王仁道：“各家门户，这事究竟也不与你相干。”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门里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饭吃，他们做事只拣有头发的抓。若说不管，他就更要的人紧了。如今有个道理，是‘釜底抽薪’之法：只消央个人去把告状的安抚住了，众人递个拦词便歇了。谅这也没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们愚兄弟两个，去寻了王小二、黄梦统，到家替他分说开。把猪也还与王家，再折些须银子给他，养那打坏了的腿；黄家那借约，查了还他。一天的事都没有了。”严致和道：“老舅怕不说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涂人，几个舍侄，就

像生狼一般，一总也不听教训。他怎肯把这猪和借约拿出来？”王德道：“妹丈，这话也说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侄拗着，你认晦气，再拿出几两银子折个猪价，给了王姓的；黄家的借约，我们中间人立个纸笔与他，说寻出作废纸无用，这事才得落台，才得个耳根清静。”当下商议已定，一切办的停妥。

严二老官连在衙门使费，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官司已了。

过了几日，整治一席酒，请二位舅爷来致谢。两个秀才拿班做势，在馆里又不肯来。严致和吩咐小厮去说：“奶奶这些时心里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请吃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爷们谈谈。”二位听见这话方才来。严致和即迎进厅上，吃过茶叫小厮进去说了。丫鬟出来请二位舅爷，进到房内。抬头看见他妹子王氏，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见他哥哥进来，丢了过来拜见。奶妈抱着妾出的小儿子，年方三岁，带着银项圈，穿着红衣服，来叫舅舅。二位吃了茶。一个丫鬟来说：“赵新娘进来拜舅爷。”二位连忙道：“不劳罢。”坐下说了些家常话，又问妹子的病，“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说罢，前厅摆下酒席，让了出去上席。

叙些闲话，又提起严致中的话来。王仁笑着问王德道：“大哥，我到不解，他家大老那宗笔下，怎得会补起廩来的？”王德道：“这是三十年前的话。那时，宗师都是御史出来，本是个吏员出身，知道甚么文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发离奇了！我们至亲，一年中也要请他几次，却从不曾见他家一杯酒。想起还是前年出贡竖旗杆，在他家扰过一席。”王德愁着眉道：“那时我不曾去。他为出了一个贡，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派分子；县里狗腿差是不消说，弄了有一二百吊钱，还欠下厨子钱。屠户肉案子上的钱，至今也不肯还。过两个月在家吵一回，成甚么模样！”严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说。

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二位哈哈大笑。笑罢，说：“只管讲这些混话，误了我们吃酒。快取骰盆来。”当下取骰子送与大舅爷：“我们行状元令。”两位舅爷，一个人行一个状元令，每人中一回状元，吃一大杯。两位就中了几回状元，吃了几十杯。却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严监生一回状元也不曾中。二位拍手大笑。吃到四更鼓尽，跌跌撞撞，扶了回去。

自此以后，王氏的病渐渐重将起来。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并不见效。看看卧床不起，生儿子的妾，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看他病势不好，夜晚时抱了孩子在床脚头坐着哭泣。哭了几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王氏道：“你又痴了，各人的寿数那个是替得的？”赵氏道：“不是这样说。我死了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爷四十多岁只得这点骨血，再娶个大娘来，各养的各疼。自古说：‘晚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王氏听了，也不答应。赵氏含着眼泪，日逐煨药煨粥，寸步不离。

一晚，赵氏出去了一会，不见进来。王氏问丫鬟道：“赵家的那里去了？”丫鬟道：“新娘每夜摆个香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见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听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间，赵氏

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忙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致和听了这一番话，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王氏摇手道：“这个也随你们怎样做去。”

严致和就叫人极早请了舅爷来，看了药方，商议再请名医。说罢，让进房内坐着。严致和把王氏如此这般意思说了，又道：“老舅可亲自问声令妹。”两人走到床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语了，把手指着孩子，点了一点头。两位舅爷看了，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须臾，让到书房里用饭，彼此不提这话。吃罢，又请到一间密屋里。严致和说起王氏病重，吊下泪来，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内助！如今丢了我，怎生是好？前日还向我说，岳父、岳母的坟也要修理。他自己积的一点东西，留与二位老舅，做个遗念。”因把小厮都叫出去，开了一张橱，拿出两封银子来，每位一百两，递与二位：“老舅休嫌轻意！”二位双手来接。严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将来要备祭桌，破费钱财，都是我这里备齐，请老舅来行礼。明日还拿轿子接两位舅奶奶来，令妹还有些首饰，留为遗念。”交毕，仍旧出来坐着。

外边有人来候，严致和去陪客人去了。回来见二位舅爷哭得眼红红的。王仁道：“方才同家兄在这里说，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谓王门有幸。方才这一番话，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没有这样道理，还要恍恍惚惚，疑惑不清，枉为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舍妹没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

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严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话。”两位道：“有我两人做主。但这事须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几两银子，明日只做我两人出的，备十几席，将三党亲都请到了，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严致和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交与，二位义形于色去了。

过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严家来，写了几十副帖子，遍请诸亲六眷。择个吉期，亲眷都到齐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个亲侄子一个也不到。众人吃过早饭，先到王氏床面前，立王氏遗嘱。两位舅爷王于据、王于依都画了字。严监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红绸；赵氏穿着大红，戴了赤金冠子，两人双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于依广有才学，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恳切。告过祖宗，转了下来，两位舅爷叫丫鬟在房里请出两位舅奶奶来。夫妻四个，齐铺铺请妹夫、妹妹转在大边，磕下头去，以叙姊妹之礼。众亲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妇、丫鬟、使女，黑压压的几十个人，都来磕了主人、主母的头。赵氏又独自走进房内，拜王氏做姐姐。那时王氏已发昏去了。行礼已毕，大厅、二厅、书房、内堂屋，官客并堂客，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吃到三更时分，严监生正在大厅陪着客，奶妈慌忙走了出来，说道：“奶奶断了气了！”严监生哭着走了进去，只见赵氏扶着床沿一头撞去，已经哭死了。众人且扶着赵氏灌开水，撬开牙齿灌了下去，灌醒了时，披头散发满地打滚，哭的天昏地暗，连严监生也无可奈何。管家都在厅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殓，只有两个舅奶奶在房里，乘着人乱，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滚在地下，也拾起来藏在怀里。严监生慌忙叫奶妈抱起哥子来，拿一搭麻替他披着。那时衣衾棺槨都是现成的，

入过了殓，天才亮了。灵柩停在第二层中堂内。众人进来参了灵，各自散了。

次日送孝布，每家两个。第三日成服。赵氏定要披麻戴孝，两位舅爷断然不肯，道：“‘名不正，则言不顺。’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带一年孝，穿细布孝衫，用白布孝箍。”议礼已定，报出丧去。自此，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了半年，不必细说。

赵氏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每家四只；鸡、鸭、小菜不算。

不觉到了除夕。严监生拜过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严监生同赵氏对坐，奶妈带着哥子，坐在底下。吃了几杯酒，严监生吊下泪来，指着一张橱里向赵氏说道：“昨日典铺内送来三百两利钱，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送来，我就交与他。我也不管他在那里用。今年又送这银子来，可怜就没人接了！”赵氏道：“你也莫要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我是看见的。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这些银子够做甚么！再有些也完了。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这银子也不费用掉了，到开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剩下来的银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举年，就是送与两位舅爷做盘程，也是该的。”严监生听着他说，桌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那猫吓的跑到里房内去，跑上床头。只听得一声巨响，床头上掉下一个东西来，把地板上的酒坛子都打碎了。拿烛去看，原来那瘟猫，把床顶上的板跳蹋一块，上面吊下一个大箴篓子来。近前看时，只见一地黑枣拌在酒里，蔑篓横睡

着。两个人才扳过来，枣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纸包着。打开看时，共五百两银子。严监生叹道：“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聚积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一回哭着，叫人扫了地，把那个干枣子装了一盘，同赵氏放在灵前桌上，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因此，新年不出去拜节，在家哽哽咽咽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恍惚不宁。

过了灯节后，就叫心口疼痛。初时撑着，每晚算帐直算到三更鼓。后来就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赵氏劝他道：“你心里不自在，这家务事，就丢开了罢！”他说道：“我儿子又小，你叫我托那个？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气渐深，肝木克了脾土，每日只吃两碗米汤，卧床不起。及到天气和暖，又勉强进些饮食，挣起来，家前屋后走走。挨过长夏，立秋以后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

那一日，早上吃过药，听着萧萧落叶打的窗子响，自觉心里虚怯，长叹了一口气，把脸朝床里面睡下。赵氏从房外同两位舅爷进来问病，就辞别了到省城里乡试去。严监生叫丫鬟要扶起来，强勉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几日不曾看妹丈，原来又瘦了些，喜得精神还好。”严监生请他坐下，说了些恭喜的话，留在房里吃点心，就讲到除夕晚里这一番话。叫赵氏拿出几封银子来，指着赵氏说道：“这倒是他的意思，说姐姐留下来的一点东西，送与二位老舅，添着做恭喜的盘费。我这病势沉重，将来二位回府，不知可会的着了。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二位接了银子，每位怀里带着两封，

谢了又谢，又说了许多的安慰的话，作别去了。

自此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头。诸亲六眷都来问候。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到中秋已后，医家都不下药了。把管庄的家人，都从乡里叫了上来。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只因这一句话，有分教：争田夺产，又从骨肉起戈矛；继嗣延宗，齐向官司进词讼。不知赵氏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合家大口号哭起来，准备入殓，将灵柩停在第三层中堂内。

次早，着几个家人小厮满城去报丧。族长严振先，领着合族一班人来吊孝。都留着吃酒饭，领了孝布回去。赵氏有个兄弟赵老二，在米店里做生意；侄子赵老汉，在银匠店扯银炉，这时也公备个祭礼来上门。僧道挂起长幡，念经追荐。赵氏领着小儿子，早晚在柩前举哀。伙计、仆从、丫鬟、养娘，人人挂孝，门口一片都是白。

看看闹过头七，王德、王仁科举回来了，齐来吊孝，留着过了一日去。又过了三四日，严大老官也从省里科举了回来，几个儿子都在这边丧堂里。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浑家坐着，打点拿水来洗脸，早见二房里一个奶妈领着一个小孩，手里捧着端盒和一个毡包走进来，道：“二奶奶拜上大老爹。知道大

老爹来家了，热孝在身，不好过来拜见。这两套衣服和这银子，是二爷临终时说下的，送与大老爹做个遗念。就请大老爹过去。”严贡生打开看了，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随向浑家封了八分银子赏封，递与奶妈，说道：“上复二奶奶，多谢。我即刻就过来。”打发奶妈和小厮去了。将衣裳和银子收好，又细问浑家，知道和儿子们都得了他些别敬，这是单留与大老官的。问毕，换了孝巾，系了一条白布的腰经，走过那边来。到枢前叫声“老二”，干号了几声，下了两拜。赵氏穿着重孝出来拜谢，又叫儿子磕伯伯的头，哭着说道：“我们苦命。他爷半路里丢了去了，全靠大爷替我们做主！”严贡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禀的寿数。我老二已是归天去了。你现今有恁个好儿子，慢慢的带着他过活，焦怎的？”赵氏又谢了，请在书房摆饭。请两位舅爷来陪。

须臾，舅爷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平日身体壮盛，怎么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们至亲的，也不曾当面别一别，甚是惨然。”严贡生道：“岂但二位亲翁，就是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将有大半年了？”严贡生道：“正是。因前任学台周老师举了弟的优行，又替弟考出了贡。他有个本家在这省里住，是做过应天巢县的，所以到省去会会他。不想一见如故，就留着住了几个月。又要同我结亲，再三把他第二令爱许与二小儿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么？”严贡生道：“住在张静斋家。他也是做过县令，是汤父母的世侄。因在汤父母衙门里同席吃酒认得，相与起来。周亲家家，就是静斋先生执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来的？”严贡生道：“正是。”王仁递个眼

色与乃兄道：“大哥可记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来的了。”王德冷笑了一声。

一会摆上酒来，吃着又谈。王德道：“今岁汤父母不曾入帘？”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么？因汤父母前次入帘，都取中了些‘陈猫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时目，所以这次不曾来聘。今科十几位帘官，都是少年进士，专取有才气的文章。”严贡生道：“这倒不然，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有才气不成？就如我这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今科少不得还在这几个人内中。”严贡生说此话，因他弟兄两个，在周宗师手里都考的是二等。二人听这话，心里明白，不讲考校的事了。

酒席将阑，又谈到前日这一场官事。”汤父母着实动怒，多亏令弟看的破，息下来了。”严贡生道：“这是亡弟不济。若是我在家，和汤父母说了，把王小二、黄梦统这两个奴才，腿也砍折了！一个乡绅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只是厚道些好。”严贡生把脸红了一阵，又彼此劝了几杯酒。

奶妈抱着哥子出来道：“奶奶叫问大老爹：二爷几时开丧？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茔里可以葬得，还是要寻地？费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爷商议。”严贡生道：“你向奶奶说，我在家不多时耽搁，就要同二相公到省里，去周府招亲。你爷的事，托在二位舅爷就是。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等我回来斟酌。”说罢叫了扰，起身过去。二位也散了。

过了几日，大老爹果然带着第二个儿子往省里去了。赵氏在家掌管家务，真个是：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僮仆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不想皇天无眼，不佑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来，发了一天热。医生来看，说是个险症。药里用了犀角、

黄连、人牙，不能灌浆。把赵氏急的到处求神许愿，都是无益。到七日上，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赵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并且比不得哭二爷，直哭得眼泪都哭不出来。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发孩子出去。

叫家人请了两位舅爷来商量，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承嗣。二位舅爷踌躇道：“这件事我们做不得主，况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儿子是他的，须是要他自己情愿，我们如何硬做主？”赵氏道：“哥哥，你妹夫有这几两银子的家私。如今把个正经主儿去了，这些家人、小厮都没个投奔，这立嗣的事是缓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几时回来？间壁第五个侄子，才十一二岁，立过来还怕我不会疼热他、教导他？他伯娘听见这个话，恨不得双手送过来。就是他伯伯回来，也没得说。你做舅舅的人，怎的做不得主？”王德道：“也罢，我们过去替他说一说罢。”王仁道：“大哥，这是那里话？宗嗣大事，我们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狠，只好我弟兄两人公写一字，他这里叫一个家人，连夜到省里，请了大先生回来商议。”王德道：“这话最好，料想大先生回来也没得说。”王仁摇着头笑道，“大哥，这话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赵氏听了这话，摸头不着，只得依着言语写了一封字，遣家人来富连夜赴省，接大老爹。

来富来到省城，问着大老爹的下处在高底街。到了寓处门口，只见四个戴红黑帽子的，手里拿着鞭子站在门口，吓了一跳，不敢进去。站了一会，看见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来，才叫他领了他进去。看见敞厅上，中间摆着一乘彩轿，彩轿旁边竖着一把遮阳，遮阳上贴着“即补县正堂”。四斗子进去，请了大老爹出来。头戴纱帽，身穿圆领补服，脚下粉底皂靴。来富上前磕了头，递上书信。大老爹接着看了，道：“我知道了，

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这里伺候。”来富下来，到厨房里，看见厨子在那里办席。新人房在楼上，张见摆的红红绿绿的，来富不敢上去。

直到日头平西，不见一个吹手来。二相公戴着新方巾，披着红，簪着花，前前后后走着着急，问：“吹手怎的不来？”大老爹在厅上嚷成一片声，叫四斗子快传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个好日子。八钱银子一班，叫吹手还叫不动。老爷给了他二钱四分低银子，又还扣了他二分戥头，又叫张府里押着他来。他不知今日应承了几家，他这个时候怎得来？”大老爹发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来迟了，连你一顿嘴巴！”四斗子骨都着嘴，一路絮聒了出去，说道：“从早上到此刻，一碗饭也不给人吃。偏生有这些臭排场！”说罢去了。

直到上灯时候，连四斗子也不见回来。抬新人的轿夫和那些戴红黑帽子的又催的狠，厅上的客说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时已到，且去迎亲罢！”将掌扇掬起来，四个戴红黑帽子的开道，来富跟着轿，一直来到周家。那周家敞厅甚大，虽然点着几盏灯烛，天井里却是不亮。这里又没有个吹打的，只得四个戴红黑帽子的，一递一声，在黑天井里喝道，喝个不了。来富看见，不好意思，叫他不要喝了。周家里面有人吩咐道：“拜上严老爷，有吹打的就发轿，没吹打的不发轿。”正吵闹着，四斗子领了两个吹手赶来。一个吹箫，一个打鼓，在厅上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两边听的人笑个不住。周家闹了一会，没奈何，只得把新人轿发来了。新人进门，不必细说。

过了十朝，叫来富同四斗子去写了两只高要船。那船家就是高要县的人。两只大船，银十二两，立契到高要付银。一只装的新郎新娘，一只严贡生自坐。择了吉日，辞别亲家，借了一副“巢县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

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惧，小心伏侍，一路无话。

那日，将到了高要县，不过二三十里路了，严贡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时头晕上来，两眼昏花，口里作恶心，呕出许多清痰来。来富同四斗子，一边一个架着膀子，只是要跌。严贡生口里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丢了，去烧起一壶开水来。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声不倒一声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烧了开水，拿进舱来。严贡生将钥匙开了箱子，取出一方云片糕来，约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剥着，吃了几片，将肚子揉着，放了两个大屁，登时好了。剩下几片云片糕，搁在后鹅口板上，半日也不来查点。那掌舵驾长害馋痲，左手扶着舵，右手拈来，一片片的送在嘴里了。严贡生只作不看见。

少刻，船拢了马头。严贡生叫来富着速叫他两乘轿子来，摆齐执事，将二相公新娘先送了家里去。又叫些马头上人来，把箱笼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来讨喜钱。严贡生转身走进舱来，眼张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问四斗子道：“我的药往那里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药？”严贡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药？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刚才船板上的几片云片糕。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严贡生道：“吃了！好贱的云片糕！你晓的我这里头，是些甚么东西？”掌舵的道：“云片糕，无过是些瓜仁、核桃、洋糖、粉面做成的了，有甚么东西？”严贡生发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个晕病，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这一料药，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你这奴才，‘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说的好容易！是云片糕？方才这几片，不要说值几十两银子，‘半夜里不见了枪头子，攥到贼肚

里’，只是我将来再发了晕病，却拿甚么药来医？你这奴才，害我不浅！”叫四斗子开拜匣，写帖子：“送这奴才到汤老爷衙里去，先打他几十板子再讲！”掌舵的吓了，陪着笑脸道：“小的刚才吃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药，只说是云片糕。”严贡生道：“还说是‘云片糕’！再说‘云片糕’，先打你几个嘴巴！”说着已把帖子写了，递给四斗子。

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帮船家拦着。两只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齐道：“严老爷，而今是他不是，不该错吃了严老爷的药。但他是个穷人，就是连船都卖了，也不能赔老爷这几十两银子。若是送到县里，他那里耽得住？如今只是求严老爷开恩，高抬贵手，恕过他罢！”严贡生越发恼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子走过几个，到船上来道：“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才若不如是着紧的问严老爷要喜钱、酒钱，严老爷已经上轿去了。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才查到这个药。如今自知理亏，还不过来向严老爷跟前磕头讨饶！难道你们不赔严老爷的药，严老爷还有些贴与你们不成？”众人一齐捺着掌舵的，磕了几个头。”严贡生转弯道：“既然你众人说，我又喜事匆匆，且放着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帐，不怕他飞上天去！”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

严贡生回家，忙领了儿子和媳妇拜家堂，又忙的请奶奶来一同受拜。他浑家正在房里抬东抬西，闹得乱哄哄的。严贡生走来道：“你忙甚么？”他浑家道：“你难道不知道？家里房子窄窄的，统共只得这一间上房。媳妇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与他住？”严贡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里高房大厦的，不好住？”他浑家道：“他有房子，为甚的与你的儿子住？”严贡生道：“他二房无子，不

要立嗣的？”浑家道：“这不成，他要继我们第五个哩！”严贡生道：“这都由他么？他算是个甚么东西！我替二房立嗣，与他甚么相干？”

他浑家听了这话，正摸不着头脑。只见赵氏着人来说：“二奶奶听见大老爹回家，叫请大老爹说话。我们二位舅老爷也在那边。”严贡生便走过来。见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顿，便叫过几个管事家人来吩咐：“将正宅打扫出来，明日二相公同二娘来往。”赵氏听得，还认他把第二个儿子来过继，便请舅爷说道：“哥哥，大爷方才怎样说？媳妇过来，自然在后一层；我照常住在前面，才好早晚照顾。怎倒叫我搬到那边去？媳妇住着正屋，婆婆倒住着厢房，天地世间也没有这个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随他说着，自然有个商议。”说罢，走出去了。彼此谈了两句淡话，又吃了一杯茶。王家小厮走来说：“同学朋友候着作文会。”二位作别去了。

严贡生送了回来，拉一把椅子坐下，将十几个管事的家人都叫了来，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过来承继了，是你们的新主人，须要小心伺候！赵新娘是没有儿女的，二相公只认得他是父妾，他也没有还占着正屋的。吩咐你们媳妇子，把群屋打扫两间，替他搬过东西去。腾出正屋来，好让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个嫌疑：二相公称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爷’、‘二奶奶’。再过几日，二娘来了，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然后二相公过去作揖。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你们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帐目，都连夜攒造清完，先送与我逐细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比不得二老爹在日，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朦胧作弊。此后若有一点欺隐，我把你这些奴才，三十板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追工本饭米哩！”众人应诺下去。大老爹过那边去了。

这些家人、媳妇领了大老爹的言语，来催赵氏搬房，被赵氏一顿臭骂，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赵氏装尊，作威作福，这时偏要领了一班人来房里说：“大老爹吩咐的话，我们怎敢违拗！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他若认真动了气，我们怎样了得？”赵氏号天大哭，哭了又骂，骂了又哭，足足闹了一夜。

次日，一乘轿子抬到县门口，正值汤知县坐早堂，就喊了冤。知县叫补进词来，次日发出：“仰族亲处复。”赵氏备了几席酒，请来家里。族长严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乡约，平日最怕的是严大老官。今虽坐在这里，只说道：“我虽是族长，但这事以亲房为主。老爷批处，我也只好拿这话回老爷。”那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总不置一个可否。那开米店的赵老二，扯银炉的赵老汉，本来上不得台盘，才要开口说话，被严贡生睁开眼睛喝了一声，又不敢言语了。两个人自心里也裁划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儿两个，把我们不瞅不睬，我们没来由今日为他得罪严老大。‘老虎头上扑苍蝇’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把个赵氏在屏风后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见众人都不说话，自己隔着屏风请教大爷，数说这些从前已往的话，数了又哭，哭了又数，捶胸跌脚，号做一片。严贡生听着，不耐烦道：“像这泼妇，真是小家子出身！我们乡绅人家，那有这样规矩！不要恼犯了我的性了，揪着头发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来领出发嫁！”赵氏越发哭喊起来，喊的半天云里都听见，要奔出来揪他撕他。是几个家人、媳妇劝住了。众人见不是事，也把严贡生扯了回去。当下各自散了。

次日商议写复呈。王德、王仁说：“身在龔宫，片纸不入公门。”不肯列名。严振先只得混帐复了几句话，说：“赵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据严贡生说，与律例不合，不肯叫儿

子认做母亲，也是有的。总侯太老爷天断。”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见了复呈道：“律设大法，理顺人情，这贡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个极长的批语说：“赵氏既扶过正，不应只管说是‘妾’。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听赵氏自行拣择。立贤立爱可也。”严贡生看了这批，那头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几丈，随即写呈到府里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看着觉得多事：“仰高要县查案”。知县查上案去，批了个“如详缴”。严贡生更急了，到省赴按察司一状，司批：“细故赴府县控理。”严贡生没法了，回不得头，想到：“周学道是亲家一族。赶到京里求了周学道，在部里告下状来，务必要正名分！”只因这一去，有分教：多年名宿，今番又掇高科；英俊少年，一举便登上第。不知严贡生告状得准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话说严贡生因立嗣兴讼，府、县都告输了，司里又不理，只得飞奔到京，想冒认周学台的亲戚，到部里告状。一直来到京师，周学道已升做国子监司业了。大着胆，竟写一个“眷姻晚生”的帖，门上去投。长班传进帖，周司业心里疑惑：并没有这个亲戚。正在沉吟，长班又送进一个手本，光头名字，没有称呼，上面写着“范进”。周司业知道是广东拔取的，如今中了，来京会试，便叫快请进来。范进进来，口称恩师，叩谢不已。周司业双手扶起，让他坐下，开口就问：“贤契同乡，有个甚么姓严的贡生么？他方才拿姻家帖子来拜学生。长班问他：说是广东人。学生却不曾有这门亲戚。”范进道：“方才门人见过。他是高要县人，同敝处周老先生是亲戚。只不知老师可是一家？”周司业道：“虽是同姓，却不曾序过。这等看起来，不相干了。”即传长班进来，吩咐道：“你去向那严贡生说：‘衙门有公事，不便请见。尊帖也带了回去罢！’”长班应诺回去了。

周司业然后与范举人话旧，道：“学生前科看广东榜，知道贤契高发。满望来京相晤，不想何以迟至今科？”范进把丁母忧的事说了一遍。周司业不胜叹息，说道：“贤契绩学有素，虽然耽迟了几年，这次南宫一定入选。况学生已把你的大名，

常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人人都欲致之门下。你只在寓静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须缺少费用，学生这里还可相帮。”范进道：“门生终身皆顶戴老师高厚栽培。”又说了许多话，留着吃了饭，相别去了。

会试已毕，范进果然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命下之日，范学道即来叩见周司业，周司业道：“山东虽是我故乡，我却也没有甚事相烦。只心里记得训蒙的时候，乡下有个学生叫做荀玫，那时才得七岁，这又过了十多年，想也长成人了。他是个务农的人家，不知可读得成书。若是还在应考，贤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愿。”范进听了，专记在心，去往山东到任。

考事行了大半年，才按临兖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这件事忘怀了。直到第二日，要发童生案，头一晚才想起来。说道：“你看我办的是甚么事！老师托我汶上县荀玫，我怎么并不照应？大意极了！”慌忙先在生员等第卷子内一查，全然没有；随即在各幕客房里，把童生落卷取来，对着名字、坐号，一个一个的细查。查遍了六百多卷子，并不见有个荀玫的卷子。学道心里烦闷道：“难道他不曾考？”又虑道：“若是有在里面，我查不到，将来怎样见老师？还要细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罢。”一会，同幕客们吃酒，心里只将这件事委决不下。众幕宾也替疑猜不定。内中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说道：“老先生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再会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当场规避了。’”说罢，

将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这荀玫是贵老师怎么样向老先生说的？”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愁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一个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汶上县？何不在已取中入学的十几卷内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学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几卷取来，一对对号簿，头一卷就是荀玫。学道看罢，不觉喜逐颜开，一天愁都没有了。

次早发出案来，传齐生童发落。先是生员。一等、二等、三等都发落过了。传进四等来，汶上县四等第一名上来是梅玖，跪着阅过卷。学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业，怎么荒谬到这样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该考居极等，姑且从宽，取过戒饬来，照例责罚！”梅玖告道：“生员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涂。求大老爷格外开恩！”学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将他扯上凳去，照例责罚！”说着，学里面一个门斗，已将他拖在凳上。梅玖急了，哀告道：“大老爷！看生员的先生面上，开恩罢！”学道道：“你先生是那一个？”梅玖道：“现任国子监司业周蕙轩先生，诤进的，便是生员的业师。”范学道道：“你原来是我周老师的门生。也罢，权且免打。”门斗把他放起来，上来跪下。学道吩咐道：“你既出周老师门下，更该用心读书。像你做出这样文章，岂不有玷门墙桃李？此后须要洗心改过。本道来科考时，访知你若再如此，断不能恕了！”喝声：“赶将出去！”

传进新进儒童来。到汶上县，头一名点着荀玫，人丛里一个清秀少年上来接卷。学道问道：“你和方才这梅玖是同门么？”荀玫不懂这句话，答应不出来。学道又道：“你可是周蕙轩老师的门生？”荀玫道：“这是童生开蒙的师父。”学道道：

“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师门下。因出京之时，老师吩咐来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经取在第一。似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师一番栽培，此后用心读书，颇可上进。”荀玫跪下谢了。候众人阅过卷，鼓吹送了出去，学道退堂掩门。

荀玫才走出来，恰好遇着梅玖还站在辕门外。荀玫忍不住问道：“梅先生，你几时从过我们周先生读书？”梅玖道：“你后生家那里知道？想着我从先生时，你还不曾出世。先生那时在城里教书，教的都是县门口房科家的馆。后来下乡来，你们上学，我已是进过了，所以你不晓得。先生最喜欢我的，说是我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些不合规矩。方才学台批我的卷子上，也是这话。可见会看文章的，都是这个讲究，一丝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学台何难把俺考在三等中间，只是不得发落，不能见面了。特地把我考在这名次，以便当堂发落，说出周先生的话，明卖个情。所以把你进个案首，也是为此。俺们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细心，不可忽略过了。”两人说着闲话，到了下处。

次日，送过宗师，雇牲口，一同回汶上县薛家集。此时荀老爹已经没了，只有母亲在堂。荀玫拜见母亲，母亲欢喜道：“自你爹去世，年岁不好，家里田地，渐渐也花费了。而今得你进个学，将来可以教书过日子。”申祥甫也老了，拄着拐杖来贺喜，就同梅三相商议，集上约会分子替荀玫贺学，凑了二三十吊钱。荀家管待众人，就借这观音庵里摆酒。

那日早晨，梅玖、荀玫先到，和尚接着。两人先拜了佛，同和尚施礼。和尚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挣了这一顶头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广积阴功。那咱你在这里上学时，还小哩，头上扎着抓角儿。”又指与二位道：“这里不是周大老爷的长生牌？”二人看时，一张供桌，香炉、

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左边一行小字，写着：“公讳进，字蕙轩，邑人。”右边一行小字：“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两人见是老师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几拜。又同和尚走到后边屋里，周先生当年设帐的所在。见两扇门开着，临了水次，那对过河滩塌了几尺，这边长出些来。看那三间屋，用芦席隔着，而今不做学堂了。左边一间，住着一个江西先生，门上贴着“江右陈和甫仙乩神数”。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门关着。只有堂屋中间墙上，还是周先生写的联对，红纸都久已贴白了。上面十个字是：“正身以俟时，守己而律物。”梅玖指着向和尚道：“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你不该贴在这里。拿些水喷了，揭下来裱一裱，收着才是。”和尚应诺，连忙用水揭下。弄了一会，申祥甫领着众人到齐了，吃了一日酒才散。

荀家把这几十吊钱，赎了几票当，买了几石米，剩下的留与荀玖做乡试盘费。次年录科，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于少年。到省试高高中了。忙到布政司衙门里领了杯、盘、衣帽、旗匾、盘程，匆匆进京会试，又中了第三名进士。

明朝的体统：举人报中了进士，即刻在下处摆起公座来升座，长班参堂磕头。”这日正磕着头，外边传呼接帖，说：“同年同乡王老爷来拜。”荀进士叫长班抬开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见王惠须发皓白，走进门一把拉着手说道：“年长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寻常同年弟兄。”两人平磕了头坐着，就说起昔年这一梦，”可见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将来‘同寅协恭’，多少事业都要同做。”荀玖自小也依稀记得，听说过这句话，只是记不清了，今日听他说来方才明白。因说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乡，诸事全望指教。”

王进士道：“这下处，是年长兄自己赁的？”荀进士道：“正是。”王进士道：“这甚窄，况且离朝纲又远，这里住着不便。不瞒年长兄说，弟还有一碗饭吃，京里房子，也是我自己买的，年长兄竟搬到我那用去住。将来殿试，一切事都便宜些。”说罢，又坐了一会去了。次日竟叫人来，把荀进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处同住。传胪那日，荀玫殿在二甲，王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满，一齐转了员外。

一日，两位正在寓处闲坐。只见长班传进一个红全帖来，上写“晚生陈礼顿首拜”。全帖里面夹着一个单帖，上写着：“江西南昌县陈礼，字和甫，素善乩仙神数，曾在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内行道。”王员外道：“长兄，这人你认得么？”荀员外道：“是有这个人。他请仙判的最妙，何不唤他进来，请仙问问功名的事？”忙叫：“请！”只见那陈和甫走了进来，头戴瓦楞帽，身穿茧绸直裰，腰系丝绦，花白胡须，约有五十多岁光景。见了二位，躬身唱诺，说：“请二位老先生台座，好让山人拜见。”二人再三谦让，同他行了礼，让他首位坐下。荀员外道：“向日道兄在敝乡观音庵时，弟却无缘，不曾会见。”陈礼躬身道：“那日晚生晓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纯阳老祖师降坛，上写着，这日午时三刻，有一位贵人来到。那时老先生尚不曾高发，天机不可泄漏，所以，晚生就预先回避了。”

王员外道：“道兄请仙之法，是何人传授？还是专请纯阳祖师，还是各位仙人都可启请？”陈礼道：“各位仙人都可请。就是帝王、师相、圣贤、豪杰，都可启请。不瞒二位老先生说，晚生数十年以来，并不在江湖上行道，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交往。切记先帝宏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刘大老爷家扶乩。刘大老爷因李梦阳老爷参张国舅的事下狱，请仙

问其吉凶。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来，批了‘七日来复’四个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爷果然奉旨出狱，只罚了三个月的俸。后来，李老爷又约晚生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动，后来忽然

大动起来，写了一首诗，后来两句说道：‘梦到江南省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那些看的老爷，都不知道是谁。只有李老爷懂得诗词，连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问：‘是那一位君王？’那乩又如飞的写了几个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众位都吓的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说是帝王、圣贤都是请得来的。”王员外道：“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们终身官爵的事，可断得出来？”陈礼道：“怎么断不出来？凡人富贵、穷通、贫贱、寿夭，都从乩上判下来，无不奇验。”两位见他说得热闹，便道：“我两人要请教，问一问升迁的事。”那陈礼道：“老爷请焚起香来。”二位道：“且慢，候吃过便饭。”

当下留着吃了饭，叫长班到他下处把沙盘、乩笔都取了来摆下。陈礼道：“二位老爷自己默祝。”二位祝罢，将乩笔安好。陈礼又自己拜了，烧了一道降坛的符，便请二位老爷两边扶着乩笔，又念了一遍咒语，烧了一道启请的符。只见那乩渐渐动起来了。那陈礼叫长班斟了一杯茶，双手捧着跪献上去。那乩笔先画了几个圈子，便不动了。陈礼又焚了一道符，叫众人都息静。长班、家人站在外边去了。又过了一顿饭时，那乩扶得动了，写出四个大字：“王公听判。”王员外慌忙丢了乩笔，下来拜了四拜，问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问罢又去扶乩。那乩旋转如飞，写下一行道：“吾乃伏羲大帝，关圣帝君是也。”陈礼吓得在下面磕头如捣蒜，说道：“今日二位老爷心诚，请得夫子降坛。这是轻易不得的事，总是二位老爷大福。须要十分诚敬，若有些须怠慢，山人就担戴不起！”二位

也觉悚然，毛发皆竖。丢着乂笔，下来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陈礼道：“且住，沙盘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语多，写不下。且拿一副纸笔来，待山人在旁记下同看。”于是拿了一副纸笔，递与陈礼在旁抄写，两位仍旧扶着。那乂运笔如飞，写道：“羨尔功名夏后，一技高折鲜红。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只道骅骝开道，原来天府夔龙。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

写毕，又判出五个大字：“调寄《西江月》”。三个人都不解其意。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此下的话全然不解。”陈礼道：“夫子是从不误人的。老爷收着，后日必有神验。况这诗上说‘天府夔龙’，想是老爷升任直到宰相之职。”王员外被他破，也觉得心里欢喜。说罢，荀员外下来拜了，求夫子判断。那乂笔半日不动。求的急了，运笔判下一个“服”字。陈礼把沙报平了求判，又判了一个“服”字。一连判了三回沙，判了三个“服”字，再不动了。陈礼道：“想是夫子龙驾，已经回天，不可再褻渎了。”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将乂笔、香炉、沙盘撤去，重新坐下。二位官府封了五钱银子，又写了一封荐书，荐在那新升通政司范大人家。陈山人拜谢去了。

到晚，长班进来说：“荀老爷家有人到。”只见荀家家人，挂着一身的孝，飞跑进来，磕了头，跪着禀道：“家里老太太，已于前月二十一日归天。”荀员外听了这话，哭倒在地。王员外扶了半日，救醒转来，就要到堂上递呈丁忧。王员外道：“年长兄，这事且再商议。现今考选科、道在即，你我的资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报明了丁忧家去，再迟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将这事瞒下，候考选过了再处。”荀员外道：“年老先

生极是相爱之意，但这件事恐瞒不下。”王员外道：“快吩咐来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换了。这事不许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有道理。”一宿无话。

次日清早，请了吏部掌案的金东崖来商议。金东崖道：“做官的人匿丧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说是能员，要留部在任守制，这个不妨，但须是大人保举，我们无从用力。若是发来部议，我自然效劳是不消说了。”两位重托了金东崖去。到晚，荀员外自换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业、范通政两位老师，求个保举。两位都说可以酌量而行。又过了两三日，都回复来说：“官小，与夺情之例不合。这夺情，须是宰辅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边疆重地的亦可。若工部员外是个闲曹，不便保举夺情。”荀员外只得递呈丁忧。王员外道：“年长兄，你此番丧葬需费，你又是寒士，如何支持得来？况且我看见你不喜理这烦剧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罢，我也告一个假，同你回去。丧葬之费数百金，也在我家里替你应用，这事才好。”荀员外道：“我是该的了，为何因我，又误了年老先生的考选？”王员外道：“考选还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担误。我这告假，多则半年，少只三个月，还赶的着。”

当下，荀员外拗不过，只得听他告了假，一同来家替太夫人治丧。一连开了七日吊，司、道、府、县，都来吊丧。此时哄动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来看荀老爷家的丧事。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儿子申文卿，袭了丈人夏总甲的缺拿手本来磕头，看门效力。整正闹了两个月，丧事已毕。

王员外共借了上千两的银子与荀家，作辞回京。荀员外送出境外，谢了又谢。王员外一路无话。到京才开了假，早见长班领着一个报录的人进来叩喜。不因这一报，有分教：贞臣良佐，忽为悖逆之人；郡守部曹，竟作逋逃之客。未知所报王员

外是何喜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话说王员外才到京开假，早见长班领报录人进来叩喜。王员外问是何喜事？报录人叩过头，呈上报单。上写道：“江抚王一本。为要地须才事：南昌知府员缺。此乃沿江重地，须才能干济之员。特本请旨，于部属内拣选一员。奉旨：南昌府知府员缺，着工部员外王惠补授。钦此！”

王员外赏了报喜人酒饭，谢恩过，整理行装，去江西到任。非止一日，到了江西省城。南昌府前任蘧太守，浙江嘉兴府人，由进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经出了衙门，印务是通判署着。王太守到任，升了公座，各属都禀见过了，便是蘧太守来拜，王惠也回拜过了。为这交盘的事，彼此参差着，王太守不肯就接。一日蘧太守差人来禀说：“太爷年老多病，耳朵听话又不甚明白。交盘的事，本该自己来领王太爷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发少爷过来当面对相。一切事都要仗托王太爷担代。”王惠应诺了，衙里整治酒饭，候蘧公子。

直到早饭过后，一乘小轿，一副红全帖上写“眷晚生蘧景玉拜”。王太守开了宅门，叫请少爷进来。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俊雅，举动不群。彼此施了礼，让位坐下。王太守道：“前晤尊公大人，幸瞻丰采。今日却闻得略有些贵恙。”蘧公子道：“家君年老，常患肺病，不耐劳烦，兼之两耳重听。多承

老先生记念。”王太守道：“不敢。老世台今年多少尊庚了？”蘧公子道：“晚生三十七岁。”王太守道：“一向总随尊大人任所的？”蘧公子道：“家君做县令时，晚生尚幼，相随敝门伯范老先生，在山东督学幕中读书，也帮他看看卷子。直到升任南昌，署内无人办事，这数年总在这里的。”王太守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这般急流勇退了？”蘧公子道：“家君常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况做秀才的时候，原有几亩薄产可供饘粥；先人敝庐，可蔽风雨；就是琴、樽、炉、几，药栏、花榭，都也还有几处，可以消遣。所以在风尘劳攘的时候，每怀长林丰草之思，而今却可赋《遂初》了。”王太守道：“自古道：‘休官莫问子。’看老世台这等襟怀高旷，尊大人所以得畅然挂冠。”笑着说道：“将来，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蘧公子道：“老先生，人生贤不肖，倒也不在科名。晚生只愿家君早归田里，得以菽水承欢，这是人生至乐之事。”王太守道：“如此更加可敬了。”说着换了三遍茶，宽去大衣服坐下。

说到交代一事，王太守着实作难。蘧公子道：“老先生不必过费清心。家君在此数年，布衣蔬食，不过仍旧是儒生行径。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二千余金。如此地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甚么缺少不敷处，悉将此项送与老先生任意填补。家君知道老先生数任京官，宦囊清苦，决不有累。”王太守见他说得大方爽快，满心欢喜。

须臾，摆上酒来，奉席坐下。王太守慢慢问道：“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蘧公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余，巧诈不足。若说地方出产及词讼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词讼甚少。若非纲常伦纪大事，其余户昏田土，都批到县里去。务在安辑，与民休息。至于处处利

藪，也绝不耐烦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但只问着晚生，便是‘问道于盲’了。”王太守笑道：“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而今也不甚确了。”

当下酒过数巡，蘧公子见他问的，都是些鄙陋不过的话，因又说起：“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也都吟啸自若。还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王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息，却也有趣的紧。”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王太守并不知这话是讥诮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如此认真。”蘧公子十分大酒量，王太守也最好饮，彼此传杯换盏，直吃到日西时分。将交代的事当面言明，王太守许定出结，作别去了。

过了几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项银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结。蘧太守带着公子、家眷，装着半船书画，回嘉兴去了。

王太守送到城外回来，果然听了蘧公子的话。钉了一把头号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头号板子，把两根板子，拿到内衙上秤，较了一轻一重，都写了暗号在上面。出来坐堂之时，吩咐叫用大板，皂隶若取那轻的，就知他得了钱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隶。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做到两年多些，各处荐了。

适值江西宁王反乱，各路戒严，朝廷就把他推升了南赣道，

催趲军需。王太守接了羽檄文书，星速赴南赣到任。到任未久，出门查看台站。大车驷马，在路晓行夜宿。那日，到了一个地方，落在公馆。公馆是个旧人家一所大房子。走进去举头一看，正厅上悬着一块匾，匾上贴着红纸，上面四个大字是“骅骝开道”。王道台看见，吃了一惊。到厅升座，属员衙役参见过了。掩门用饭，忽见一阵大风，把那片红纸吹在地下，里面现出绿底金字，四个大字是“天府夔龙”。王道台心里不胜骇异，才晓得关圣帝君判断的话，直到今日才验。那所判“两日黄堂”，便就是南昌府的个“昌”字。可见万事分定。一宿无活，查毕公事回衙。

次年，宁王统兵，破了南赣官军。百姓开了城门，抱头鼠窜，四散乱走。王道台也抵当不住，叫了一只小船黑夜逃走。走到大江中，遇着宁王百十只艨艟战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万火把，照见小船，叫一声“拿！”几十个兵卒跳上船来，走进中舱，把王道台反剪了手，捉上大船。那些从人、船家，杀的杀了；还有怕杀的，跳在水里死了。王道台吓得撒抖抖的颤。灯烛影里，望见宁王坐在上面，不敢抬头。宁王见了，慌走下来，亲手替他解了缚，叫取衣裳穿了，说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诛君侧之奸。你既是江西的能员，降顺了孤家，少不得升授你的官爵。”王道台颤抖抖的叩头道：“情愿降顺！”宁王道：“既然愿降，待孤家亲赐一杯酒。”此时，王道台被缚得心口十分疼痛，跪着接酒在手，一饮而尽，心便不疼了。又磕头谢了。王爷即赏与江西按察司之职。自此，随在宁王军中。听见左右的人说，宁王在玉牒中，是第八个王子，方才悟了关帝君所判“琴瑟琵琶”，头上是八个“王”字，到此无一言不验了。

宁王闹了两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阵杀败，束手就擒。

那些伪官，杀的杀了，逃的逃了。王道台在衙门并不曾收拾得一件东西，只取了一个枕箱，里面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换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真乃是慌不择路！赶了几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直走到了浙江乌镇地方。

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吃点心。王惠也拿了几个钱上岸。那点心店里都坐满了。只有一个少年，独自据了一桌。王惠见那少年仿佛有些认得，却想不起。开店的道：“客人，你来同这位客人一席坐罢！”王惠便去坐在对席。少年立起身来同他坐下。王惠忍不住问道：“请教客人贵处？”那少年道：“嘉兴。”王惠道：“尊姓？”那少年道：“姓蘧。”王惠道：“向日有位蘧老先生，曾做过南昌太守，可与足下一家？”那少年惊道：“便是家祖。老客何以见问？”王惠道：“原来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孙，失敬了！”那少年道：“却是不曾拜问贵姓仙乡。”王惠道：“这里不是说话处。宝舟在那边？”蘧公孙道：“就在岸边。”

当下会了帐，两人相携着，下了船坐下。王惠道：“当日在南昌相会的少爷，台讳是景玉，想是令叔？”蘧公孙道：“这便是先君。”王惠惊道：“原来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却如何这般称呼，难道已仙游了么？”蘧公孙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组，次年即不幸先君见背。”王惠听罢流下泪来，说道：“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肉之谊，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今年贵庚多少了？”蘧公孙道：“虚度十七岁。到底不曾请教贵姓仙乡。”王惠道：“盛从同船家都不在此么？”蘧公孙道：“他们都上岸去了。”王惠附耳低言道：“便是后任的南昌知府王惠。”蘧公孙大惊道：“闻得老先生已荣升南赣道，如何改装，独自到此？”王惠道：“只为宁王反叛，弟便挂印而逃。却为围城之中，不曾取出盘费。”蘧公孙道：“如今却将何往？”

王惠道：“穷途流落，那有定所？”就不曾把降顺宁王的话说了出来。蘧公孙道：“老先生既边疆不守，今日却不便出来自呈。只是茫茫四海，盘费缺少，如何使得？晚学生此番却是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舍亲处讨取一桩银子，现在舟中。今且赠与老先生，以为路费。去寻一个僻静所在，安身为妙。”说罢，即取出四封银子，递与王惠，共二百两。王惠极其称谢，因说道：“两边船上都要赶路，不可久迟，只得告别。周济之情，不死当以厚报。”双膝跪了下去。蘧公孙慌忙跪下，同拜了几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内有残书几本。此时潜踪在外，虽这一点物件，也恐被人识认，惹起是非。如今也将来交与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蘧公孙应诺。他即刻过船取来交代，彼此洒泪分手。王惠道：“敬问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见，来生犬马相报便了。”分别去后，王惠另觅了船入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发披缁去了。

蘧公孙回到嘉兴，见了祖父，说起路上遇见王太守的话。蘧太守大惊道：“他是降顺了宁王的。”公孙道：“这却不曾说明。只说是挂印逃走，并不曾带得一点盘缠。”蘧太守道：“他虽犯罪朝廷，却与我是个故交。何不就将你讨来的银子，送他作盘费？”公孙道：“已送他了。”蘧太守道：“共是多少？”公孙道：“只取得二百两银子，尽数送与他了。”蘧太守不胜欢喜道：“你真可谓汝父之肖子！”就将当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诉了一遍。公孙见过乃祖，进房去见母亲刘氏。母亲问了些路上的话，慰劳一番，进房歇息。

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说道：“王太守枕箱内还有几本书。”取出来，送与乃祖看。蘧太守看了，都是钞本。其他也还没要紧，只内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诗话》，有一百多纸，就是青

邱亲笔缮写，甚是精工。蘧太守道：“这本书，多年藏之大内。数十年来，多少才人求见一面不能，天下并没有第二本。你今无心得了此书，真乃天幸！须是收藏好了，不可轻易被人看见。”蘧公孙听了，心里想道：“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竟将他缮写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来。把高季迪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旬马先夫氏补辑。”刻毕，刷印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人人见了，赏玩不忍释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孙是个少年名士。蘧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说，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诗词，写斗方，同诸名士赠答。

一日，门上人进来禀道：“娄府两位少老爷到了。”蘧太守叫公孙：“你娄家表叔到了，快去迎请进来！”公孙领命慌出去迎。这二位乃是娄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二十余年，薨逝之后，赐了祭葬，谥为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长子现任通政司大堂。这位三公子，讳琇，字玉亭，是个孝廉；四公子讳瓚，字瑟亭，在监读书，是太守的亲内侄。公孙随着两位进来。太守欢喜，亲自接出厅外檐下。两人进来，请姑丈转上，拜了下去。太守亲手扶起，叫公孙过来，拜见了表叔，请坐奉茶。二位娄公子道：“自拜别姑丈大人，屈指已十二载。小侄们在京，闻知姑丈挂冠归里，无人不拜服高见。今日得拜姑丈，早已须鬓皓然，可见有司官是劳苦的。”蘧太守道：“我本无宦情。南昌待罪数年，也不曾做得一些事业。虚糜朝廷爵禄，不如退休了好。不想到家一载，小儿亡化了，越觉得胸怀冰冷。细想来，只怕还是做官的报应。”娄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多，谁想享年不永。幸得表侄已长成人，侍奉姑丈膝下，还可惜此自宽。”娄四公子道：“便是小侄们，闻了表兄讣音，思量总角交好，不想中路分离，临终也不能一别，同三兄悲痛过

深，几乎发了狂疾。大家兄念着，也终日流涕不止。”蘧太守道：“令兄宦况也还觉得高兴么？”二位道：“通政司是个清淡衙门，家兄在那里浮沉着，绝不曾有甚么建白，却是事也不多。所以小侄们在京师，转觉无聊，商议不如返舍为是。”

坐了一会，换去衣服，二位又进去拜见了表嫂，公孙陪奉出来，请在书房里。面前一个小花圃，琴、樽、炉、几，竹、石、禽、鱼，萧然可爱。蘧太守也换了葛巾野服，拄着天台藤杖，出来陪坐。摆出饭来，用过饭，烹茗清谈，说起江西宁王反叛的话：“多亏新建伯神明独运，建了这件大功，除了这番大难。”娄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为难得。”四公子道：“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太守道：“成败论人，固是庸人之见。但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说话须要谨慎！”四公子不敢再说了。那知这两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每常只说：“自从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每到酒酣耳热，更要发这一种议论。娄通政也是听不过，恐怕惹出事来，所以劝他回浙江。

当下又谈了一会闲话，两位问道：“表侄学业近来造就何如？却还不曾恭喜毕过姻事？”太守道：“不瞒二位贤侄说，我只得这一个孙子，自小娇养惯了。我每常见这些教书的先生，也不见有甚么学问，一味装模做样，动不动就是打骂。人家请先生的，开口就说要严。老夫姑息的紧，所以不曾着他去从时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读些经史。自你表兄去后，我心里更加怜惜他，已替他捐了个监生，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近来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几首诗，吟咏性情，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欢便了。”二位公子道：“这个更是

姑丈高见。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鹭的通儒。’这个说得紧！”蘧太守便叫公孙把平日做的诗取几首来，与二位表叔看。二位看了，称赞不已。一连留住盘桓了四五日。二位辞别要行，太守治酒饯别。席间说起公孙婚事：“这里大户人家，也有央着来说的。我是个穷官，怕他们争行财下礼，所以耽迟着。贤侄在湖州，若是老亲旧戚人家，为我留意，贫穷些也不妨。”二位应诺了。当日席终。

次早，叫了船只，先发上行李去。蘧太守叫公孙亲送上船，自己出来厅事上作别，说道：“老夫因至亲，在此数日，家常相待，休怪怠慢！二位贤侄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文恪公墓上，提着我的名字，说我蘧佑，年迈龙钟，不能亲自再来拜谒墓道了。”两公子听了，悚然起敬，拜别了姑丈。蘧太守执手送出大门。公孙先在船上，候二位到时，拜别了表叔，看着开了船，方才回来。

两公子坐着一只小船，萧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见两岸桑阴稠密，禽鸟飞鸣，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里边撑出船来，卖些菱、藕。两弟兄在船内道：“我们几年京华尘土中，那得见这样幽雅景致？来人词说得好：‘算计只有归来是’。果然！果然！”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镇，人家桑阴里射出灯光来，直到河里。两公子道：“叫船家泊下船。此处有人家。上面沽些酒来，消此良夜，就在这里宿了罢。”船家应诺泊了船。两弟兄凭舷痛饮，谈说古今的事。

次早，船家在船中做饭，两弟兄上岸闲步。只见屋角头走过一个人来，见了二位，纳头便拜下去，说道：“娄少老爷，认得小人么？”只因遇着这个人，有分教：公子好客，结多少硕彦名儒；相府开筵，常聚些布衣韦带。毕竟此人是谁，且听

下回分解。

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话说两位公子在岸上闲步，忽见屋角头走过个人来，纳头便拜。两公子慌忙扶起，说道：“足下是谁？我不认得。”那人道：“两位少老爷认不得小人了么？”两公子道：“正是面善，一会儿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爷坟上看坟的邹吉甫的儿子邹三。”两公子大惊道：“你却如何在此处？”邹三道：“自少老爷们都进京之后，小的老子看着坟山，着实兴旺。门口又置了几块田地。那旧房子就不够住了。我家就另买了房子搬到东村，那房子让与小的叔子住。后来，小的家弟兄几个又娶了亲。东村房子，只够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子住。小的有个姐姐，嫁在新市镇。姐夫没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这里来往。小的就跟了来的。”两公子道：“原来如此。我家坟山，没有人来作践么？”邹三道：“这是那个敢？府县老爷们大凡往那里过，都要进来磕头。一茎草也没人动。”两公子道：“你父亲、母亲而今在那里？”邹三道：“就在市梢尽头姐姐家住着，不多几步。小的老子，时常想念二位少老爷的恩德，不能见面。”三公子向四公子道：“邹吉甫这老人家，我们也甚是想他。既在此不远，何不去到他家里看看？”四公子道：“最好。”带了邹三回到岸上，叫跟随的吩咐过了船家。

邹三引着路，一径走到市梢头。只见七八间矮小房子，两扇篱笆门半开半掩。邹三走去叫道：“阿爷，三少老爷、四少老爷在此。”邹吉甫里面应道：“是那个？”拄着拐杖出来。望见两位公子，不觉喜从天降。让两公子走进堂屋，丢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两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这个礼？”两公子扯他同坐下。邹三提出茶来，邹吉甫亲自接了，送与两公子吃着。三公子道：“我们从京里出来，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坟上扫墓，算计着会你老人家。却因绕道在嘉兴看蘧姑老爷，无意中走这条路。不想撞见你儿子，说你老人家在这里，得以会着。相别十几年，你老人家越发康健了。方才听见说，你那两个令郎，都娶了媳妇，曾添了几个孙子了么？你的老伴也同在这里？”说着，那老婆婆白发齐眉，出来向两公子道了万福。两公子也还了礼。邹吉甫道：“你快进去向女孩儿说，整治起饭来，留两位少老爷坐坐。”婆婆进去了。邹吉甫道：“我夫妻两个感激太老爷、少老爷的恩典，一时也不能忘。我这老婆子每日在这房檐下，烧一柱香，保祝少老爷们仍旧官居一品。而今大少老爷想也是大轿子？”四公子道：“我们弟兄们都不在家，有甚好处到你老人家，却说这样的话？越说得我们心里不安。”三公子道：“况且坟山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我们方且知感不尽，怎说这话？”邹吉甫道：“蘧姑老爷已是告老还乡了。他少爷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长成人了么？”三公子道：“他今年十七岁，资性倒也还聪明的。”

邹三捧出饭来，鸡、鱼、肉、鸭，齐齐整整，还有几样蔬菜，摆在桌上，请两位公子坐下。邹吉甫不敢来陪。两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酒来，邹吉甫道：“乡下的水酒，老爷们恐吃不惯。”四公子道：“这酒也还有些身分。”邹吉甫道：“再不要说起！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

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样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来。像我这酒是扣着水下的，还是这般淡薄无味。”三公子道：“我们酒量也不大，只这个酒十分好了。邹吉甫吃着酒，说道：“不瞒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四公子听了，望着三公子笑。

邹吉甫又道：“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这事可是有的么？”三公子笑道：“你乡下一个老实人，那里得知这些话？这话毕竟是谁向你说的？”邹吉甫道：“我本来果然不晓得这些话。因我这镇上有个盐店，盐店一位管事先生闲常无事，就来到我们这稻场上，或是柳阴树下坐着，说的这些话，所以我常听见他。”两公子惊道：“这先生姓甚么？”邹吉甫道：“他姓杨，为人忠直不过，又好看的是个书。要便袖口内藏了一卷，随处坐着，拿出来看。往常他在这里，饭后没事，也好步出来了。而今要见这先生，却是再不能得。”公子道：“这先生往那里去了？”邹吉甫道：“再不要说起！杨先生虽是生意出身，一切帐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三。所以，一店里人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先年东家因他为人正气，所以托他管总。后来听见这些呆事，本东自己下店把帐一盘，却亏空了七百多银子。问着，又没处开消，还在东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画脚的不服。东家恼了，一张呈子送在德清县里。县主老爷见是盐务的事，点到奉承，把这先生拿到监里坐着追比。而今已在监里将有一年半了。”三公子道：“他家可有甚么产业可以赔偿？”

吉甫道：“有倒好了。他家就住在村口外四里多路。两个儿子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读书，还靠着老官养活，却将甚么赔偿？”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穷乡僻壤，有这样读书君子，却被守钱奴如此凌虐，足令人怒发冲冠！我们可以商量个道理，救得此人么？”三公子道：“他不过是欠债，并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里，问明底细，替他把这几两债负弄清了就是。这有何难？”四公子道：“这最有理。我两人明日到家，就去办这件事。”邹吉甫道：“阿弥陀佛！二位少老爷是肯做好事的。想着从前已往，不知拔济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杨先生来，这一镇的人谁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这句话，你在镇上且不要说出来，待我们去相机而动。”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体做的来与做不来，说出来就没趣了。”于是，不用酒了，取饭来吃过，匆匆回船。邹吉甫拄着拐杖，送到船上，说：“少老爷们恭喜回府，小老迟日再来城里府内候安。”又叫邹三捧着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与二位少老爷消夜。看着开船，方才回去了。

两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务，应酬了几天客事，即便唤了一个办事家人晋爵，叫他去到县里，查新市镇盐店里送来监禁这人是何名字？亏空何项银两？共计多少？本人有功名没功名？都查明白了来说。晋爵领命，来到县衙。户房书办原是晋爵拜盟的弟兄，见他来查，连忙将案寻出，用纸誊写一通递与他，拿了回来回复两公子。只见上面写着：“新市镇公裕旗盐店呈首：商人杨执中（即杨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嫖赌穿吃，侵用成本七百余两，有误国课，恳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系廩生挨贡，不便追比，合详请褫革，以便严比。今将本犯权时寄监收禁，候上宪指示，然后勒限等情。”

四公子道：“这也可笑的紧。廩生挨贡也是衣冠中人物，今不过侵用盐商这几两银子，就要将他褫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子道：“你问明了，他并无别情么？”晋爵道：“小的问明了，并无别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们前日黄家圩那人来赎田的一宗银子，兑七百五十两替他上库，再写我两人的名帖，向德清县说：“这杨贡生是家老爷们相好，叫他就放出监来。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个保状。你作速去办理！”四公子道：“晋爵，这事你就去办，不可怠慢！那杨贡生出监来，你也不必同他说什么。他自然到我这里来相会。”晋爵应诺去了。

晋爵只带二十两银子，一直到书办家，把这银子送与书办，说道：“杨贡生的事，我和你商议个主意。”书办道：“既是太师老爷府里发的有帖子，这事何难？”随即打个禀帖，说：“这杨贡生是娄府的人。两位老爷发了帖，现有娄府家人具的保状。况且娄府说，这项银子，非赃非帑，何以便行监禁？此事乞老爷上裁。”知县听了娄府这番话，心下着慌，却又回不得盐商。传进书办去细细商酌。只得把几项盐规银子凑齐，补了这一项。准了晋爵保状，即刻把杨贡生放出监来。也不用发落，释放去了。那七百多银子，都是晋爵笑纳，把放出来的话，都回复了公子。

公子知道他出了监，自然就要来谢。那知杨执中并不晓得是甚么缘故。县前问人，说是一个姓晋的，晋爵保了他去。他自心里想，生平并认不得这姓晋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子干净，且下乡家去，照旧看书。到家，老妻接着，喜从天降。两个蠢儿子，日日在镇上赌钱，半夜也不归家。只有一个老妪又痴又聋，在家烧火做饭、听候门户。杨执中次日在镇上各家相熟处走走。邹吉甫因是第二个儿子养了孙子，接在东

庄去住，不曾会着。所以，娄公子这一番义举，做梦也不得知道。

娄公子过了月余，弟兄在家，不胜诧异。想到越石甫故事，心里觉得杨执中想是高绝的学问，更加可敬。一日，三公子向四公子道：“杨执中至今并不来谢，此人品行不同。”四公子道：“论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该先到他家相见订交。定要望他来报谢，这不是俗情了么？”三公子道：“我也是这样想。但岂不闻‘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之说？我们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见之时，原不要提起。朋友闻声相思、命驾相访，也是常事。难道因有了这些缘故，倒反隔绝了，相与不得的？”三公子道：“这话极是有理。”当下商议已定，又道：“我们须先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尽日之谈。”

于是叫了一只小船，不带从者。下午下船，走了几十里。此时，正值秋末冬初，昼短夜长。河里有些朦朦的月色。这小船乘着月色，摇着橹走。那河里各家运租米船挨挤不开。这船却小，只在船旁边擦过去。看看二更多天气，两公子将次睡下，忽听一片声打的河路响。这小船却没有灯，舱门又关着。四公子在板缝里张一张，见上流头一只大船，明晃晃点着两对大高灯：一对灯上字是“相府”，一对是“通政司大堂”。船上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仆人，手拿鞭子打那挤河路的船。四公子吓了一跳，低低叫：“三哥，你过来看看，这是那个？”三公子来看了一看：“这仆人却不是我家的。”说着，那船已到了跟前，拿鞭子打这小船的船家。船家道：“好好的一条河路，你走就走罢了，行凶打怎的？”船上那些人道：“狗攬的奴才！你睁开驴眼，看看灯笼上的字，是那家的船？”船家道：“你灯上挂着‘相府’，我知道你是那个宰相家？”那些人道：

“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娄府，还有第二个宰相？”船家道：“娄府？罢了，是那一位老爷？”那船上道：“我们是娄三老爷装租米的船，谁人不晓得？这狗彘的再回嘴，拿绳子来把他拴在船头上。明日回过三老爷，拿帖子送到县里，且打几十板子再讲！”船家道：“娄三老爷现在我船上，你那里又有个娄三老爷出来了！”两公子听着暗笑。船家开了舱板，请三老爷出来，给他们认一认。

三公子走在船头上，此时月尚未落，映着那边的灯光照得亮。三公子问道：“你们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那些人却认得三公子。一齐都慌了。开跪下道：“小人们的主人却不是老爷一家。小人们的主人刘老爷，曾做过守府。因从庄上运些租米，怕河路里挤，大胆借了老爷府里官衔。不想就冲撞了三老爷的船，小的们该死了！”三公子道：“你主人虽不是我本家，却也同在乡里，借个官衔灯笼何妨？但你们在河道里行凶打人，却使不得。你们说是我家，岂不要坏了我家的声名？况你们也是知道的，我家从没有人敢做这样事。你们起来就回去。见了你们主人，也不必说在河里遇着我的这一番话。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难道我还计较你们不成？”众人应诺，谢了三老爷的恩典，磕头起来。忙把两副高灯登时吹息，将船溜到河边上歇息去了。三公子进舱来，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该说出我家三老爷在船上，又请出与他看，把他们扫这一场大兴，是何意思？”船家道：“不说，他把我船板都打通了，好不凶恶！这一会才现出原身来了！”说罢，两公子解衣就寝。

小船摇橹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镇泊岸。两公子取水洗了面，吃了些茶水、点心，吩咐了船家：“好好的看船。在此伺候。”两人走上岸。来到市梢尽头邹吉甫女儿家，见关着门。

敲门问了一问，才知道老邹夫妇两人，都接到东庄去了。女儿留两位老爷吃茶，也不曾坐。

两人出了镇市，沿着大路去。走有四里多路，遇着一个挑柴的樵夫。问他：“这里有个杨执中老爷，家住在那里？”樵夫用手指着：“远望着一片红的，便是他家屋后。你们打从这条小路穿过去。”两位公子谢了樵夫，披榛觅路到了一个村子。不过四五家人家，几间茅屋。屋后有两棵大枫树，经霜后枫叶通红，知道这是杨家屋后了。又一条小路转到前门，门前一条涧沟，上面小小板桥。两公子过得桥来，看见杨家两扇板门关着。见人走到，那狗便吠起来。三公子自来叩门。叩了半日，里面走出一个老姬来，身上衣服甚是破烂。两公子近前问道：“你这里是杨执中老爷家么？”问了两遍，方才点头道：“便是。你是那里来的？”两公子道：“我弟兄两个姓娄，在城里住。特来拜访杨执中老爷的。”那老姬又听不明白，说道：“是姓刘么？”两公子道：“姓娄。你只向老爷说是大学士娄家，便知道了。”老姬道：“老爷不在家。从昨日出门看他们打鱼，并不曾回来。你们有甚么说话，改日再来罢。”说罢，也不晓得请进去请坐吃茶竟自关了门回去了。两公子不胜怅怅，立了一会，只得仍旧过桥，依着原路回到船上，进城去了。

杨执中这老呆，直到晚里才回家来。老姬告诉他道：“早上城里有两个甚么姓‘柳’的来寻老爹，说他在甚么‘大觉寺’里住。”杨执中道：“你怎么回他去的？”老姬道：“我说老爹不在家，叫他改日来罢。”杨执中自心里想：“那个甚么姓柳的？”忽然想起，当初盐商告他，打官司，县里出的原差姓柳。一定是这差人要来找钱！因把老姬骂了几句道：“你这老不死，老蠢虫！这样人来寻我，你只回我不在家罢了，又叫他改日来怎的？你就这样没用！”老姬又不服，回他的嘴。杨

执中恼了，把老姬打了几个嘴巴，踢了几脚。自此之后，恐怕差人又来寻他，从清早就出门闲混，直到晚才归家。

不想娄府两公子放心不下，过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镇上，仍旧步到门首敲门。老姬开门，看见还是这两个人，惹起一肚子气，发作道：“老爹不在家里！你们只管来寻怎的！”两公子道：“前日你可曾说，我们是大学士娄府？”老姬道：“还说甚么！为你这两个人，带累我一顿拳打脚踢！今日又来做什么？老爹不在家！还有些日子不来家哩！我不得工夫，要去烧锅做饭！”说着不由两人再问，把门关上就进去了，再也敲不应。两公子不知是何缘故，心里又好恼，又好笑。立了一会，料想叫不应了，只得再回船来。

船摇着，行了有几里路。一个卖菱的船，船上一个小孩子，摇近船来。那孩子手扶着船窗，口里说道：“买菱那！买菱那！”船家把绳子拴了船，且秤菱角。两公子在船窗内伏着，问那小孩子道：“你是那村里住？”那小孩子道：“我就住在这新市镇上。”四公子道：“你这里有个杨执中老爹，你认得他么？”那小孩子道：“怎么不认得？这位老先生，是个和气不过的人。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戏，袖子里还丢下一张纸卷子，写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那里？”那小孩子道：“在舱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过来，我们看看。”那小孩子取了递过来，接了船家买菱的钱，摇着去了。两公子打开看，是一幅素纸，上面写着一首七言绝句诗道：“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后面一行写：“枫林拙叟杨允草”。两公子看罢不胜叹息，说道：“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只是我两人怎么这般难会？”

这日虽霜风凄紧，却喜得天气清明。四公子在船头上，看见山光水色，徘徊眺望。只见后面，一只大船赶将上来，船头

上一个人叫道：“娄四老爷！请拢了船，家老爷在此！”船家忙把船拢过去。那人跳过船来，磕了头，看见舱里道：“原来三老爷也在此。”只因遇着这只船，有分教：少年名士，豪门喜结丝萝；相府儒生，胜地广招俊杰。毕竟这船是那一位贵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话说娄家两位公子在船上，后面一只大官船起来，叫拢了船，一个人上船来请。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三公子道：“如今在那里？”管家道：“现在大船上，请二位老爷过去。”

两公子走过船来，看见贴着“翰林院”的封条。编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来，站在舱门口。编修原是太保的门生，当下见了，笑道：“我方才远远看见，船头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里正疑惑：你们怎得在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这里，有趣的紧！请进舱里去！”让进舱内，彼此拜见过了。坐下，三公子道：“京师拜别，不觉又是半载。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鲁编修道：“老世兄，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二位世兄为何驾着一只小船在河里？从人也不带一个，却做甚么事？”四公子道：“小弟总是闲着无事的人。因见天气晴暖，同家兄出来闲游，也没甚么事。”鲁编修道：“弟今早在那边镇上，去看一个故人，他要留我一饭。我因匆匆要返舍，就苦辞了他。他却

将一席酒肴，送在我船上。今喜遇着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话旧。”因问从人道：“二号船可曾到？”船家答应道：“不曾到，还离的远哩。”鲁编修道：“这也罢了。”叫家人：“把二位老爷行李搬上大船来，那船叫他回去罢。”

吩咐摆了酒席，斟上酒来同饮，说了些京师里各衙门的细话。鲁编修又问问故乡的年岁，又问：“近来可有几个有名望的人？”三公子因他问这一句话，就说出杨执中这一个人，可以算得极高的品行。就把这一张诗拿出来，送与鲁编修看。鲁编修看罢，愁着眉道：“老世兄，似你这等所为，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贤公子？就是信陵君、春申君也不过如此。但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我老实说，他若果有学问，为甚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甚么？就如老世兄这样屈尊好士，也算这位杨兄一生第一个好遭际了。两回躲着不敢见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见，这样的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罢了。”两公子听了这话，默然不语。

又吃了半日酒，讲了些闲话，已到城里。鲁编修定要送两位公子回家，然后自己回去。两公子进了家门，看门的禀道：“蘧小少爷来了，在太太房里坐着哩。”两公子走进内堂，见蘧公孙在那里，三太太陪着。公孙见了表叔来，慌忙见礼。两公子扶住，邀到书房。蘧公孙呈上乃祖的书札，并带了来的礼物；所刻的诗话，每位一本。两公子将此书略翻了几页，称赞道：“贤侄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蘧公孙道：“小子无知妄作，要求表叔指点。”两公子欢喜不已，当夜设席接风，留在书房歇息。

次早起来，会过蘧公孙，就换了衣服，叫家人持帖，坐轿子去拜鲁编修。拜罢回家，即吩咐厨役备席，发帖请编修公，明日接风。走到书房内，向公孙笑着说道：“我们明日请一位

客，劳贤侄陪一陪。”蘧公孙问：“是那一位？”三公子道：“就是我这同乡鲁编修，也是先太保做会试，总裁取中的。”四公子道：“究竟也是个俗气不过的人。却因我们和他世兄弟，又前日船上遇着，就先扰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来坐坐。”

说着，看门的人进来禀说：“绍兴姓牛的牛相公叫做牛布衣，在外候二位老爷。”三公子道：“快请厅上坐！”蘧公孙道：“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东范学台幕中的？”三公子道：“正是。你怎得知？”蘧公孙道：“曾和先父同事，小侄所以知道。”四公子道：“我们倒忘了尊公是在那里的。”随即出去会了牛布衣。谈之良久，便同牛布衣走讲书房。蘧公孙上前拜见。牛布衣说道：“适才会见令表叔，才知尊大人已谢宾客，使我不胜伤感。今幸见世兄，如此英英玉立，可称嗣续有人，又要破涕为笑。”因问：“令祖老先生康健么？”蘧公孙答道：“托庇粗安。家祖每常也时时想念老伯。”牛布衣又说起：“范学台幕中查一个童生卷子，尊公说出何景明的一段话，真乃‘谈言微中，名士风流’！”因将那一席话又述了一遍。两公子同蘧公孙都笑了。三公子道：“牛先生，你我数十年故交，凡事忘形。今又喜得舍表侄得接大教，竟在此坐到晚去。”少顷，摆出酒席。四位樽酒论文，直吃到日暮。牛布衣告别，两公子问明寓处，送了出去。

次早，遣家人去邀请鲁编修。直到日中才来，头戴纱帽，身穿蟒衣，进了厅事，就要进去拜老师神主。两公子再三辞过，然后宽衣坐下，献茶。茶罢，蘧公孙出来拜见。三公子道：“这是舍表侄，南昌太守家姑丈之孙。”鲁编修道：“久慕！久慕！”彼此谦让坐下。

寒暄已毕，摆上两席酒来。鲁编修道：“老世兄，这个就不是了。你我世交，知己间何必做这些客套！依弟愚见，这厅

事也太阔落。意欲借尊斋，只须一席酒，我四人促膝谈心方才畅快。”两公子见这般说，竟不违命，当下让到书房里。鲁编修见瓶、花、炉、几，位置得宜，不觉怡悦，奉席坐了。公子吩咐一声叫“焚香！”只见一个头发齐眉的童子，在几上捧了一个古铜香炉出去，随即两个管家进来放下暖帘，就出去了。足有一个时辰，酒斟三巡，那两个管家又进来，把暖帘卷上。但见书房两边，墙壁上、板缝里都喷出香气来，满座异香袭人。鲁编修觉飘飘有凌云之思。三公子向鲁编修道：“香必要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

编修赞叹了一回，同蘧公孙谈及江西的事，问道：“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讳惠的了？”蘧公孙道：“正是。”鲁编修道：“这位王道尊，却是了不得。而今，朝廷捕获得他甚紧。”三公子道：“他是降了宁王的。”鲁编修道：“他是江西保荐第一能员，及期就是他先降顺了。”四公子道：“他这降，到底也不是！”鲁编修道：“古语道得好，‘无兵无粮，因甚不降？’只是各伪官也逃脱了许多，只有他，领着南赣数郡一齐归降。所以朝廷尤把他罪状的狠，悬赏捕拿。”公孙听了这话，那从前的事，一字也不敢提。鲁编修又说起他请仙这一段故事，两公子不知。鲁编修细说这件事，把《西江月》念了一遍。后来的事，逐句讲解出来。又道：“仙乩也古怪，只说道他们降，此后再不判了。还是吉凶未定。”四公子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时动乎其机。说是有神仙，又说有灵鬼的，都不相干。”

换过了席，两公子把蘧公孙的诗和他刻的诗话请教，极夸少年美才。鲁编修叹赏了许久，便向两公子问道：“令表侄贵庚？”三公子道：“十七。”鲁编修道：“悬弧之庆在于何日？”三公子转问蘧公孙。公孙道：“小侄是三月十六亥时生的。”

鲁编修点了一点头，记在心里。到晚席散，两公子送了客，各自安歇。又过了数日，蘧公孙辞别回嘉兴去。两公子又留了一日。

这日，三公子在内书房，写回复蘧太守的书。才写着，书童进来道：“看门的禀事。”三公子道：“着他进来。”看门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求见二位老爷。”三公子道：“你回他，我们不在家。留下了帖罢。”看门的道：“他没有帖子。问着他名姓，也不肯说。只说是要面会二位老爷谈谈。”三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样一个人？”看门的道：“他有五六十岁，头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茧绸直裰，像个斯文人。”三公子惊道：“想是杨执中来了！”忙丢了书子，请出四公子来。告诉他如此这般，似乎杨执中的行径。因叫门上的：“去请在厅上坐，我们就出来会。”看门的应诺去了，请了那人到厅上坐下。

两公子出来相见，礼毕奉坐。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无缘，不曾拜识。”三公子道：“先生贵姓？台甫？”那人道：“晚生姓陈，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师行道。昨同翰苑鲁老先生来游贵乡，今得瞻二位老爷丰采。三老爷‘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四老爷土星明亮，不日该有加官晋爵之喜。”两公子听罢，才晓得不是杨执中。问道：“先生精于风鉴？”陈和甫道：“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箫，晚生都略知道一二。向在京师，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的老先生，请个不歇。经晚生许过他升迁的，无不神验。不瞒二位老爷说，晚生只是个直言，并不肯阿谀趋奉，所以这些当道大人俱蒙相爱。前日正同鲁老先生笑说，自离江西，今年到贵省，屈指二十年来，已是走过九省了！”说罢哈哈大笑。左右捧上茶来吃了。四公子问道：“今番是和

鲁老先生同船来的？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见鲁老先生，在船上盘桓了一日，却不曾会见。”陈和甫道：“那日晚生在二号船上，到晚才知道二位老爷在彼。这是晚生无缘，迟这几日才得拜见。”三公子道：“先生言论轩爽，愚兄弟也觉得恨相见之晚。”陈和甫道：“鲁老先生有句话，托晚生来面致二位老爷，可借尊斋一话。”两公子道：“最好。”

当下让到书房里。陈和甫举眼四面一看，见院宇深沉，琴书潇洒，说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说毕，将椅子移近跟前道：“鲁老先生有一个令爱，年方及笄，晚生在他府上是知道的。这位小姐德性温良，才貌出众。鲁老先生和夫人，因无子息，爱如掌上之珠。许多人家求亲，只是不允。昨在尊府，会见南昌蘧太爷的公孙，着实爱他才华，所以托晚生来问：‘可曾毕过姻事？’”三公子道：“这便是舍表侄，却还不曾毕姻。极承鲁老先生相爱，只不知他这位小姐，贵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碍？”陈和甫笑道：“这个倒不消虑。令表侄八字，鲁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经问明在心里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两人合婚：小姐少公孙一岁，今年十六岁了。天生一对好夫妻，年、月、日、时，无一不相合。将来福寿绵长，子孙众多，一些也没有破绽的。”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道他前日在席间，谆谆问表侄生的年月，我道是因甚么？原来，那时已有意在那里！”三公子道：“如此极好！鲁老先生错爱，又蒙陈先生你来作伐，我们即刻写书与家姑丈，择吉央媒，到府奉求。”陈和甫作别道：“容日再来请教。今暂告别，回鲁老先生话去。”

两公子送过陈和甫，回来将这话说与蘧公孙道：“贤侄，既有此事，却且休要就回嘉兴。我们写书与太爷，打发盛从回去，取了回音来，再作道理。”蘧公孙依命住下。

家人去了十余日，领着蘧太守的回书来见两公子道：“太老爷听了这话，甚是欢喜。向小人吩咐说：自己不能远来，这事总央烦二位老爷做主。央媒拜允，一是二位老爷拣择。或娶过去，或招在这里，也是二位老爷斟酌。呈上回书，并白银五百两，以为聘礼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这里办这喜事。太老爷身体是康强的，一切放心！”两公子收了回书、银子，择个吉日，央请陈和甫为媒。这边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

当日，两位月老齐到娄府，设席款待过。二位坐上轿子，管家持帖，去鲁编修家求亲。鲁编修那里也设席相留。回了允帖，并带了庚帖过来。

到第三日，娄府办齐金银珠翠首饰、装蟒刻丝绸缎绫罗衣服、羊酒、果品，共是几十抬，行过礼去。又备了谢媒之礼：陈、牛二位，每位代衣帽银十二两，代果酒银四两，俱各欢喜。两公子就托陈和甫选定花烛之期。陈和甫选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将大吉，送过吉期去。鲁编修说，只得一个女儿，舍不得嫁出门，要蘧公孙入赘。娄府也应允了。

到十二月初八，娄府张灯结彩，先请两位月老吃了一日。黄昏时分，大吹大擂起来。娄府一门官衔灯笼，就有八十多对：添上蘧太守家灯笼，足摆了三四条街还摆不了。全副执事，又是一班细乐，八对纱灯。这时天气初晴，浮云尚不曾退尽，灯上都用绿绸雨帷罩着。引着四人大轿，蘧公孙端坐在内。后面四乘轿子，便是娄府两公子、陈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孙入赘。

到了鲁宅门口，开门钱送了几封。只见重门洞开，里面一派乐声迎了出来。四位先下轿进去。两公子穿着公服，两山人也穿着吉服。鲁编修纱帽蟒袍、缎靴金带，迎了出来，揖让升阶。才是一班细乐、八对绛纱灯，引着蘧公孙，纱帽宫袍、簪花披红，低头进来。到了厅事，先奠了雁，然后拜见鲁编修。

编修公奉新婿正面一席坐下，两公子、两山人和鲁编修，两列相陪。献过三遍茶，摆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鲁编修先奉了公孙的席，公孙也回奉了。下面奏着细乐。鲁编修去奉众位的席。蘧公孙偷眼看时，是个旧旧的三间厅古老房子，此时点几十枝大蜡烛，却极其辉煌。

须臾，坐定了席，乐声止了。蘧公孙下来告过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两山人平行了礼，入席坐了。戏子上来参了堂，磕头下去，打动锣鼓，跳了一出《加官》，演了一出《张仙送子》、一出《封赠》。这时，下了两天雨才住，地下还不甚干。戏子穿着新靴，都从廊下板上大宽转走了上来。唱完三出头，副末执着戏单上来点戏。才走到蘧公孙席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头一碗脍燕窝来，上在桌上。管家叫一声“免”，副末立起，呈上戏单。忽然乒乒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那热汤，溅了副末一脸；碗里的菜泼了一桌子。定眼看时，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跳，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众人都失了色，忙将这碗撤去，桌子打抹干净，又取一件圆领与公孙换了。公孙再三谦让，不肯点戏。商议了半日，点了《三代荣》，副末领单下去。

须臾，酒过数巡，食供两套，厨下捧上汤来。那厨役雇的是个乡下小使。他靸了一双钉鞋，捧着六碗粉汤站在丹墀里，尖着眼睛看戏。管家才掇了四碗上去，还有两碗不曾端。他捧着看戏，看到戏场上，小旦装出一个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汤碗已是端完了，把盘子向地下一掀，要倒那盘子里的汤脚，却叮当一声响，把两个碗和粉汤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时慌了，弯下腰去抓那粉汤，又被两个狗

争着，咂嘴弄舌的，来抢那地下的粉汤吃。他怒从心上起，使尽平生气力，跷起一只脚来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曾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只钉鞋踢脱了，踢起有丈把高。陈和甫坐在左边的第一席，席上上了两盘点心：一盘猪肉心的烧卖，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热烘烘摆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宝攒汤。正待举起箸来到嘴，忽然，席间一个乌黑的东西的溜溜的滚了来，乒乒一声，把两盘点心打的稀烂。陈和甫吓了一跳，慌立起来，衣袖又把粉汤碗招翻，泼了一桌。满坐上都觉得诧异。

鲁编修自觉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恼了一回，又不好说。随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骂了几句说：“你们都做甚么？却叫这样人捧盘，可恶之极！过了喜事，一个个都要重责！”乱着，戏子正本做完。众家人掌了花烛，把蘧公孙送进新房。厅上众客换席看戏，直到天明才散。

次日，蘧公孙上厅谢亲，设席饮酒。席终，归到新房里重新摆酒，夫妻举案齐眉。此时，鲁小姐卸了浓装，换几件雅致衣服。蘧公孙举眼细看，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三四个丫鬟、养娘，轮流侍奉。又有两个贴身侍女，一个叫做采蘋，一个叫做双红，都是婀娜轻盈，十分颜色。此时蘧公孙恍如身游阆苑蓬莱，巫山洛浦。只因这一番，有分教：闺阁继家声，有若名师之教；草茅隐贤士，又招好客之踪。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话说蘧公孙招赘鲁府，见小姐十分美貌，已是醉心；还不知小姐又是个才女。且他这个才女，又比寻常的才女不同。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捆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小姐听了父亲的教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几本甚么《千家诗》、《解学士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蘋、双红们看，闲暇也教他谄几句诗，以为笑话。

此番招赘进蘧公孙来，门户又相称，才貌又相当，真个是

“才子佳人，一双两好。”料想公孙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个少年进士。但赘进门来十多日，香房里满架都是文章，公孙却全不在意。小姐心里道：“这些自然都是他烂熟于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新婚燕尔，正贪欢笑，还理论不到这事上。”又过了几日，见公孙赴宴回房，袖里笼了一本诗来灯下吟哦，也拉着小姐并坐同看。小姐此时还害羞，不好问他，只得强勉看了一个时辰，彼此睡下。到次日，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孙坐在前边书房里，即取红纸一条，写下一行题目，是“身修而后家齐”。叫采蘋过来，说道：“你去送与姑爷，说是老爷要请教一篇文字的。”公孙接了，付之一笑。回说道：“我于此事，不甚在行。况到尊府，未经满月，要做两件雅事。这样俗事，还不耐烦做哩！”公孙心里只道说，向才女说这样话，是极雅的了，不想正犯着忌讳。

当晚，养娘走进房来看小姐，只见愁眉泪眼，长吁短叹。养娘道：“小姐，你才恭喜招赘了这样好姑爷，有何心事，做出这等模样？”小姐把日里的事告诉了一遍，说道：“我只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谁想如此光景，岂不误我终身！”养娘劝了一回。公孙进来，待他词色就有些不善。公孙自知惭愧，彼此也不便明言。

从此啾啾唧唧，小姐心里纳闷。但说到举业上，公孙总不招揽。劝的紧了，反说小姐俗气。小姐越发闷上加闷，整日眉头不展。夫人知道，走来劝女儿道：“我儿，你不要恁般呆气。我看新姑爷，人物已是十分了。况你爹原爱他是个少年名士。”小姐道：“母亲，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说着，越要恼怒起来。夫人和养娘道：“这个是你终身大事，不要如此。况且现放着两家鼎盛，就算姑爷不中进士做官，难道这一生还少了你用的？”小姐道：“

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依孩儿的意思，总是自挣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劝他。这是急不得的。”养娘道：“当真姑爷不得中，你将来生出小公子来，自小依你的教训，不要学他父亲。家里放着你恁个好先生，怕教不出个状元来就替你争口气？你这封诰是稳的。”说着，和夫人一齐笑起来。小姐叹了一口气，也就罢了。落后鲁编修听见这些话，也出了两个题请教公孙。公孙勉强成篇。编修公看了，都是些诗词上的话，又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子书”，不是正经文字。因此心里也闷，说不出来。却全亏夫人疼爱这女婿，如同心头一块肉。

看看过了残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亲的年回来。正月十二日，娄府两公子请吃春酒。公孙到了，两公子接在书房里坐，问了蘧太守在家的安。说道：“今日也并无外客，因是令节，约贤侄到来，家宴三杯。”

刚才坐下，看门人进来禀：“看坟的邹吉甫来了。”两公子自从岁内为蘧公孙毕姻之事忙了月余，又乱着度岁，把那杨执中的话已丢在九霄云外。今见邹吉甫来，又忽然想起，叫请进来。两公子同蘧公孙都走出厅上，见头上戴着新毡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脚下踏着暖鞋。他儿子小二，手里拿着个布口袋，装了许多炒米、豆腐干，进来放下。两公子和他施礼，说道：“吉甫，你自凭空身来走走罢了，为甚么带将礼来？我们又不好不收你的。”邹吉甫道：“二位少老爷说这笑话，可不把我羞死了！乡下物件带来与老爷赏人。”两公子吩咐将礼收进去，邹二哥请在外边坐，将邹吉甫让进书房来。吉甫问了，知道是蘧小公子，又问蘧姑老爷的安。因说道：“还是那年我家太老爷下葬会着姑老爷的。整整二十七年了，叫我们怎的不老！姑老爷胡子也全白了么？”公孙道：“全白了三四年了。”

邹吉甫不肯僭公孙的坐。三公子道：“他是我们表侄，你老人家年尊，老实坐罢！”台甫遵命坐下。先吃过饭，重新摆下碟子，斟上酒来。两公子说起两番访杨执中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邹吉甫道：“他自然不晓得。这个却因我这几个月住在东庄，不曾去到新市镇。所以，这些话没人向杨先生说。杨先生是个忠厚不过的人，难道会装身分，故意躲着不见？他又是个极肯相与人的，听得二位少老爷访他，他巴不得连夜来会哩！明日我回去向他说了，同他来见二位少老爷。”四公子道：“你且住过了灯节。到十五日那日，同我这表侄往街坊上去看看灯。索性到十七八间，我们叫一只船同你到杨先生家。还是先去拜他才是。”吉甫道：“这更好了。”当夜吃完了酒，送蘧公孙回鲁宅去，就留邹吉甫在书房歇宿。

次日，乃试灯之期。娄府正厅上悬挂一对大珠灯，乃是武英殿之物，宪宗皇帝御赐的。那灯是内府制造，十分精巧。邹吉甫叫他的儿子邹二来看，也给他见见广大。到十四日，先打发他下乡去。说道：“我过了灯节，要同老爷们到新市镇，顺便到你姐姐家。要到二十外才家里去，你先去罢。邹二应诺去了。

到十五晚上，蘧公孙正在鲁宅同夫人、小姐家宴。宴罢，娄府请来吃酒，同在街上游玩。湖州府太守衙前扎着一座鳌山灯。其余各庙，社火扮会，锣鼓喧天。人家士女都出来看灯踏月，真乃金吾不禁，闹了半夜。

次早，邹吉甫向两公子说，要先到新市镇女儿家去，约定两公子十八日下乡，同到杨家。两公子依了，送他出门。搭了个便船到新市镇，女儿接着，新年磕了老子的头，收拾酒饭吃了。

到十八日，邹吉甫要先到杨家去候两公子。自心里想：“

杨先生是个穷极的人，公子们到，却将甚么管待？”因问女儿要了一只鸡，数钱去镇上打了三斤一方肉，又沽了一瓶酒和一些蔬菜之类。向邻居家借了一只小船，把这酒和鸡、肉都放在船舱里，自己棹着，来到杨家门口。将船泊在岸旁，上去敲开了门。杨执中出来，手里捧着一个炉，拿一方帕子，在那里用力的擦。见是邹吉甫，丢下炉唱诺。彼此见过节，邹吉甫把那些东西搬了进来。杨执中看见，吓了一跳，道：“哎哟！邹老爹，你为甚么带这些酒肉来？我从前破费你的还少哩！你怎的又这样多情？”邹吉甫道：“老先生，你且收了进去！我今日虽是这些须村俗东西，却不是为你，要在你这里等两位贵人。你且把这鸡和肉向你太太说，整治好了，我好同你说这两个人。”杨执中把两手袖着，笑道：“邹老爹，却是告诉不得你。我自从去年在县里出来，家下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直到除夕那晚，我这镇上开小押的汪家店里，想着我这座心爱的炉，出二十四两银子。分明是算定我节下没有些柴米，要来讨这巧。我说：“要我这个炉，须是三百两现银子，少一厘也成不的。就是当在那里，过半年也要一百两。像你这几两银子，还不够我烧炉买炭的钱哩！”那人将银子拿了回去。这一晚到底没有柴米。我和老妻两个，点了一枝蜡烛，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因将炉取在手内，指与邹吉甫看，道：“你看这上面包浆，好颜色！今日又恰好没有早饭米，所以方才在此摩弄这炉消遣日子，不想遇着你来。这些酒和菜都有了，只是不得有饭。”邹吉甫道：“原来如此！这便怎么样？”在腰间打开钞袋一寻，寻出二钱多银子，递与杨执中，道：“先生，你且快叫人去买几升米来，才好坐了说话。”杨执中将这银子，唤出老姬，拿个家伙到镇上籴米。不多时，老姬籴米回来，往厨下烧饭去了。

杨执中关了门来坐下，问道：“你说是今日那两个什么贵人来？”邹吉甫道：“老先生，你为盐店里的事累在县里，却是怎样得出来的？”杨执中道：“正是，我也不知。那日，县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来。我在县门口问，说是个姓晋的，具保状保我出来。我自己细想，不曾认得这位姓晋的。老爹，你到底在那里知道些影子的？”邹吉甫道：“那里是甚么姓晋的！这人叫做晋爵，就是娄太师府里，三少老爷的管家。少老爷弟兄两位，因在我这里听见你老先生的大名，回家就将自己银子兑出七百两上了库，叫家人晋爵具保状。这些事，先生回家之后，两位少老爷亲自到府上访了两次，先生难道不知道么？”杨执中恍然醒悟道：“是了，是了，这事被我这个老嫗所误！我头一次看打鱼回来，老嫗向我说：‘城里有一个姓柳的’，我疑惑是前日那个姓柳的原差，就有些怕会他。后一次又是晚上回家，他说：‘那姓柳的今日又来，是我回他去了。’说着也就罢了。如今想来，柳者，娄也，我那里猜的到是娄府？只疑惑是县里原差。”邹吉甫道：“你老人家因打这年把官司，常言道得好，‘三年被毒蛇咬了，如今梦见一条绳子也是害怕’。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这也罢了。因前日十二，我在娄府叩节，两位少老爷说到这话，约我今日同到尊府。我恐怕先生一时没有备办，所以带这点东西来，替你做个主人，好么？”杨执中道：“既是两公错爱，我便该先到城里去会他，何以又劳他来？”邹吉甫道：“既已说来，不消先去，候他来会便了。”

坐了一会，杨执中烹出茶来吃了。听得叩门声，邹吉甫道：“是少老爷来了，快去开门！”才开了门，只见一个稀醉的醉汉闯将进来，进门就跌了一交，扒起来，摸一摸头，向内里直跑。杨执中定睛看时，便是他第二个儿子杨老六，在镇上赌输了，又噶了几杯烧酒，噶的烂醉，想着来家问母亲要钱，再去

赌，一直往里跑。杨执中道：“畜生！那里去？还不过来见了邹老爹的礼！”那老六跌跌撞撞，作了个揖，就到厨下去了。看见锅里煮的鸡和肉喷鼻香，又闷着一锅好饭，房里又放着一瓶酒，不知是那里来的。不由分说，揭开锅，就要捞了吃。他娘劈手把锅盖盖了。杨执中骂道：“你又不害馋劳病！这是别人拿来的东西，还要等着请客！”他那里肯依，醉的东倒西歪，只是抢了吃。杨执中骂他，他还睁着醉眼，混回嘴。杨执中急了，拿火叉赶着，一直打了出来。邹老爹且扯劝了一回，说道：“酒菜，是候娄府两位少爷的。”那杨老六虽是蠢，又是酒后，但听见“娄府”，也就不敢胡闹了。他娘见他酒略醒些，撕了一只鸡腿，盛了一大碗饭，泡上些汤，瞒着老子递与他吃。吃罢，扒上床挺觉去了。

两公子直至日暮方到。蘧公孙也同了来。邹吉甫、杨执中迎了出去。两公子同蘧公孙进来，见是一间客座，两边放着六张旧竹椅子，中间一张书案。壁上悬的画，是楷书《朱子治家格言》，两边一副笺纸的联。上写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上面贴了一个报帖，上写：“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京报……”不曾看完，杨执中上来行礼奉坐，自己进去取盘子捧出茶来，献与各位。茶罢，彼此说了些闻声相思的话。

三公子指着报帖，问道：“这荣选是近来的信么？”杨执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曾被祸的时候有此事。只为当初无意中补得一个廩，乡试过十六七次，并不能挂名榜末。垂老得这一个教官，又要去递手本，行庭参，自觉得腰胯硬了，做不来这样的事。当初，力辞了患病不去，又要经地方官验病出结，费了许多周折。那知辞官未久，被了这一场横祸，受小人驱佞之欺！那时懊恼，不如竟到沭阳，也免得与狱吏为伍。若非三

先生、四先生相赏于风尘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则小弟这几根老骨头，只好痰死囹圄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报！”三公子道：“些须小事，何必挂怀！今听先生辞官一节，更足仰品高德重。”四公子道：“朋友原有通财之义，何足挂齿！小弟们还恨得知此事已迟，未能早为先生洗脱，心切不安。”杨执中听了这番话，更加钦敬。又和蘧公孙寒暄了几句。邹吉甫道：“二位少老爷和蘧少爷来路远，想是饿了。”杨执中道：“腐饭已经停当，请到后面坐。”

当下请在一间草屋内，是杨执中修葺的一个小小的书屋，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几树梅花，这几日天暖，开了两三枝。书房内满壁诗画，中间一副笺纸联，上写道：“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两公子看了，不胜叹息，此身飘飘如游仙境。杨执中捧出鸡肉酒饭，当下吃了几杯酒。用过饭，不吃了，撒了过去，烹茗清谈。谈到两次相访，被聋老妪误传的话，彼此大笑。两公子要邀杨执中到家盘桓几日。杨执中说：“新年略有俗务。三四日后，自当敬造高斋，为平原十日之饮。”谈到起更时候，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画在上面相似。两公子留连不忍相别。杨执中道：“本该留三先生、四先生草榻，奈乡下蜗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于是执手踏着月影，把两公子同蘧公孙送到船上，自同邹吉甫回去了。

两公子同蘧公孙才到家，看门的禀道：“鲁大老爷有要紧事请蘧少爷回去。来过三次人了。”蘧公孙慌回去。见了鲁夫人，夫人告诉说，编修公因女婿不肯做举业，心里着气。商量要娶一个如君，早养出一个儿子来，叫他读书，接进士的书香。夫人说年纪大了，劝他不必，他就着了重气。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小姐在旁，泪眼汪汪，只是叹气。

公孙也无奈何，忙走到书房去问候。陈和甫正在那里切脉。切了脉，陈和甫道：“老先生这脉息，右寸略见弦滑。肺为气之主，滑乃痰之征。总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悬魏阙，故尔忧愁抑郁，现出此症。治法当先以顺气怯痰为主。晚生每见近日医家嫌半夏燥，一遇痰症就改用贝母，不知用贝母疗湿痰反为不美。老先生此症，当用四君子加入二陈，饭前温服。只消两三剂，使其肾气常和，虚火不致妄动，这病就退了。”于是写立药方。一连吃了四五剂，口不歪了，只是舌根还有些强。陈和甫又看过了脉，改用一个丸剂的方子，加入几味扶风的药，渐渐见效。

蘧公孙一连陪伴了十多日，并不得闲。那日值编修公午睡，偷空走到娄府。进了书房门，听见杨执中在内口舌口舌而谈，知道是他已来了。进去作揖，同坐下。杨执中接着说道：“我方才说的，二位先生这样礼贤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个朋友，在萧山县山里住。这人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真乃“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三先生、四先生如何不要结识他？”两公子惊问：“那里有这样一位高人？”杨执中叠着指头，说出这个人来。只因这一番，有分教：相府延宾，又聚几多英杰；名邦胜会，能消无限壮心。不知杨执中说出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话说杨执中向两公子说：“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车载斗量，何足为重！我有一个朋友，姓权名勿用，字潜斋，是萧山县人，住在山里。此人若招致而来，与二位先生一谈，才见出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三公子大惊道：“既有这等高贤，我们为何不去拜访？”四公子道：“何不约定杨先生，明日就买舟同去？”

说着，只见看门人拿着红帖飞跑进来说道：“新任街道厅魏老爷上门，请二位老爷的安。在京带有大老爷的家书，说要见二位老爷，有话面禀。”两公子向蘧公孙道：“贤侄陪杨先生坐着，我们去会一会就来。”便进去换了衣服，走出厅上。那街道厅冠带着进来，行过了礼，分宾主坐下。两公子问道：“老父台几时出京荣任？还不曾奉贺，倒劳先施。”魏厅官道：“不敢。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领凭，当面叩见大老爷。带有府报在此，敬来请三老爷、四老爷台安。”便将家书双手呈送过来。三公子接过来拆开看了，将书递与四公子，向厅官道：“原来是为丈量的事。老父台初到任，就要办这丈量公事么？”厅官道：“正是。晚生今早接到上宪谕票，催促星宿丈量。晚生所以今日先来面禀二位老爷，求将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开示明白。晚生不日到那里叩过了头，便要传齐地保细细查看。”

恐有无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践，晚生还要出示晓谕。”四公子道：“父台就去的么？”厅官道：“晚生便在三四日内禀明上宪，各处丈量。”三公子道：“既如此，明日屈老父台舍下一饭。丈量到荒山时，弟辈自然到山中奉陪。”说着换过三遍茶。那厅官打了躬又打躬，作别去了。

两公子送了回来，脱去衣服到书房里，踌躇道：“偏有这许多不巧的事！我们正要去访权先生，却遇着这厅官来讲丈量。明日要待他一饭。丈量到先太保墓道，愚弟兄却要自走一遭，须有几时耽搁，不得到萧山去。为之奈何？”杨执中道：“二位先生可谓求贤若渴了！若是急于要会权先生，或者也不必定须亲往。二位先生竟写一书，小弟也附一札，差一位盛使，到山中面致潜斋，邀他来府一晤。他自当忻然命驾。”四公子道：“惟恐权先生见怪弟等傲慢。”杨执中道：“若不如此，府上公事是有的。过了此一事，又有事来，何日才得分身？岂不常悬此一段相思，终不能遂其愿！”蘧公孙道：“也罢。表叔要会权先生，得闲之日，却未可必。如今写书差的当人去，况又有杨先生的手书，那权先生也未必见外。”当下商议定了，备几色礼物，差家人晋爵的儿子宦成，收拾行李，带了书札、礼物往萧山。

这宦成奉着主命，上了杭州的船。船家见他行李齐整，人物雅致，请在中舱里坐。中舱先有两个戴方巾的坐着。他拱一拱手，同着坐下。当晚吃了饭，各铺行李睡下。次日行船无事，彼此闲谈。宦成听见那两个戴方巾的，说的都是些萧山县的话：下路船上，不论甚么人，彼此都称为“客人”。因开口问道：“客人，贵处是萧山？”那一个胡子客人道：“是萧山。”宦成道：“萧山有位权老爷，客人可认得？”那一个少年客人道：“我那里不听见有个甚么权老爷。”宦成道：“听见说，号叫

做潜斋的。”那少年道：“那个甚么潜斋？我们学里不见这个人。”那胡子道：“是他么？可笑的紧！”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说与你听：他在山里住，祖代都是务农的人，到他父亲手里，挣起几个钱来，把他送在村学里读书。读到十七八岁，那乡里先生没良心，就作成他出来应考。落后他父亲死了。他是个不中用的货，又不会种田，又不会作生意，坐吃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县考的复试也不曾。他从来肚里也莫有通过，借在个土地庙里，训了几个蒙童。每年应考混着过也罢了。不想他又倒运，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镇上盐店里一个伙计，姓杨的杨老头子来讨帐，住在庙里，呆头呆老，口里说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混话。他听见，就象神附着的发了疯，从此不应考了，要做个高人。自从高人一做，几个学生也不来了。在家穷的要命的，只在村坊上骗人过日子。口里动不动说：‘我和你至交相爱，分甚什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几句话，便是他的歌诀。”那少年的道：“只管骗人，那有这许多人骗？”那胡子道：“他那一件不是骗来的！同在乡里之间，我也不便细说。”因向宦成道：“你这位客人，却问这个人怎的？”宦成道：“不怎的，我问一声儿。”口里答应，心里自忖说：“我家二位老爷也可笑，多少大官大府来拜往。还怕不够相与！没来由老远的路，来寻这样混帐人家去做甚么？”正思付着，只见对面来了一只船。船上坐着两个姑娘，好像鲁老爷家采蘋秣妹两个。吓了一跳，连忙伸出头来看，原来不相干。那两人也就不同他谈了。

不多几日，换船来到萧山。招寻了半日，寻到一个山凹里。几间坏草屋，门上贴着白。敲门进去，权勿用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问了来意，留宦成在后面一间屋里，开

个稻草铺，晚间拿些牛肉、白酒与他吃了。次早写了一封回书，向宦成道：“多谢你家老爷厚爱。但我热孝在身，不便出门。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爷和杨老爷，厚礼权且收下。再过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我定到老爷们府上来会。管家，实是多慢了你，这两分银子权且为酒资。”将一个小纸包递与宦成。宦成接了道：“多谢权老爷。到那日，权老爷是必到府里来，免得小的主人盼望。”权勿用道：“这个自然。”送了宦成出门。

宦成依旧搭船，带了书子回湖州回复两公子。两公子不胜怅怅，因把书房后，一个大轩敞不过的亭子上，换了一匾，匾上写作“潜亭”，以示等权潜斋来往的意思。就把杨执中留在亭后一间房里住。杨执中老年痰火疾，夜里要人作伴，把第二个蠢儿子老六叫了来同住，每晚一醉是不消说。

将及一月，杨执中又写了一个字去，催权勿用。权勿用见了这字，收拾搭船来湖州。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换一件，左手掬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脚高步低的撞。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那路上却挤。他也不知道出城该走左首，进城该走右首，方不碍路。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摇。恰好有个乡里人在城里卖完了柴出来，肩头上横掬着一根尖扁担，对面一头撞将去，将他的个高孝帽子，横挑在扁担尖上。乡里人低著头走，也不知道，掬着走了。他吃了一惊，摸摸头上，不见了孝帽子。望见在那人扁担上，他就把手乱招，口里喊道：“那是我的帽子！”乡里人走的快，又听不见。他本来不会走城里的路，这时着了急，七手八脚的乱跑，眼睛又不看着前面。跑了一箭多路，一头撞到一顶轿子上，把那轿子里的官几乎撞了跌下来。那官大怒，问是甚么人，叫前面两个夜役一条链子锁起来。他又不服气，向着官指手画脚的乱吵。那官

落下轿子，要将他审问。夜役喝着叫他跪，他睁着眼不肯跪。这时街上围了六七十人，齐铺铺的看。

内中走出一个人来，头戴一顶武士巾，身穿一件青绢箭衣，几根黄胡子，两只大眼睛，走近前向那官说道：“老爷，且请息怒。这个人是在娄府请来的上客。虽然冲撞了老爷，若是处了他，恐娄府知道，不好看相。”那官便是街道厅老魏。听见这话，将就盖个喧，抬起轿子去了。

权勿用看那人时，便是他旧相识侠客张铁臂。张铁臂让他到一个茶室里坐下，叫他喘息定了，吃过茶，向他说道：“我前日到你家作吊，你家人说道，已是娄府中请了去了。今日为甚么独自一个在城门口闲撞？”权勿用道：“娄公子请我久了，我却是今日才要到他家去。”

当下两人一同来到娄府门上。看门的看见他穿着一身的白，头上又不戴帽子，后面领着一个雄赳赳的人，口口声声要会三老爷、四老爷。门上人问他姓名，他死不肯说，只说：“你家老爷已知道久了。”看门的不肯传，他就在门上大嚷大叫。闹了一会，说：“你把杨执中老爹请出来罢！”看门的没奈何，请出杨执中来。杨执中看见他这模样，吓了一跳，愁着眉道：“你怎的连帽子都弄不见了？”叫他权且坐在大门板凳上，慌忙走进去，取出一顶旧方巾来与他戴了，便问：“此位壮士是谁？”权勿用道：“他便是我时常和你说的，有名的张铁臂。”杨执中道：“久仰！久仰！”三个人一路进来，就告诉方才城门口这一番相闹的话。杨执中摇手道：“少停见了公子，这话不必提起了。”这日两公子都不在家。两人跟着杨执中竟到书房里，洗脸吃饭，自有家人管待。

晚间，两公子赴宴回家，来书房相会，彼此恨相见之晚。

指着潜亭与他看了，道出钦慕之意。又见他带了一个侠客来，更觉举动不同于众。又重新摆出酒来。权勿用首席，杨执中、张铁臂对席，两公子主位。席间，问起这号“铁臂”的缘故。张铁臂道：“晚生小时有几斤力气。那些朋友们和我赌赛，叫我睡在街心里把膀子伸着，等那车来，有心不起来让他。那牛车走行了，来的力猛，足有四五千斤，车轂恰好打从膀子上过，压着膀子了。那时晚生把膀子一挣，吉丁的一声，那车就过去了几十步远。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没有一个。所以众人就加了我这一个绰号。”三公子鼓掌道：“听了这快事，足可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杯来。”权勿用辞说：“居丧不饮酒。”杨执中道：“古人云：‘老不拘礼，病不拘礼。’我方才看见，肴馔也还用些，或者酒略饮两杯，不致沉醉，也还不妨。”权勿用道：“先生，你这话又欠考核了。古人所谓五荤者，葱、韭、芫荽之类，怎么不戒？酒是断不可饮的。”四公子道：“这自然不敢相强。”忙叫取茶来斟上。

张铁臂道：“晚生的武艺尽多，马上十八，马下十八，鞭、铜、鎗、锤，刀、枪、剑、戟，都还略有些讲究。只是一生性气不好，惯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汉。银钱到手，又最喜帮助穷人。所以落得四海无家，而今流落在贵地。”四公子道：“这才是英雄本色。”权勿用道：“张兄方才所说武艺，他舞剑的身段尤其可观，诸先生何不当面请教？”两公子大喜，即刻叫人，家里取出一柄松文古剑来，递与铁臂。铁臂灯下拨开，光芒闪烁。即便脱了上盖的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宝剑，走出天井。众客都一拥出来。两公子叫：“且住！快吩咐点起烛来。”一声说罢，十几个管家、小厮，每人手里执着一个烛奴，明晃晃点着蜡烛，摆列天井两边。张铁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许多身分来。舞到那酣畅的时候，

只见冷森森一片寒光，如万道银蛇乱掣，并不见个人在那里。但觉阴风袭人，令看者毛发皆竖。权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个铜盘，叫管家满贮了水，用手蘸着洒，一点也不得人。须臾，大叫一声，寒光陡散，还是一柄剑执在手里。看铁臂时，面上不红，心头不跳。众人称赞一番。直饮到四更方散，都留在书房里歇。自此，权勿用、张铁臂都是相府的上客。

一日，三公子来向诸位道：“不日要设个大会，遍请宾客游莺脰湖。”此时天气渐暖，权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着热了，思量当几钱银子，去买些蓝布，缝一件单直裰，好穿了做游莺脰湖的上客。自心里算计已定，瞒着公子，托张铁臂去当了五百文钱来，放在床上枕头边。日间在潜亭上眺望，晚里归房宿歇，摸一摸床头间，五百文一个也不见了。思量房里没有别人。只是杨执中的蠢儿子在那里混。因一直寻到大门门房里，见他正坐在那里说呆话，便叫道：“老六，和你说话。”老六已是 曠得烂醉了，问道：“老叔，叫我做甚么？”权勿用道：“我枕头边的五百钱，你可曾看见？”老六道：“看见的。”权勿用道：“那里去了？”老六道：“是下午时候，我拿出去赌钱输了。还剩百十来个在钞袋里，留着少刻买烧酒吃。”权勿用道：“老六，这也奇了！我的钱，你怎么拿去赌输了？”老六道：“老叔，你我原是一个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甚么彼此？”说罢，把头一掉，就几步跨出去了。把个权勿用气的眼睁睁，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说不出来的苦。自此，权勿用与杨执中彼此不合。权勿用说杨执中是个呆子，杨执中说权勿用是个疯子。三公子见他没有衣服，却又取出一件浅蓝绸直裰送他。

两公子请遍了各位宾客，叫下两只大船。厨役备办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个船上：一班唱清曲打粗细十番的，

又在一船。此时，正值四月中旬，天气清和，各人都换了单夹衣服，手持纨扇。这一次虽算不得大会，却也聚了許多人。在会的是：娄玉亭三公子、娄瑟亭四公子、蘧公孙马先夫、牛高士布衣、杨司训执中、权高士潜斋、张侠客铁臂、陈山人和甫。鲁编修请了不曾到。席间八位名士，带挈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真乃一时胜会！两边船窗四启，小船上奏着细乐，慢慢游到莺脰湖。酒席齐备，十几个阔衣高帽的管家，在船头上更番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洁，茶酒之清香，不消细说。饮到月上时分，两只船上点起五六十盏羊角灯，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乐声大作，在空阔处更觉得响亮，声闻十余里。两边岸上的人，望若神仙，谁人不羨？游了一整夜。

次早回来，蘧公孙去见鲁编修。编修公道：“令表叔在家，只该闭户做些举业，以继家声。怎么只管结交这样一班人？如此招摇豪横，恐怕亦非所宜。”次日，蘧公孙向两表叔略述一二。三公子大笑道：“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这个地位！”不曾说完，门上人进来禀说：“鲁大老爷开坊升了侍读。朝命已下，京报适才到了，老爷们须要去道喜。”蘧公孙听了这话，慌忙先去道喜。

到了晚间，公孙打发家人飞跑来说：“不好了！鲁大老爷接着朝命，正在合家欢喜，打点摆酒庆贺。不想痰病大发，登时中了脏，已不省人事了。快请二位老爷过去！”两公子听了，轿也等不得，忙走去看。到了鲁宅，进门听得一片哭声，知道已不在了。众亲戚已到，商量在本族亲房立了一个儿子过来，然后大殓治丧。蘧公孙哀毁骨立，极尽半子之谊。

又忙了几日，娄通政有家信到。两公子同在内书房商议写信到京。此乃二十四五，月色未上。两公子秉了一枝烛，对坐商议。到了二更半后，忽听房上瓦，一片声的响。一个人从屋檐上掉下来，满身血污，手里提了一个革囊。两公子烛下一看，便是张铁臂。两公子大惊道：“张兄，你怎么半夜里走进我的内室，是何缘故？这革囊里是甚么物件？”张铁臂道：“二位老爷请坐，容我细禀。我生平一个恩人，一个仇人。这仇人已衔恨十年，无从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级在此。这革囊里面是血淋淋的一颗人头。但我那恩人，已在这十里之外，须五百两银子去报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后，我的心事已了，便可以舍身为知己者用了。我想，可以措办此事，只有二位老爷。外此，那能有此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来求。如不蒙相救，即从此远遁，不能再相见矣！”遂提了革囊要走。

两公子此时已吓得心胆皆碎，忙拦住道：“张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处置？”张铁臂道：“这有何难？我略施剑术即灭其迹，但仓卒不能施行。候将五百金付去之后，我不过两个时辰即便回来，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药末，顷刻化为水，毛发不存矣。二位老爷可备了筵席，广招宾客，看我施为此事。”两公子听罢，大是骇然。弟兄忙到内里取出五百两银子，付与张铁臂。铁臂将革囊放在阶下，银子拴束在身，叫一声“多谢”！腾身而起，上了房檐，行步如飞。只听得一片瓦响，无影无踪去了。当夜万籁俱寂，月色初上，照着阶下革囊里血淋淋的人头。只因这一番，有分教：豪华公子，闭门休问世情；名士文人，改行访求举业。不知这人头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蘧马先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话说娄府两公子，将五百两银子送了侠客，与他报谢恩人，把革囊人头放在家里。两公子虽系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个人头，丢在内房阶下，未免有些焦心。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张铁臂他做侠客的人，断不肯失信于我。我们却不可做俗人。我们竟办几席酒，把几位知己朋友都请到了，等他来时，开了革囊，果然用药化为水，也是不容易看见之事。我们就同诸友做一个‘人头会’，有何不可？”三公子听了，到天明，吩咐办下酒席，把牛布衣、陈和甫、蘧公孙都请到，家里住的三个客是不消说。只说小饮，且不必言其所以然。直待张铁臂来时，施行出来，好让众位都吃一惊。

众客到齐，彼此说些闲话。等了三四个时辰不见来，直等到日中，还不见来。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这事就有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别处又有耽搁了。他革囊现在我家，断无不来之理。”看看等到下晚，总不来了。厨下酒席已齐，只得请众客上坐。这日天气甚暖，两公子心里焦躁：“此人若竟不来，这人头却往何外发放？”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来，家里太太闻见，不放心，打发人出来请两位老爷去看。二位老爷没奈何，才硬着胆开了革囊。一看，那里是甚么人头，只有六七斤一个猪头在里面。两公子面面相觑，不则一声，立

刻叫把猪头拿到厨下赏与家人们去吃。两公子悄悄相商，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仍旧出来陪客饮酒。

心里正在纳闷，看门的人进来禀道：“乌程县有个差人，持了县里老爷的帖，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叫见老爷，有话面禀。”三公子道：“这又奇了，有甚么话说？”留四公子陪着客，自己走到厅上，传他们进来。那差人进来磕了头，说道：“本官老爷请安。”随呈上一张票子和一角关文。三公子叫取烛来看，见那关文上写着：“萧山县正堂吴。为地棍奸拐事：案据兰若庵尼僧慧远，具控伊徒尼僧心远，被地棍权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查本犯未曾发觉之先，已自潜迹逃往贵治。为此移关，烦贵县查点来文事理，遣役协同来差访该犯潜踪何处，擒获解还敝县，以便审理究治。望速！望速！”看过，差人禀道：“小的本官上复三老爷，知道这人在府内。因老爷这里不知他这些事，所以留他。而今求老爷把他交与小的。他本县的差人现在外伺候。交与他带去，休使他知觉逃走了，不好回文。”三公子道：“我知道了，你在外面候着。”差人应诺出去了，在房里坐着。三公子满心惭愧，叫请了四老爷和杨老爷出来。二位一齐来到，看了关文和本县拿人的票子，四公子也觉不好意思。杨执中道：“三先生、四先生，自古道：‘蜂蚕入怀，解衣去赶。’他既弄出这样事来，先生们庇护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说，把他交与差人，等他自己料理去。”两公子没奈何。杨执中走进书房席上，一五一十说了。权勿用红着脸道：“真是真，假是假！我就同他去，怕甚么！”两公子走进来，不肯改常，说了些不平的话，又奉了两杯别酒，取出两封银子送作盘程。两公子送出大门，叫仆人替他拿了行李，打躬而别。那两个差人见他出了娄府，两公子已经进府，就把他一条链子锁去了。两公子因这两番事后，觉得意兴稍减。吩咐看门的：

“但有生人相访，且回他‘到京去了’。”自此闭门整理家务。

不多几日，蘧公孙来辞，说蘧太守有病，要回嘉兴去侍疾。两公子听见，便同公孙去候姑丈。及到嘉兴，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看来是个不起之病。公孙传着太守之命，托两公子替他接了鲁小姐回家。两公子写信来家，打发婢子去说，鲁夫人不肯。小姐明于大义，和母亲说了，要去侍疾。此时采蘋已嫁人去了，只有双红一个丫头做了赠嫁。叫两只大船，全副妆奁都搬在船上。来嘉兴，太守已去世了，公孙承重。鲁小姐上侍霜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条，亲戚无不称表。娄府两公子，候治丧已过，也回湖州去了。公孙居丧三载，因看见两个表叔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因把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诗话也不刷印送人了。服阙之后，鲁小姐头胎生的个小儿子已有四岁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公孙也在旁指点。却也心里想在学校中相与几个考高等的朋友谈谈举业。无奈，嘉兴的朋友都知道公孙是个做诗的名士，不来亲近他，公孙觉得没趣。

那日打从街上走过，见一个新书店里贴着一张整红纸的报帖，上写道：“本坊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凡有同门录，及朱卷赐顾者，幸认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坊不误。”公孙心里想道：“这原来是个选家，何不来拜他一拜？”急到家换了衣服，写个“同学教弟”的帖子，来到书坊。问道：“这里是马先生下处？”店里人道：“马先生在楼上。”因喊一声道：“马二先生，有客来拜。”楼上应道：“来了。”于是走下楼来。公孙看那马二先生时，身長八尺，形容甚伟，头戴方巾，身穿蓝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几根胡子。相见作揖让坐。马二先生看了帖子，说道：“尊名向在诗上见过。久仰！久仰！”公孙道：“先生来操选政，乃文章山

斗。小弟仰慕，晋已迟。”店里捧出茶来吃了。公孙又道：“先生便是处州学，想是高补过的。”马二先生道：“小弟补廩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公孙道：“遇合有时，下科一定是抡元无疑的了。”说了一会，公孙告别。马二先生问明了住处，明日就来回拜。公孙回家向鲁小姐说：“马二先生明日来拜。他是个举业当行，要备个饭留他。”小姐欣然备下。

次早，马二先生换了大衣服，写了回帖，来到蘧府。公孙迎接进来，说道：“我两人神交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赐顾，宽坐一坐，小弟备个家常饭，休嫌轻慢！”马二先生听罢欣然。公孙问道：“尊选程墨，是那一种文章为主？”马二先生道：“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弘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公孙道：“这是做文章了。请问批文章是怎样个道理？”马二先生道：“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为有益。将来拙选告成，送来细细请教。”

说着，里面捧出饭来，果是家常肴馔：一碗炖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大碗煨的稀烂的猪肉。马二先生食量颇高，举起箸来，向公孙道：“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这鱼且不必

动，倒是肉好。”当下吃了四碗饭，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里面听见，又添出一碗来，连汤都吃完了。抬开桌子，啜茗清谈。马二先生问道：“先生名门，又这般大才，久已该高发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孙道，“小弟因先君见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马二先生道：“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一席话，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又留他吃了晚饭，结为性命之交，相别而去。自此日日往来。

那日在文海楼彼此会着，看见刻的墨卷目录摆在桌上，上写着“历科墨卷持运”，下面一行刻着“处州马静纯上氏评选”。蘧公孙笑着向他说道：“请教先生，不知尊选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个名字与先生同选，以附骥尾？”马二先生正色道：“这个是有个道理的。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亏几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虚名，所以他们来请。难道先生这样大名还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两个，只可独站，不可合站，其中有个缘故。”公孙道：“是何缘故？”马二先生道：“这事不

过是名、利二者。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还有个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计，先生自想，也是这样算计。”说着，坊里捧出先生的饭来：一碗煨青菜，两个小菜碟。马二先生道：“这没菜的饭，不好留先生用，奈何？”蘧公孙道：“这个何妨？但我晓得，长兄先生也是吃不惯素饭的。我这里带的有银子。”忙取出一块来，叫店主人家的二汉买了一碗熟肉来。两人吃了，公孙别去。

在家里，每晚同鲁小姐课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倒先打发公孙到书房里去睡。双红这小丫头，在旁递茶递水，极其小心。他会念诗，常拿些诗来求讲，公孙也略替他讲讲。因心里喜他殷勤，就把收的王观察的个旧枕箱，把与他盛花儿、针线，又无意中把遇见王观察这一件事向他说了。不想宦成这奴才小时同他有约，竟大胆走到嘉兴，把这丫头拐了去。公孙知道，大怒，报了秀水县，出批文拿了回来。两口子看守在差人家，央人来求公孙，情愿出几十两银子，与公孙做丫头的身价，求赏与他做老婆。公孙断然不依。差人要带着宦成回官，少不得打一顿板子，把丫头断了回来，一回两回诈他的银子。宦成的银子使完，衣服都当尽了。

那晚在差人家，两口子商议，要把这个旧枕箱拿出去卖几十个钱来买饭吃。双红是个丫头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说道：“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爷的，想是值的银子多，几十个钱卖了岂不可惜！”宦成问：“是蘧老爷的？是鲁老爷的？”丫头道：“都不是。说这官比蘧太爷的官大多着哩！我也是听见姑爷说，这是一位王太爷，就接蘧太爷南昌的任。后来，这位王

太爷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宁王相与。宁王日夜要想杀皇帝，皇帝先把宁王杀了，又要杀这王太爷。王太爷走到浙江来，不知怎的又说皇帝要他这个箱子。王太爷不敢带在身边走，恐怕搜出来，就交与姑爷。姑爷放在家里闲着，借与我盛些花，不晓的我带了来。我想，皇帝都想要的东西，不知是值多少钱！你不见箱子里，还有王太爷写的字在上？”宦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这个箱子，必有别的缘故。这箱子能值几文！”

那差人一脚把门踢开，走进来骂道：“你这倒运鬼！放着这样大财不发，还在这里受瘟罪！”宦成道：“老爷，我有甚么财发？”差人道：“你这痴孩子！我要传授了，便宜你的狠哩！老婆白白送你，还可以发得几百银子财。你须要大大的请我，将来银子同我平分，我才和你说。”宦成道：“只要有银子，平分是罢了。请是请不起的，除非明日卖了枕箱子请老爷。”差人道：“卖箱子？还了得！就没戏唱了！你没有钱我借钱与你。不但今日晚里的酒钱，从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设法了来，总要加倍还我。”又道：“我竟在里面扣除，怕你拗到那里去？”差人即时拿出二百文买酒买肉，同宦成两口子吃，算是借与宦成的，记一笔帐在那里。吃着，宦成问道：“老爹说我有甚么财发？”差人道：“今日且吃酒，明日再说。”当夜猜三划五吃了半夜，把二百文都吃完了。

宦成这奴才吃了个尽醉，两口子睡到日中还不起。差人已是清晨出门去了，寻了一个老练的差人商议，告诉他如此这般：“事还是竟弄破了好，还是‘开弓不放箭’，大家弄几个钱有益？”被老差人一口大吡道：“这个事都讲破！破了还有个大风？如今只是闷着同他讲，不怕他不拿出钱来。还亏你当了这几十年的门户，利害也不晓得！遇着这样事，还要讲破，破你娘的头！”骂的这差人又羞又喜。慌跑回来，见宦成还不

曾起来，说道：“好快活！这一会像两个狗恋着。快起来，和你说话！”宦成慌忙起来出了房门。差人道：“和你到外边去说话。”两人拉着手，到街上一个僻静茶室里坐下。差人道：“你这呆孩子，只晓得吃酒吃饭，要同女人睡觉。放着这样一注大财不会发，岂不是‘如入宝山空手回！’”宦成道：“老爹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点你，你却不要过了庙不下雨。”

说着，一个人在门首过，叫了差人一声“老爹”，走过去了。差人见那人出神，叫宦成坐着，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只听得那人嘴里抱怨道：“白白给他打了一顿，却是没有伤，喊不得冤。待要自己做出伤来，官府又会验的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块砖头，凶神似的走上去，把头一打，打了一个大洞，那鲜血直流出来。那人吓了一跳，问差人道：“这是怎的？”差人道：“你方才说没有伤，这不是伤么？又不是自己弄出来的，不怕老爷会验，还不快去喊冤哩！”那人倒着实感激，谢了他，把那血用手一抹，涂成了个血脸，往县前喊冤去了。宦成站在茶室门一望，听见这些话，又学了一个乖。

差人回来，坐下说道：“我昨晚听见你当家的说，枕箱是那王太爷的。王太爷降了宁王，又逃走了，是个钦犯，这箱子便是个钦赃。他家里交结钦犯，藏着钦赃，若还首出来，就是杀头充军的罪。他还敢怎样你！”宦成听了他这一席话，如梦方醒。说道：“老爹，我而今就写呈去首。”差人道：“呆兄弟，这又没主意了。你首了，就把他一家杀个精光，与你也无益，弄不着他一个钱，况你又同他无仇。如今只消串出个人来，吓他一吓，吓出几百两银子来，把丫头白白送你做老婆，不要身价，这事就罢了。”宦成道：“多谢老爹费心。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当下还了茶钱，同走

出来。差人嘱咐道：“这话，到家在丫头跟前，不可露出一字。”宦成应诺了。从此，差人借了银子，宦成大酒大肉，且落得快活。

蘧公孙催着回官，差人只腾挪着混他：今日就说明日，明日就说后日，后日又说再迟三五日。公孙急了，要写呈子告差人。差人向宦成道：“这事却要动手了！”因问：“蘧小相平日可有一个相厚的人？”宦成道：“这却不知道。”回去问丫头，丫头道：“他在湖州相与的人多，这里却不曾见。我只听得有个书店里姓马的，来往了几次。”宦成将这话告诉差人。差人道：“这就容易了。”便去寻代书，写下一张出首叛逆的呈子，带在身边。到大街上，一路书店问去。问到文海楼，一直进去请马先生说话。马二先生见是县里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楼坐下。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蘧家蘧小相儿相与？”马二先生道：“这是我极好的弟兄。头翁，你问他怎的？”差人两边一望道：“这里没有外人么？”马二先生道：“没有。”把座子移近跟前，拿出这张呈子来，与马二先生看，道：“他家竟有这件事。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所以通个信给他早为料理，怎肯坏这个良心！”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问了备细，向差人道：“这事断断破不得！既承头翁好心，千万将呈子捺下。他却不在家，到坟上修理去了。等他来时商议。”差人道：“他今日就要递。这是犯关节的事，谁人敢探？”马二先生慌了道：“这个如何了得！”差人造：“先生，你一个‘子曰行’的人怎这样没主意？自古‘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只要破些银子，把这枕箱买了回来，这事便罢了。”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意！”当下锁了楼门，同差人到酒店里。马二先生做东，大盘大碗请差人吃着，商议此事。只因这一番，有分教：通都大邑，来了几位选家；僻壤穷乡，

出了一尊名士。毕竟差人要多少银子赎这枕箱，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秀才山洞遇神仙

话说马二先生在酒店里同差人商议，要替蘧公孙赎枕箱。差人道：“这奴才手里拿着一张首呈，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银子少了，他怎肯就把这钦赃放出来？极少也要三二百银子。还要我去拿话吓他：“这事弄破了，一来与你无益；二来钦案官司，过司由院，一路衙门你都要跟着走。你自己算计，可有这些闲钱陪着打这样的恶官司？”是这样吓他，他又见了几个冲心的钱，这事才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来报信。我也只愿得无事，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才妙。你先生请上裁！”马二先生摇头道：“二三百两是不能。不要说他现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设法，就是他在家里，虽然他家太爷做了几任官，而今也家道中落，那里一时拿的许多银子出来？”差人道：“既然没有银子，他本人又不见面，我们不要耽误他的事。把呈子丢还他，随地去闹罢了！”马二先生道：“不是这样说。你同他是个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睁睁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来，这就不成个朋友了。但是要做的来。”差人道：“可又来！你要做的来，我也要做的来！”

马二先生道：“头翁，我和你从长商议。实不相瞒，在此选书，东家包我几个月。有几两银子束脩，我还要留着些用。他这一件事，劳你去和宦成说。我这里将就垫二十两银子把与

他，他也只当是拾到的，解了这个冤家罢！”差人恼了道：“这个正合着古语‘瞒天讨价，就地还钱’。我说二三百银子，你就说二三十两，戴着斗笠亲嘴，差着一帽子。怪不得人说你们‘诗云子曰’的人难讲话。这样看来，你好像‘老鼠尾巴上害疖子，出脓也不多’，倒是我多事，不该来惹这婆子口舌！”说罢，站起身来谢了扰，辞别就往外走。马二先生拉住道：“请坐再说，急怎的？我方才这些话，你道我不出本心么？他其实不在家，我又不是先知了风声，把他藏起和你讲价钱。况且你们一块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蘧公孙是甚么慷慨脚色！这宗银子，知道他认不认？几时还我？只是由着他弄出事来，后日懊悔迟了。总之，这件事，我也是个旁人，你也是个旁人。我如今认些晦气，你也要极力帮些。一个出力，一个出钱，也算积下一个莫大的阴功。若是我两人先参差着，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差人道：“马老先生，而今这银子，我也不问是你出，是他出，你们原是‘毡袜裹脚靴’。但须要我效劳的来，老实一句，‘打开板壁讲亮话’，这事，一些半些，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做不来。没有三百，也要二百两银子才有商议。我又不要你十两五两，没来由把难题目把你做怎的？”

马二先生见他这话说顶了真，心里着急，道：“头翁，我的束脩，其实只得一百两银子，这些时用掉了几两，还要留两把作盘费到杭州去。挤的干干净净，抖了包，只挤出九十二两银子来，一厘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处去拿与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内，听凭你搜，若搜出一钱银子来，你把我当人。就是这个意思，你替我维持去。如断然不能，我也就没办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差人道：“先生，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岂可人不留个相与！只是这行瘟的奴才头高，不知

可说的下去？”又想一想道：“我还有个主意，又合着古语说，‘秀才人情纸半张’。现今丫头已是他拐到手了，又有这些事，料想要不回来。不如趁此就写一张婚书，上写收了他身价银一百两，合着你这九十多，不将有二百之数？这分明是有名无实的，却塞得住这小厮的嘴。这个计较何如？”马二先生道：“这也罢了。只要你做的来，这一张纸何难？我就可以做主。”当下说定了。店里会了账，马二先生回到下处候着。

差人假作去会宦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楼。马二先生接到楼上。差人道：“为这件事，不知费了多少唇舌。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定要一千八百的乱说，说他家值多少，就该给他多少。落后我急了，要带他回官，说：‘先问了你这奸拐的罪，回过老爷，把你纳在监里，看你到那里去出首！’他才慌了，依着我。我把他枕箱先赚了来，现放在楼下店里。先生快写起婚书来，把银子兑清。我再打一个禀帖销了案，打发这奴才走清秋大路，免得又生出枝叶来。”马二先生道：“你这赚法甚好，婚书已经写下了。”随即同银子交与差人。差人打开看，足足九十二两。把箱子拿上楼来，交与马二先生，拿着婚书、银子去了。

回到家中，把婚书藏起，另外开了一篇细帐，借贷吃用，衙门使费，共开出七十多两。只剩了十几两银子递与宦成。宦成嫌少，被他一顿骂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着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盖，怕老爷不会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骗一个老婆，又骗了许多银子，不讨你一声知感，反问我找银子来！我如今带你去回老爷，先把你这奸情事打几十板子。丫头便传蘧家领去，叫你吃不了的苦兜着走！”宦成被他骂得闭口无言，忙收了银子，千恩万谢，领看双红，往他州外府寻生意去了。

蘧公孙从坟上回来，正要去问差人，催着回官。只见马二先生来候，请在书房坐下。问了些坟上的事务，慢慢说到这件事上来。蘧公孙初时还含糊。马二先生道：“长兄，你这事还要瞒我么？你的枕箱现在我下处楼上。”公孙听见枕箱，脸便飞红了。马二先生遂把差人怎样来说，我怎样商议，后来怎样怎样，“我把选书的九十几两银子给了他，才买回这个东西来。而今幸得平安无事。就是我这一项银子，也是为朋友上一时激于意气，难道就要你还？但本得不告诉你一遍。明日叫人到我那里，把箱子拿来，或是劈开了，或是竟烧化了，不可再留着惹事！”

公孙听罢大惊，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间，把马二先生擦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请他坐在书房里，自走进去，如此这般，把方才这些话与乃眷鲁小姐。又道：“像这样的，才具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气、有肝胆、相与了这样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娄家表叔，结交了多少人，一个个出乖露丑，若听见这样话，岂不羞死！”鲁小姐也着实感激，备饭留马二先生吃过，叫人跟去，将箱子取来毁了。”

次日，马二先生来辞别，要往杭州。公孙道：“长兄先生，才得相聚，为甚么便要去？”马二先生道：“我原有杭州选书。因这文海楼请我来选这一部书，今已选完，在此就没事了。”公孙道：“选书已完，何不搬来我小斋住着，早晚请教？”马二先生道：“你此时还不是养客的时候。况且杭州各书店里等着我选考卷，还有些未了的事，没办法，只得要去。倒是先生得闲，来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公孙不能相强，要留他办酒席饯行。马二先生道：“还要到别的朋友家告别。”说罢去了，公孙送了出来。

到次日，公孙封了二两银子，备了些薰肉、小菜，亲自到

文海楼来送行，要了两部新选的墨卷回去。

马二先生上船，一直来到断河头。问文楼的书坊，乃是文海楼一家。到那里去住，住了几日，没有甚么文章选。腰里带了几个钱，要到西湖上走走。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

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因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那些卖酒的青帘高扬，卖茶的红炭满炉。士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也有模样生的好一些的，都是一个大团白脸，两个大高颧骨。也有许多疤、麻、疥、癩的。一顿饭时，就来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搨着一把伞，手里拿着一个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

吃完了出来，看见西湖沿上柳阴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一个脱去元色外套，换了一件水田披风；一

个脱去天青外套，换了一件玉色绣的八团衣服；一个中年的脱去宝蓝缎衫，换了一件天青缎二色金的绣衫。那些跟从的女客，十几个人，也都换了衣裳。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个丫环，手持黑纱团香扇，替他遮看日头，缓步上岸。那头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远；裙上环佩，叮叮当当的响。马二先生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

往前走过了六桥，转个弯，便像些村乡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间走了一二里多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走路的，问道：“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那人道：“转过去便是净慈、雷峰，怎么不好顽？”马二先生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见一座楼台，盖在水中间，隔着一道板桥。马二先生从桥上走过去，门口也是个茶室。吃了一碗茶。里面的门锁着，马二先生要进去看。管门的问他要了一个钱，开了门，放进去。里面是三间大楼，楼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马二先生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拜毕起来，定一定神，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旁边有个花园，卖茶的人说，是布政司房里的人在此请客，不好进去。那厨房却在外面，那热腾腾的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

出来过了雷峰，远远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着琉璃瓦，曲曲折折无数的朱红栏杆。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一个直匾，金字，上写着“敕赐净慈禅寺”。山门旁边一个小门，马二先生走了进去。一个大宽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砖。才进二道山门，两边廊上，都是几十层极高的阶级。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都穿的是锦绣衣服，风吹起来，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

鼻子。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大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上面一个横匾，金书“南屏”两字）吃了一碗茶。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桔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二先生也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因为走多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

第三日起来，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吴山，就在城中。马二先生走不多远，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几十层阶级，走了上去。横过来，又是几十层阶级，马二先生一气走上，不觉气喘。看见一个大庙，门前卖茶，吃了一碗。进去见是吴相国伍公之庙，马二先生作了个揖，逐细的把匾联看了一遍。又走上去，就像没有路的一般。左边一个门，门上钉着一个匾，匾上“片石居”三个字，里面也想是个花园，有些楼阁。马二先生步了进去，看见窗棂关着。马二先生在门外望里张了一张，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摆着一座香炉，众人围着，像是请仙的意思。马二先生想道：“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站了一会，望见那人磕头起来，旁边人道：“请了一个才女来了。”马二先生听了暗笑。又一会，一个问道：“可是李清照？”又一个问道：“可是苏若兰？”又一个拍手道：“原来是朱淑真！”马二先生道：“这些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

又转过两个弯，上了几层阶级。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宇，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屋后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那房子，也有卖酒的、也有卖耍货的、也有卖饺儿的、

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茶的、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马二先生正走着，见茶铺子里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见有卖的蓑衣饼，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走上去，一个大庙甚是巍峨，便是城隍庙。他便一直走进去，瞻仰了一番。

过了城隍庙，又是一个弯。又是一条小街，街上酒楼、面店都有。还有几个簇新的书店，店里贴着报单，上写：“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程墨持运》于此发卖”。马二先生见了欢喜，走进书店坐坐，取过一本来看看，问个价钱。又问：“这书可还行？”书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时，那里比得古书？”

马二先生起身出来，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往上走。过这一条街，上面无房子了，是极高的个山冈。一步步上去，走到山冈上，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无风，水平如镜。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那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马二先生心旷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见一个大庙门，摆着茶桌子卖茶。马二先生两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两边一望：一边是江，一边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又遥见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隐忽现。马二先生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吃了两碗茶，肚里正饿，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饭。恰好一个乡里人捧着许多烫面薄饼来卖，又有一篮子煮熟的牛肉。马二先生大喜，买了几十文饼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尽兴一吃。

吃得饱了，自思趁着饱再上去。走上一箭多路，只见左边

一条小径，榛莽蔓草，两边拥塞。马二先生照着这条路走去，见那玲珑怪石，千奇万状，钻进一个石罅，见壁上多少名人题咏。马二先生也不看他，过了一个小石桥，照着那极窄的石磴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庙，又有一座石桥，甚不好走。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过桥去，见是个小小的祠宇，上有匾额，写着“丁仙之祠”。马二先生走进去，见中间塑一个仙人，左边一个仙鹤，右边竖着一座一十个字的碑。马二先生见有签筒，思量：“我困在此处，何不求个签，问问吉凶？”正要上前展拜，只听得背后一人道：“若要发财，何不问我？”马二先生回头一看，见祠门口立着一个人，身長八尺，头戴方巾，身穿茧绸直裰，左手自理着腰里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部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只因遇着这个人，有分教：慷慨仗义，银钱去而复来；广结交游，人物久而愈盛。毕竟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话说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签。后面一人叫一声“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回头一看，那人像个神仙，慌忙上前施礼道：“学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但与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便知学生姓马？”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识君？’先生既遇着老夫，不必求签了。且同到敝寓谈谈。”马二先生道：“尊寓在那里？”那人指道：“就在此处，不远。”当下携了马二先生的手，走出丁仙祠。却是一条平坦大路，一块石头也没有。未及一刻功夫，已到了伍相国庙门口。马二先生心里疑惑：“原来有这近路，我方才走错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缩地腾云之法，也不可。来到庙门口，那人道：“这便是敝寓，请进去坐！”

那知这伍相国殿后，有极大的地方，又有花园。园里有五间大楼，四面窗子望江望湖。那人就住在这楼上，邀马二先生上楼，施礼坐下。那人四个长随，齐齐整整，都穿着绸缎衣服，每人脚下一双新靴，上来小心献茶。那人吩咐备饭，一齐应诺下去了。马二先生举眼一看，楼中间挂着一张匹纸，上写冰盘大的二十八个大字，一首绝句诗道：“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清吟过十洲。”

后面一行写“天台洪憨仙题”。马二先生看过《纲鉴》，

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屈指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还在，一定是个神仙无疑。因问道：“这佳作是老先生的？”

那仙人道：“‘憨仙’便是贱号。偶尔遣兴之作，颇不足观。先生若爱看诗句，前时在此，有同抚台、藩台及诸位当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诗，取来请教。”便拿出一个手卷来。马二先生放开一看，都是各当事人的亲笔。一递一首，都是七言律诗，咏的西湖上的景，图书新鲜。着实赞了一回，收递过去。捧上饭来：一大盘稀烂的羊肉、一盘糟鸭、一大碗火腿虾圆杂烩、又是一碗清汤。虽是便饭，却也这般热闹。马二先生腹中尚饱，因不好辜负了仙人的意思，又尽力的吃了一餐。撤下家伙去。

洪憨仙道：“先生久享大名，书坊敦请不歇，今日因甚闲暇，到这祠里来求签？”马二先生道：“不瞒老先生说，晚学今年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送了几十金，却为一个朋友的事，垫用去了。如今来到此处，虽住在书坊里，却没有甚么文章选。寓处盘费已尽，心里纳闷，出来闲走走。要在这仙祠里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机会？谁想遇着老先生，已经说破晚生心事，这签也不必求了。”洪憨仙道：“发财也不难，但大财须缓一步。目今权且发个小财，好么？”马二先生道：“只要发财，那论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甚么道理？”洪憨仙沉吟了一会，说道：“也罢，我如今将些须物件送与先生，你拿到下处去试一试。如果有效验，再来问我取讨。如不相干，别作商议。”因走进房内，床头边摸出一个包子来打开，里面有几块黑煤，递与马二先生道：“你将这东西拿到下处，烧起一炉火来，取个罐子，把他顿在上面，看成些甚么东西，再来和我说。”

马二先生接着，别了憨仙，回到下处。晚间，果然烧起一炉火来，把罐子顿上。那火支支的响了一阵，取罐倾了出来，竟是一锭细丝纹银。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连倾了六七罐，倒

出六七锭大纹银。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当夜睡了。

次日清早，上街到钱店里去看。钱店都说是十足纹银。随即换了几千钱，拿回下处来。马二先生把钱收了，赶到洪憨仙下处来谢。憨仙已迎出门来道：“昨晚之事如何？”马二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这般，告诉憨仙，倾出多少纹银。憨仙道：“早哩！我这里还有些，先生再拿去试试！”又取出一个包子来，比前有三四倍，送与马二先生。又留着吃过饭。

别了回来，马二先生一连在下处住了六七日。每日烧炉、倾银子，把那些黑煤都倾完了，上戥子一秤，足有八九十两重。马二先生欢喜无限，一包一包收在那里。

一日，憨仙来请说话，马二先生走来，憨仙道，“先生，你是处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桑里。今日有个客来拜我，和你要认作中表弟兄，将来自有一番交际。断不可误！”马二先生道：“请问，这位尊客是谁？”憨仙道：“便是这城里胡尚书家三公子，名缜，字密之。尚书公遗下宦囊不少。这位公子却有钱痴，思量多多益善，受学我这烧银之法。眼下可以拿出万金来，以为炉火药物之费。但此事须一居间之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况在书坊操选，是有踪迹可寻的人，他更可以放心。如今相会过，订了此事。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后，成了‘银母’。凡一切铜、锡之物，点着即成黄金，岂止数十百万？我是用他不着。那时告别还山，先生得这‘银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

马二先生见他这般神术，有甚么不信？坐在下处，等了胡三公子来。三公子同憨仙施礼，便请问马二先生：“贵乡贵姓？”憨仙道：“这是舍弟，各书坊所贴，处州马纯上先生选《三科程墨》的便是。”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礼坐下。三公子举眼一看，见憨仙人物轩昂，行李华丽，四个长随轮流献茶，又

有选家马先生是至戚，欢喜放心之极，坐了一会，去了。次日，憨仙同马二先生坐轿子回拜胡府。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新选的墨卷。三公子留着谈了半日，回到下处。顷刻，胡家管家来下请帖两副：一副写洪太爷，一副写马老爷。帖子上是：“明日湖亭一卮小集，候教。胡缜拜订。”持帖人说道：“家老爷拜上太爷：席设在西湖花港御书楼旁园子里，请太爷和马老爷明日早些。”憨仙收下帖子。

次日，两人坐轿来到花港。园门大开，胡三公子先在那里等候。两席酒，一本戏，吃了一日。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独自一个看着别人吃酒席，今日恰好人请我也在这里。”当下极丰盛的酒馔、点心，马二先生用了一饱。胡三公子约定，三五日再请到家，写立合同，央马二先生居间。然后打扫家用花园，以为丹室。先兑出一万银子，托憨仙修制药物，请到丹室内住下。三人说定，到晚席散。马二先生坐轿竟回文翰楼。

一连四天，不见憨仙差人来请，便走去看他。一进了门，见那几个长随不胜慌张。问其所以，憨仙病倒了，症候甚重。医生说脉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药。马二先生大惊，急上楼进房内去看，已是淹淹一息，头也抬不起来。马二先生心好，就在这里相伴，晚间也不回去。

挨过两日多，那憨仙寿数已尽，断气身亡。那四个人慌了手脚，寓处掬一掬，只得四五件绸缎衣服，还当得几两银子，其余一无所有。几个箱子都是空的。这几个人也并非长随，是一个儿子、两个侄儿、一个女婿，这时都说出来。马二先生听在肚里，替他着急。此时棺材也不够买。马二先生有良心，赶着下处去取了十两银子来，与他们料理。儿子守着哭泣，侄子上街买棺材。女婿无事，同马二先生到间壁茶馆里谈谈。

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个活神仙，今年活了三百多岁，怎么忽然又死起来？”女婿道：“笑话！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岁，那里有甚么三百岁？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个不守本分，惯弄玄虚。寻了钱，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这一个收场。不瞒老先生说，我们都是买卖人，丢着生意同他做这虚头事。他而今直脚去了，累我们讨饭回乡，那里说起！”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床头间，有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烧起炉来，一倾就是纹银。”女婿道：“那里是甚么‘黑煤’！那就是银子，用煤煤黑了的。一下了炉，银子本色就现出来了。那原是个做出来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没了用了。”马二先生道：“还有一说，他若不是神仙，怎的在丁仙祠见我的时候，并不曾认得我，就知我姓马？”女婿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来，看见你坐在书店看书。书店问你尊姓，你说：‘我就是书面上马甚么。’他听了知道的。世间那里来的神仙！”

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来结交我，是要借我骗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时运高，不得上算。”又想到：“他亏负了我甚么？我到底该感激他。”当下回来，候着他装殓，算还庙里房钱，叫脚子抬到清波门外厝着。马二先生备个牲醴、纸钱，送到厝所，看着用砖砌好了。剩的银子，那四个人做盘程，谢别去了。

马二先生送殡回来，依旧到城隍山吃茶。忽见茶室旁边添了一张小桌子，一个少年坐着拆字。那少年虽则瘦小，却还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摆着字盘笔砚，手里却拿着一本书看。马二先生心里诧异，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来就是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马二先生竟走到桌旁板凳上坐下。那少年丢下文章，问道：“是要拆字的？”马二先生道：“我走倒了，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请坐！我去取茶来。即向茶室

里开了一碗茶，送在马二先生跟前，陪着坐下。马二先生见他乖觉，问道：“长兄，你贵姓？可就是这本城人？那少年又看见他戴着方巾，知道是学里朋友，便道：“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温州府乐清县住。”马二先生见他戴顶破帽，身穿一件单布衣服、甚是蓝缕，因说道：“长兄，你离家数百里来省做这件道路，这事是寻不出大钱来的，连糊口也不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你这般勤学，想也是个读书人。那少年道：“晚生今年二十二岁，还不曾娶过妻子。家里父母俱存。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是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去年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来省城，在柴行里记帐。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不得回家，我就流落在此。前日一个家乡人来，说我父亲在家有病。于今不知个存亡，是这般苦楚。”说着，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了下来。马二先生着实恻然，说道：“你且不要伤心！你尊讳尊字是甚么？”那少年收泪道：“晚生叫匡迥，号超人。还不曾请问先生仙乡贵姓。”马二先生道：“这不必问。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马纯上’就是我了。”匡超人听了这话，慌忙作揖，磕下头去。说道：“晚生真乃‘有眼不识泰山’！”马二先生忙还了礼，说道：“快不要如此！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这拆字到晚也有限了，长兄何不收了，同我到下处谈谈？”匡超人道：“这个最好。先生请坐，等我把东西收了。”当下将笔砚纸盘收了，做一包背着，同桌案寄在对门庙里，跟马二先生到文瀚楼。

马二先生到文瀚楼，开了房门坐下。马二先生问道：“长兄，你此时心里，可还想着读书上进？还想着家去看看尊公么？”匡超人见问这话，又落下泪来，道：“先生，我现今衣食缺少，还拿甚么本钱想读书上进？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亲在家患病，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所以，几回

自心里恨极，不如早寻一个死处！”马二先生劝道：“快不要如此！只你一点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动了。你且坐下，我收拾饭与你吃。”当下留他吃了晚饭，又问道：“比如长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须得多少盘程？”匡超人道：“先生，我那里还讲多少？只这几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我难道还想坐山轿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饭食少两餐也罢。我只要到父亲跟前，死也瞑目！”马二先生道：“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这里住一夜，慢慢商量。”到晚，马二先生又问道：“你当时读过几年书？文章可曾成过篇？”匡超人道：“成过篇的。”马二先生笑着，向他说：“我如今大胆出个题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笔下可望得进学？这个使得么？”匡超人道：“正要请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马二先生道：“说那里话！我出一题，你明日做。”说罢，出了题，送他在那边睡。

次日，马二先生才起来，他文章已是停停当当送了过来。马二先生喜道：“又勤学，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将文章按在桌上，拿笔点着，从头至尾，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与他。他作揖谢了要去。马二先生道：“休慌！你在此终不是个长策，我送你盘费回去。”匡超人道：“若蒙资助，只借出一两银子就好了。”马二先生道：“不然，你这一到家，也要些须有个本钱奉养父母，才得有功夫读书。我这里竟拿十两银子与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请医生看你尊翁的病。”当下開箱子，取出十两一封银子，又寻了一件旧棉袄、一双鞋，都递与他，道：“这银子，你拿家去；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

匡超人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君欲拜为盟兄，将来诸事，还要照顾。只是

大胆，不知长兄可肯容纳？”马二先生大喜，当下受了他两拜，又同他拜了两拜，结为兄弟。留他在楼上，收拾菜蔬替他饯行。吃着，向他说道：“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立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贤弟，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这便是曾子的‘养志’。假如时运不好，终身不得中举，一个廩生是挣的来的。到后来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我是百无一能，年纪又大了。贤弟，你少年英敏，可细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宦途相见。”说罢，又到自己书架上，细细检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说道：“这都是好的，你拿去读下。”匡超人依依不舍，又急于要家去看父亲，只得洒泪告辞。马二先生携着手，同他到城隍山旧下处，取了铺盖，又送他出清波门，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马二先生辞别，进城去了。

匡超人过了钱塘江，要搭温州的船。看见一只船正走着，他就问：“可带人？”船家道：“我们是抚院大人差上郑老爹的船，不带人的。”匡超人背着行李正待走，船窗里一个白须老者道：“驾长，单身客人，带着也罢了！添着你买酒吃。”船家道：“既然老爹吩咐，客人你上来罢！”把船撑到岸边，让他下了船。匡超人放下行李，向老爹作了揖。看见舱里三个

人：中间郑老爹坐着，他儿子坐在旁边，这边坐着一个外府的客人。郑老爹还了礼，叫他坐下。匡超人为人乖巧，在船上不拿强拿，不动强动，一口一声只叫“老爹”。那郑老爹甚是欢喜，有饭叫他同吃。饭后行船无事，郑老爹说起：“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这温州姓张的弟兄三个，都是秀才，两个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儿子，在家打吵。吵的父亲急了，出首到官。他两弟兄在府、县都用了钱，倒替他父亲做了假哀怜的呈子，把这事销了案。亏得学里一位老师爷持正不依，详了我们大人衙门。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温州提这一干人犯去。那客人道：“这一提了来审实，府、县的老爷不都有碍？”郑老爹道：“审出真情，一总都是要参的！”匡超人听见这话，自心里叹息：“有钱的，不孝父母；像我这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过了两日，上岸起早，谢了郑老爹。郑老爹饭钱一个也不问他要，他又谢了。一路晓行夜宿，来到自己村庄，望见家门。只因这一番，有分教：敦伦修行，终受当事之知，实至名归，反作终身之玷。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话说匡超人望见自己家门，心里欢喜，两步做一步，急急走来敲门。母亲听见是他的声音，开门迎了出来，看见道：“小二，你回来了？”匡超人道：“娘，我回来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他娘捏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下心。向他说道：“自从你跟了客人去后，这一年多，我的肉身时刻不安。一夜，梦见你掉在水里，我哭醒来。一夜，又梦见你把腿跌折了。一夜，又梦见你脸上生了一个大疙瘩，指与我看，我替你拿手拈，总拈不掉。一夜，又梦见你来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梦见你头戴纱帽，说做了官。我笑着说：‘我一个庄农人家那有官做？’旁一个人道：‘这官不是你儿子。你儿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我又哭起来，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他也罢！’就把这句话哭着，吆喝醒了，把你爹也吓醒了。你爹问我，我一五一十把这梦告诉你爹，你爹说我想痴了。不想就在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半边身子动不得，而今睡在房里。”

外边说着话，他父亲匡太公在房里已听见儿子回来了。登时那病就轻松些，觉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声“爹，儿子回来了！”上前磕了头。太公叫他坐在床沿上，细细

告诉他这得病的缘故。说道：“自你去后，你三房里叔子，就想着我这个屋。我心里算计也要卖给他。除另寻屋，剩几两房价，等你回来做个小本生意。旁人向我说：‘你这屋是他屋边屋。他谋买你的，须要他多出几两银子。’那知他有钱的人，只想便宜，岂但不肯多出钱，照时值估价还要少几两。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锅，要杀我的巧。我赌气不卖给他，他就下一个毒，串出上手业主，拿原价来赎我的。业主，你晓得的，还是我的叔辈。他倚恃尊长，开口就说：“本家的产业是卖不断的。”我说：“就是卖不断，这数年的修理，也是要认我的。”他一个钱不认，只要原价回赎。那日在祠堂里彼此争论，他竟把我打起来。族间这些有钱的，受了三房里嘱托，都偏为着他，倒说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没中用，说了几句‘道三不着两’的话。我着了这口气，回来就病倒了。自从我病倒，日用益发艰难。你哥听着人说，受了原价，写过退据与他。那银子零星收来，都花费了。你哥看见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吃。我想，又没有家私给他，自挣自吃，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每早挑着担子，在各处赶集，寻的钱两口子还养不来。我又睡在这里，终日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间壁又要房子翻盖，不顾死活，三五天一回人来催，口里不知多少闲话。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着，一场两场的哭！”匡超人道：“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静静的养好了病。我在杭州，亏遇着一个先生，他送了我十两银子。我明日做起个小生意，寻些柴米过日子。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

母亲走进来叫他吃饭，他跟了走进厨房，替嫂子作揖。嫂子倒茶与他吃，吃罢，又吃了饭。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盘程钱，买了一只猪蹄来家煨着，晚上与太公吃。买了回来，恰好他哥子挑着担子进门，他向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

告诉了些家里的苦楚。他哥子愁着眉道：“老爹而今有些害发了，说的话‘道三不着两’的。现今人家催房子，挨着总不肯出，带累我受气。他疼的是你。你来家早晚说着他些。”说罢，把担子挑到房里去。匡超人等菜烂了，和饭拿到父亲面前，扶起来坐着。太公因儿子回家心里欢喜，又有些荤菜，当晚那菜和饭也吃了许多。剩下的，请了母亲同哥进来，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吃了晚饭。太公看着欢喜，直坐到更把天气，才扶了睡下。匡超人将被单拿来，在太公脚跟头睡。

次日清早起来，拿银子到集上买了几口猪养在圈里，又买了斗把豆子。先把猪肩出一个来杀了，烫洗干净，分肌劈理的卖了一早晨。又把豆子磨了一厢豆腐，也都卖了。

钱拿来放在太公床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见太公烦闷，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卖的各样的吃食东西，又听得各处的笑话，曲曲折折细说与太公听。太公听了也笑。太公过了一会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进来！”母亲忙走进来，正要替太公垫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这样出了。像这布垫在被窝里，出的也不自在。况每日要洗这布，娘也怕熏的慌，不要熏伤了胃气。”太公道：“我站的起来出恭倒好了！这也是没奈何。”匡超人道：“不要站起来，我有道理。”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着肩上。让太公睡的安安稳稳，自在出过恭，把太公两腿扶上床，仍旧直过来。又出的畅快，被窝里又没有臭气。他把板凳端开，瓦盆拿出去倒了，依旧进来坐着。

到晚，又扶太公坐起来吃了晚饭。坐一会，伏侍太公睡下，

盖好了被，他便把省里带来的一个大铁灯盏装满了油，坐在太公旁边，拿出文章来念。太公睡不着，夜里要吐痰、吃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读到四更鼓。太公叫一声，就在跟前。太公夜里要出恭，从前没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儿子在旁伺候，夜里要出就出。晚饭也放心多吃几口。匡超人每夜四鼓才睡，只睡一个更头，便要起来杀猪、磨豆腐。

过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带了一个小鸡子，在嫂子房里煮着，又买了一壶酒，要替兄弟接风。说道：“这事不必告诉老爹罢。”匡超人不肯，把鸡先盛了一碗送与父母，剩下的兄弟两人在堂里吃着。恰好三房的阿叔过来催房子，匡超人丢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来了。穿的恁厚敦敦的棉袄，又在外边学得恁知礼，会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几日，事忙，还不曾来看得阿叔，就请坐下吃杯便酒罢。”阿叔坐下，吃了几杯酒，便提到出房子的话。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着弟兄两人在此，怎敢白赖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没钱典房子，租也租两间出去住了，把房子让阿叔。只是而今我父亲病着。人家说，病人移了床，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着急请先生替父亲医，若是父亲好了，作速的让房子与阿叔。就算父亲是长病不得就好，我们也说不得料理寻房子搬去。只管占着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两个老人家，住的也不安。”阿叔见他这番话说得的中听，又婉委，又爽快，倒也没的说了。只说道：“一个自家人，不是我只管要来催，因为要一总拆了修理。既是你恁说，再耽带些日子罢。”匡超人道：“多谢阿叔！阿叔但请放心，这事也不得过迟。”那阿叔应诺了要去。他哥道：“阿叔再喝一杯酒。”阿叔道：“我不吃了。”便辞了过去。

自此以后，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卖得生意又燥。不到日

中就卖完了，把钱拿来家，伴着父亲。算计那日赚的钱多，便在集上买个鸡鸭或是鱼，来家与父亲吃饭。因太公是个痰症，不十分宜吃大荤，所以要买这些东西。或是猪腰子，或是猪肚子，倒也不断。医药是不消说。太公日子过得称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儿子照顾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腿捧在肩头上。太公的病，渐渐好了许多，也和两个儿子商议要寻房子搬家。倒是匡超人说：“父亲的病才好些，索性等再好几分。扶着起来走得，再搬家也不迟。”那边人来催，都是匡超人支吾过去。这匡超人精神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亲、念文章，辛苦已极；中上得闲，还溜到门首，同邻居们下象棋。

那日，正是早饭过后。他看着太公吃了饭，出门无事，正和一个本家放牛的在打稻场上，将一个稻箩翻过来做了桌子，放着一个象棋盘对着。只见一个白胡老者，背剪着手来看。看了半日，在旁边说道：“喂！老兄这一盘输了！”匡超人抬头一看，认得便是本村大柳庄保正潘老爹，因立起身来叫了他一声，作了个揖。潘保正道：“我道是谁？方才几乎不认得了。你是匡太公家匡二相公。你从前年出门，是几时回来了的？你老爹病在家里！”匡超人道：“不瞒老爹说，我来家已是有半年了。因为无事，不敢来上门上户惊动老爹。我家父病在床上，近来也略觉好些。多谢老爹记念！请老爹到舍下奉茶。”潘保正道：“不消取扰。”因走近前，替他把帽子升一升，又拿他的手来细细看了，说道：“二相公，不是我奉承你。我自小学得些麻衣神相法，你这骨格是个贵相，将来只到二十七八岁，就交上好的运气，妻、财、子、禄，都是有的。现今印堂颜色有些发黄，不日就有个贵人星照命。”又把耳朵边捎着看看，道：“却也还有个虚惊，不大碍事。此后运气，一年好似一年

哩！”匡超人道：“老爹，我做这小生意，只望着不折了本，每日寻得几个钱，养活父母，便谢天地菩萨了。那里想甚么富贵轮到我身上？”潘保正摇手道：“不相干，这样事那里是你做的？”说罢，各自散了。三房里催出房子，一日紧似一日。匡超人支吾不过，只得同他硬撑了几句。那里急了，发狠说：“过三日再不出，叫人来摘门下瓦！”匡超人心里着急，又不肯向父亲说出。过了三日，天色晚了，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来。太公睡下，他把那铁灯盏点在旁边念文章。忽然听得门外一声响亮，有几十人声一齐吆喝起来。他心里疑惑是三房里叫多少人来下瓦摘门。顷刻，几百人声一齐喊起，一派红光，把窗纸照得通红。他叫一声：“不好了！”忙开出去看，原来是本村失火。一家人一齐跑出来说道：“不好了！快些搬！”他哥睡的梦梦铕铕，扒了起来，只顾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担子里面的东西又零碎：芝麻糖、豆腐干、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箫、打的叮当、女人戴的锡簪子，挝着了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断的断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总捧起来朝外跑。那火头已是望见有丈把高，一个一个的火团子往天井里滚。嫂子抢了一包被褥、衣裳、鞋脚抱着，哭哭啼啼，反往后走。老奶奶吓得两脚软了，一步也挪不动。那火光照耀得四处通红，两边喊声大震。匡超人想，别的都不打紧，忙进房去，抢了一床被在手内，从床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两只手搂得紧紧的。且不顾母亲，把太公背在门外空处坐着。又飞跑进来，一把拉了嫂子，指与他门外走。又把母亲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门，那时火已到门口，几乎没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来了！”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盖好。母亲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寻他哥时，已不知吓的躲在那里去了。

那火轰轰烈烈，哔哔噗噗，一派红光，如金龙乱舞。乡间失火，又不知救法，水次又远，足足烧了半夜，方才渐渐熄了。稻场上都是烟煤，兀自有焰腾腾的火气。一村人家房子都烧成空地。

匡超人没奈何，无处存身。望见庄南头，大路上一个和尚庵，且把太公背到庵里。叫嫂子扶着母亲，一步一挨，挨到庵门口。和尚出来问了，不肯收留，说道：“本村失了火，凡被烧的都没有房子住。一个个搬到我这庵里时，再盖两进屋也住不下。况且你又有个病人，那里方便呢？”只见庵内走出一个老翁来，定睛看时，不是别人，就是潘保正。匡超人上前作了揖，如此这般，被了回禄。潘保正道：“匡二相公，原来昨晚的火，你家也在内！可怜！”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和尚不肯的话，说了一遍。潘保正道：“师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们村上有名的忠厚人。况且这小二相公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你出家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权借一间屋，与他住两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钱我送与你。”和尚听见保正老爹吩咐，不敢违拗，才请他一家进去，让出一间房子来。匡超人把太公背进庵里去睡下。潘保正进来问候太公，太公谢了保正。和尚烧了一壶茶来与众位吃。保正回家去了，一会又送了些饭和粟来与他压惊。直到下午，他哥才寻了来，反怪兄弟不帮他抢东西。匡超人见不是事，托保正就在庵旁大路口替他租了间半屋，搬去住下。

幸得那晚原不曾睡下，本钱还带在身边，依旧杀猪、磨豆腐过日子。晚间点灯念文章。太公却困着了这一吓，病更添得重了。匡超人虽是忧愁，读书还不歇。

那日，读到二更多天，正读得高兴，忽听窗外锣响，许多火把簇拥着一乘官轿过去，后面马蹄一片声音。自然是本县知

县过，他也不曾住声。由着他过去了。不想这知县，这一晚就在庄上住。下了公馆，心中叹息：“这样乡村地面，夜深时分还有人苦功读书，实为可敬！只不知这人是秀才，是童生。何不传保正来问一问？”当下传了潘保正来，问道：“庄南头庙门旁那一家，夜里念文章的，是个甚么人？”保正知道就是匡家，悉把如此这般：“被火烧了，租在这里住。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个儿子匡迥，每日念到三四更鼓。不是个秀才，也不是个童生，只是个小本生意人。”知县听罢惨然，吩咐道：“我这里发一个帖子，你明日拿出去，致意这匡迥，说我此时也不便约他来会。现今考试在即，叫他报名来应考。如果文章会做，我提拔他。”保正领命下来。

次日清早，知县进城回衙去了。保正叩送了回来，飞跑走到匡家敲开了门，说道：“恭喜！”匡超人问道：“何事？”保正帽子里取出一个单帖来递与他，上写：“侍生李本瑛拜。”匡超人看见是本县主的帖子，吓了一跳，忙问：“老爹，这帖是拜那个的？”保正悉把如此这般：“老爷在你这里过，听见你念文章，传我去问。我就说你如此穷苦，如何行孝，都惠明了老爷。老爷发这帖子与你，说不日考校，叫你去应考。是要抬举你的意思。我前日说你气色好，主有个贵人星照命，今日何如？”匡超人喜从天降，捧了这个帖子，去向父亲说了。太公也欢喜。到晚，他哥回来看见帖子，又把这话向他哥说了。他哥不肯信。

过了几天时，县里果然出告示考童生。匡超人买卷子去应考。考过了，发出团案来，取了。

复试，匡超人又买卷伺候。知县坐了堂，头一个点名就是他。知县叫住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岁。”知县道：“你文字是会做的。这回复试更要

用心，我少不得照顾你！”匡超人磕头谢了，领卷下去。复试过两次，出了长案，竟取了第一名案首，报到乡里去。匡超人拿手本上来谢。知县传进宅门去见了，问其家里这些苦楚，便封出二两银子来送他：“这是我分俸些须，你拿去奉养父母。到家并发奋加意用功，府考、院考的时候，你再来看我，我还资助你的盘费。”匡超人谢了出来，回家把银子拿与父亲，把官说的这些话告诉了一遍。太公着实感激，捧着银子在枕上望空磕头，谢了本县老爷。

到此时，他哥才信了。乡下眼界浅，见匡超人取了案首，县里老爷又传进去见过，也就在庄上大家约着，送过贺分到他家来。太公吩咐借间壁庵里请了一天酒。

这时残冬已过。开印后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叩辞别知县。知县又送了二两银子。他到府，府考过。接着院考。考了出来，恰好知县上辕门见学道，在学道前下了一跪，说：“卑职这取的案首匡迥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就把他行孝的事细细说了。学道道：“‘士先器识而后辞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但昨看匡迥的文字，理法虽略有未清，才气是极好的。贵县请回，领教便了。”只因这一番，有分教：婚姻缔就，孝便衰于二亲；科第取来，心只系乎两榜。未知匡超人这一考得进学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话说匡太公自从儿子上府去考，尿屎仍旧在床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两年的一般，每日眼泪汪汪望着门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说道：“第二个去了这些时，总不回来。不知他可有福气挣着进一个学？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见他在跟前送终！”说着，又哭了。老奶奶劝了一回。忽听门外一片声打的响，一个凶神的人，赶着他大儿子打了来，说在集上赶集，占了他摆摊子的窝子。匡大又不服气，红着眼，向那人乱叫。那人把匡大担子夺了下来，那些零零碎碎东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坏了。匡大要拉他见官，口里说道：“县主老爷现同我家老二相与，我怕你么！我同你回老爷去！”太公听得忙叫他进来，吩咐道：“快不要如此！我是个良善人家，从不曾同人口舌，经官动府。况且占了他摊子，原是你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说，不要吵闹，带累我不安。”他那里肯听，气狠狠的，又出去吵闹。吵的邻居都来围着看，也有拉的，也有劝的。正闹着，潘保正走来了，把那人说了几声，那人嘴才软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还不把你的东西拾在担子里，拿回家去哩。”匡大一头骂着，一头拾东西。

只见大路上两个人，手里拿着红纸帖子，走来问道：“这里有一个姓匡的么？”保正认得是学里门斗。说道：“好了，

匡二相公恭喜进了学了！”便道：“匡大哥，快领二位去同你老爹说。”匡大东西才拾完在担子里，挑起担子，领两个门斗来家。那人也是保正劝回去了。门斗进了门，见匡太公睡在床上，道了恭喜，把报帖升贴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相公匡讳迥，蒙提学御史学道大老爷取中乐清县第一名入泮。联科及第。本学公报。”太公欢喜，叫老奶奶烧起茶来，把匡大担子里的糖和豆腐干，装了两盘，又煮了十来个鸡子，请门斗吃着。潘保正又拿了十来个鸡子来贺喜。一总煮了出来，留着潘老爹陪门斗吃饭。饭罢，太公拿出二百文来做报钱，门斗嫌少。太公道：“我乃赤贫之人，又遭了回禄。小儿的事，劳二位来，这些须当甚么，权为一茶之敬。”潘老爹又说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门斗去了。

直到四五日后，匡超人送过宗师，才回家来，穿着衣巾，拜见父母。嫂子是因回禄后就住在娘家去了，此时只拜了哥哥。他哥见他中了个相公，比从前更加亲热些。潘保正替他约齐了分子，择个日子贺学，又借在庵里摆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十多吊钱，宰了两个猪和些鸡鸭之类，吃了两三日酒，和尚也来奉承。

匡超人同太公商议不磨豆腐了。把这剩下来的十几吊钱把与他哥，又租了两间屋，开个小杂货店。嫂子也接了回来，也不分在两处吃了。每日寻的钱，家里盘缠。

忙过几日，匡超人又进城去谢知县。知县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礼，留着吃了酒饭，叫他拜做老师。事毕回家，学里那两个门斗，又下来到他家说话。他请了潘老爹来陪。门斗说：“学里老爷要传匡相公去见，还要进见之礼。”匡超人恼了，道：“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甚么？有甚么进见之礼！”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可这样说了。我们县里老

爷虽是老师，是你拜的老师，这是私情。这学里老师是朝廷制下的，专管秀才。你就中了状元，这老师也要认的。怎么不去见？你是个寒士，进见礼也不好争，每位封两钱银子去就是了。”当下约定日子，先打发门斗回去。

到那日，封了进见礼去见了学师回来。太公又吩咐买个牲醴到坟上去拜奠。那日上坟回来，太公觉得身体不大爽利。从此，病一日重似一日。吃了药，也再不得见效。饮食也渐渐少的不能吃了。匡超人到处求神问卜，凶多吉少。同哥商议，把自己向日那几两本钱，替太公备后事，店里照旧不动。当下买了一具棺木，做了许多布衣，合着太公的头做了一顶方巾，预备停当。太公淹淹在床，一日昏聩的狠，一日又觉得明白些。

那日太公自知不济，叫两个儿子都到跟前，吩咐道：“我这病犯得拙了！眼见得望天的日子远，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个无用的人，一块土也不曾丢给你们，两间房子都没有了。第二的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我死之后，你一满了服，就急急的要寻一头亲事。总要穷人家的儿女，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你哥是个混帐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和奉事我的一样才是！”兄弟两个哭着听了，太公瞑目而逝。合家大哭起来。匡超人呼天抢地，一面安排装殓。因房屋褊窄，停放过了头七，将灵柩送在祖茔安葬。满庄的人都来吊孝送丧。两弟兄谢过了客。匡大照常开店。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

那一日，正从坟上奠了回来，天色已黑。刚才到家，潘保正走来，向地说道：“二相公，你可知道县里老爷坏了？今日委了温州府二太爷来摘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师，你也该进城去

看看。”匡超人次日换了素服，进城去看。才走进城，那晓得百姓要留这官，鸣锣罢市，围住了摘印的官，要夺回印信。把城门大白日关了，闹成一片。匡超人不得进去，只得回来再听消息。第三日，听得省里委了安民的官来了，要拿为首的人。

又过了三四日，匡超人从坟上回来。潘保正迎着道：“不好了！祸事到了！”匡超人道：“甚么祸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说。”当下到了匡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来，百姓散了。上司叫这官密访为头的人，已经拿了几个。衙门里有两个没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报了。说老爷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内为头要保留。是那里冤枉的事！如今上面还要密访，但此事那里定得？他若访出是实，恐怕就有人下来拿。依我的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时。没有官事就罢，若有，我替你维持。”匡超人惊得手慌脚忙，说道：“这是那里晦气！多承老爹相爱，说信与我。只是我而今那里去好？”潘保正道：“你自心里想，那处熟，就往那处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却不曾有甚相与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写一个字与你带去。我有个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三爷’，现在布政司里充吏，家里就在司门前山上住。你去寻着他，凡事叫他照应。他是个极慷慨的人，不得错的。”匡超人道：“既是如此，费老爹的心，写下书子，我今晚就走才好。”当下潘老爹一头写书，他一面嘱咐哥、嫂家里事务。洒泪拜别母亲，拴束行李，藏了书子出门。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

匡超人背着行李，走了几天旱路，到温州搭船。那日没有便船，只得到饭店权宿。走进饭店，见里面点着灯。先有一个客人坐在一张桌子上，面前摆了一本书，在那里静静的看。匡超人看那人时，黄瘦面皮，稀稀的几根胡子。那人看书出神，又是个近视眼，不曾见有人进来。匡超人走到跟前，请教了一

声：“老客”，拱一拱手，那人才立起身来为礼。青绢直身，瓦楞帽子，象个生意人模样。两人叙礼坐下。匡超人问道：“客人贵乡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这五十里外。因有个小店在省城，如今往店里去。因无便船，权在此住一夜。”看见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贵处那里？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贱姓匡，字超人，敝处乐清。也是要往省城，没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我们明日一同上船。”各自睡下。

次日早去上船，两人同包了一个头舱。上船放下行李，那景客人就拿出一本书来看。匡超人初时不好问他，偷眼望那书上，圈的花花绿绿，是些甚么诗词之类。到上午同吃了饭，又拿出书来看，看一会，又闲坐着吃茶。匡超人问道：“昨晚请教老客，说有店在省城，却开的是甚么宝店？”景客人道：“是头巾店。”匡超人道：“老客既开宝店，却看这书做甚么？”景客人笑道：“你道这书，单是戴头巾做秀才的会看么？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讲八股的。不瞒匡先生你说，小弟贱号叫做景兰江，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今已二十余年。这些发过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们唱和。”因在舱内开了一个箱子，取出几十个斗方子来，递与匡超人道：“这就是拙刻，正要请教。”匡超人自觉失言，心里惭愧。接过诗来，虽然不懂，假做看完了，瞎赞一回。景兰江又问：“恭喜入泮是那一位学台？”匡超人道：“就是现在新任宗师。”景兰江道：“新学台是湖州鲁老先生同年，鲁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诗友。小弟当时联句的诗会，杨执中先生、权勿用先生、嘉兴蘧太守公孙马先夫、还有娄中堂两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们文字至交。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不曾会面。”匡超人见他这样说这些人，便问道：“杭城文瀚楼选书的马二先生，

讳叫做静的，先生想也相与？”景兰江道：那是做时文的朋友。虽也认得，不算相与。不瞞先生说，我们杭城名坛中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却是有几个同调的人，将来到省可以同先生相会。”匡超人听罢，不胜骇然。

同他一路来到断河头。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景兰江站在船头上，只见一乘轿子歇在岸边。轿里走出一个人来，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直裰，手里摇着一把白纸诗扇，扇柄上拴着一个方象牙图书，后面跟着一个人，背了一个药箱。那先生下了轿，正要进那人家去。景兰江喊道：“赵雪兄，久违了！那里去？那赵先生回过头来，叫一声：“哎呀！原来是老弟！几时来的？”景兰江道：“才到这里，行李还不曾上岸。”因回头望着舱里道：“匡先生，请出来。这是我最相好的赵雪斋先生，请过来会会！”

匡超人出来，同他上了岸。景兰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里来。当下三人同作了揖，同进茶室。赵先生问道：“此位长兄尊姓？”景兰江道：“这位是乐清匡先生，同我一船来的。”彼此谦逊了一回坐下，泡了三碗茶来。赵先生道：“老弟，你为甚么就去了这些时？叫我终日盼望。”景兰江道：“正是为些俗事缠着。这些时可有诗会么？”赵先生道：“怎么没有！前月中翰顾老先生来天竺进香，邀我们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诗。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这里住了一日，还约我们到船上拈题分韵。着实扰了他一天。御史荀老先生来打抚台的秋风，丢着秋风不打，日日邀我们到下处做诗。这些人都问你。现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鲁老先生征挽诗，送了十几个斗方在我那里。我打发不清，你来得正好，分两张去做。”说着，吃了茶，问：“这位匡先生想也在庠，是那位学台手里恭喜的？”景兰江道：“就是现任学台。”赵先生微笑道：“是大小儿同

案。”吃完了茶，赵先生先别，看病去了。

景兰江问道：“匡先生，你而今行李发到那里去？”匡超人道：“如今且拢文瀚楼。”景兰江道：“也罢，你拢那里去，我且到店里。我的店在豆腐桥大街上金刚寺前。先生闲着，到我店里来谈。”说罢叫人挑了行李去了。匡超人背着行李走到文瀚楼，问马二先生，已是回处州去了。文瀚楼主人认的地，留在楼上住。

次日，拿了书子，到司前找潘三爷。进了门，家人回道：“三爷不在家，前几日奉差到台州学道衙门办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几时回家？”家人道：“才去，怕不也还要三四十天功夫。”

匡超人只得回来，寻到豆腐桥大街景家方巾店里。景兰江不在店内，问左右店邻，店邻说道：“景大先生么？这样好天气，他先生正好到六桥探春光，寻花问柳，做西湖上的诗。绝好的诗题，他怎肯在店里坐着？”匡超人见问不着，只得转身又走。走过两条街，远远望见景先生同着两个戴方巾的走。匡超人相见作揖。景兰江指着那一个麻子道：“这位是支剑峰先生。”指着那一个胡子道：“这位是浦墨卿先生。都是我们诗会中领袖。那二人问：“此位先生？”景兰江道：“这是乐清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才在宝店奉拜先生，恰值公出。此时往那里去？”景先生道：“无事闲游。”又道：“良朋相遇，岂可分途，何不到旗亭小饮三杯？”那两位道：“最好。”当下拉了匡超人，同进一个酒店，拣一副坐头坐下。酒保来问，要甚么菜。景兰江叫了一卖一钱二分银子的杂脍，两碟小吃。那小吃一样是炒肉皮，一样就是黄豆芽。拿上酒来，支剑峰问道：“今日何以不去访雪兄？”浦墨卿道：“他家今日宴一位出奇的客。”支剑峰道：“客罢了，有甚么出奇？”

浦墨卿道：“出奇的紧哩！你满饮一杯，我把这段公案告诉你。”当下支剑峰斟上酒，二位也陪着吃了。

浦墨卿道：“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勤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因他来浙，就写一封书子来合赵爷。赵爷那日不在家，不曾会。”景兰江道：“赵爷官府来拜的也多，会不着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真正不在家。次日赵爷去回拜。会着，彼此叙说起来。你道奇也不奇？”众人道：“有甚么奇处？”浦墨卿道：“那黄公竟与赵爷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时！”众人一齐道：“这果然奇了！”浦墨卿道：“还有奇处。赵爷今年五十九岁，两个儿子，四个孙子，老两个夫妻齐眉，只却是个布衣。黄公中了一个进士，做任知县，却是三十岁上就断了弦。夫人没了，而今儿花女花也无。”支剑峰道：“这果然奇！同一个年、月、日、时，一个是这般境界，一个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见，‘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说着，又吃了许多的酒。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难在此，诸公大家参一参：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三位不曾言语。浦墨卿道：“这话让匡先生先说。匡先生，你且说一说。”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见，还是做赵先生的好。”众人一齐拍手道：“有理！有理！”浦墨卿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而今又想中进士，又想像赵爷的全福，天也不肯！虽然世间也有这样的人，但我们如今既设疑难，若只管说要合做两个人，就没了难了。”

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进士，不要全福；只做黄公，不做赵爷。可是么？”支剑峰道：“不是这样说。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而今他大公报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尊。难道儿子的进士当不得自己的进士不成？”浦墨卿笑道：“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监临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掣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样看来，儿子的到底当不得自己的！”

景兰江道：“你们都说的是隔壁帐。都斟起酒来！满满的吃三杯，听我说。”支剑峰道：“说的不是怎样？”景兰江道：“说的不是，倒罚三杯！”众人道：“这没的说。”当下斟上酒吃着。景兰江道：“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一齐道：“这果然说的快畅！”一齐干了酒。匡超人听得，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景兰江道：“今日我等雅集，即拈‘楼’字为韵，回去都做了诗，写在一张纸上，送在匡先生下处请教。”当下同出店来，分路而别。只因这一番，有分教：交游添气色，又结婚姻，文字发光芒，更将进取。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话说匡超人那晚吃了酒，回来寓处睡下。次日清晨文瀚楼店主人走上楼来，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商。”匡超人问：“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卖。要费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来？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一觉睡。这书刻出来，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号，还多寡有几两选金和几十本样书送与先生。不知先生可赶的来？”匡超人道：“大约是几多日子批出来，方不误事？”主人道：“须是半个月内有的出来，觉得日子宽些。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罢了。”匡超人心里算计：半个月料想还做的来。当面应承了。

主人随即搬了许多的考卷文章上楼来，午间又备了四样菜，请先生坐坐，说：“发样的时候，再请一回，出书的时候，又请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饭；初二、十六跟着店里吃‘牙祭肉’。茶水、灯油都是店里供给。”匡超人大喜，当晚点起灯来，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五十篇。听听那谯楼上才交四鼓，匡超人喜道：“像这样，那里要半个月！”

吹灯睡下，次早起来又批。一日搭半夜，总批得七八十篇。

到第四日，正在楼上批文章，忽听得楼下叫一声道：“匡先生在家么？”匡超人道：“是那一位？”忙走下楼来，见是景兰江。手里拿着一个斗方卷着，见了作揖道：“候迟有罪。”匡超人把他让上楼去。他把斗方放在桌上说道：“这就是前日宴集限‘楼’字韵的。同人已经写起斗方来。赵雪兄看见，因未得与，不胜怅怅，因照韵也做了一首。我们要让他写在前面，只得又各人写了一回。所以今日才得送来请教。”匡超人见题上写着“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楼’字”。每人一首诗。后面排着四个名字是：“赵洁雪斋手稿”、“景本蕙兰江手稿”、“支锸剑峰手稿”、“浦玉方墨卿手稿”。看见纸张白亮，图书鲜红，真觉可爱。就拿来贴在楼上壁间，然后坐下。匡超人道：“那日多扰大醉，回来晚了。”景兰江道：“这几日不曾出门？”匡超人道：“因主人家托着选几篇文章，要替他赶出来发刻，所以有失问候。”景兰江道：“这选文章的事也好。今日我同你去会一个人。”匡超人道：“是那一位？”景兰江道：“你不要管，快换了衣服，我同你去便知。”当下，换了衣服，锁了楼门，同下来走到街上。

匡超人道：“如今往那里去？”景兰江道：“是我们这里做过冢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里聚会，我也要去祝寿，故来拉了你去。到那里，可以会得好些人。方才斗方上几位，都在那里。”匡超人道：“我还不曾拜过胡三先生，可要带个帖子去？”景兰江道：“这是要的。”一同走到香蜡店，买了个帖子，在柜台上借笔写：“眷晚生匡迥拜。”写完，笼着又走。景兰江走着告诉匡超人道：“这位胡三先生，虽然好客，却是个胆小不过的人。先年冢宰公去世之后，他关着门，总不敢见一个人，动不动就被人骗一头，说也没处说。落后这几年，全亏结交了我们，相与起来，

替他帮门户，才热闹起来，没有人敢欺他。”匡超人道：“他一个冢宰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兰江道：“冢宰么，是过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没人在朝，自己不过是个诸生。俗语说得好：‘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那个理他？而今人情是势利的。倒是我这雪斋先生，诗名大，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那一个不来拜他！人只看见他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来了，那蓝伞的官不算，就不由的怕。所以，近来人看见他的轿子，不过三日两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势力。就是三公子那门首住房子的，房钱也给得爽利些。胡三公子也还知感。”

正说得热闹，街上又遇着两个方巾阔服的人。景兰江迎问道：“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寿去的？却还要约那位？向那头走？”那两人道：“就是来约长兄。既遇着，一同行罢！”因问：“此位是谁？”景兰江指着那两人，向匡超人道：“这位是金东崖先生，这位是严致中先生。”指着匡超人，向二位道：“这是匡超人先生。”四人齐作了一个揖，一齐同走。走到一个极大的门楼，知道是冢宰第了。把帖子交与看门的。看门的说：“请在厅上坐！”匡超人举眼，看见中间御书匾额“中朝柱石”四个字，两边楠木椅子。四人坐下。

少顷胡三公子出来，头戴方巾，身穿酱色缎直裰，粉底皂靴，三绺髭须，约有四十多岁光景。三公子着实谦光，当下同诸位作了揖。诸位祝寿，三公子断不敢当，又谢了诸位，奉坐。金东崖首座，严致中二座，匡超人三座。景兰江是本地人，同三公子坐在主位。金东崖向三公子谢了前日的扰。三公子向严致中道：“一向驾在京师，几时到的？”严致中道：“前日才到。一向在都门敝亲家国子司业周老先生家做居停，因与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约弟同行，顺便返舍走走。”

胡三公子道：“通政公寓在那里？”严贡生道：“通政公在船上，不曾进城，不过三四日即行。弟因前日进城会见雪兄，说道三哥今日寿日，所以来奉祝，叙叙阔怀。”三公子道：“匡先生几时到省？贵处那里？寓在何处？”景兰江代答道：“贵处乐清。到省也不久，是和小弟一船来的。现今寓在文瀚楼选历科考卷。”三公子道：“久仰！久仰！”说着，家人捧茶上来吃了。三公子立起身来，让诸位到书房里坐。

四位走进书房，见上面席间先坐着两个人，方巾白须，大模大样。见四位进来，慢慢立起身。严贡生认得，便上前道：“卫先生、随先生都在这里，我们公揖。”当下作过了揖，请诸位坐。那卫先生、随先生也不谦让，仍旧上席坐了。家人来禀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这里坐下，景兰江请教二位先生贵乡。严贡生代答道：“此位是建德卫体善先生，乃建德乡榜。此位是石门随岑庵先生，是老明经。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选家，选的文章，衣被海内的。”景兰江着实打躬，道其仰慕之意。那两个先生也不问诸人的姓名。随岑庵却认得金东崖，是那年出贡进京到监时相会的。因和他攀话道：“东翁，在京一别，又是数年，因甚回府来走走？想是年满授职，也该荣选了！”金东崖道：“不是。近来部里来投充的人也甚杂，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降了宁王，后来朝里又拿问了刘太监，常到部里搜剔卷案。我怕在那里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来。”说着，捧出面来吃了。

吃过，那卫先生、随先生闲坐着，谈起文来。卫先生道：“近来的选事，益发坏了！”随先生道：“正是。前科，我两人该选一部，振作一番。”卫先生估着眼道：“前科没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问道：“请教先生，前科墨卷，到处都有刻本的，怎的没有文章？”卫先生道：“此位长兄尊姓？”

景兰江道：“这是乐清匡先生。”卫先生道：“所以说没有文章者，是没有文章的法则。”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则了。难道中式之外，又另有个法则？”卫先生道：“长兄你原来不知。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比不得那些杂览，可以随手乱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泽，并看出国运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则，成、弘有成、弘的法则，都是一脉流传，有个元灯。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若是这一科，无可入选，只叫做没有文章。”随先生道：“长兄，所以我们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来，这三篇文章要见得人，不丑。不然，只算做侥幸，一生抱愧。”又问卫先生道：“近来那马静选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见？”卫先生道：“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

说着，胡三公子同了支剑峰、浦墨卿进来摆桌子，同吃了饭。一直到晚不得上席，要等着赵雪斋。等到一更天，赵先生抬着一乘轿子，又两个轿夫跟着，前后打着四枝火把，飞跑来了。下了轿，同众人作揖，道及：“得罪！有累诸位先生久候。”胡府又来了许多亲戚、本家，将两席改作三席，大家围着坐了。席散，各自归家。

匡超人到寓所，还批了些文章才睡。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就把在胡家听的这一席话，敷衍起来，做了个序文在上。又还偷着功夫，去拜了同席吃酒的这几位朋友。选本已成，书店里拿去看了，回来说道：“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

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因封出二两选金送来，说道：“刻完的时候，还送先生五十个样书。”又备了酒在楼上吃。

吃着，外边一个小厮，送将一个传单来。匡超人接着开看，是一张松江笺，折做一个全帖的样式，上写道：“谨择本月十五日西湖宴集，分韵赋诗。每位各出杖头资二星。今将在会诸位先生台衔开列于后：卫体善先生、随岑庵先生、赵雪斋先生、严致中先生、浦墨卿先生、支剑峰先生、匡超人先生、胡密之先生、景兰江先生，共九位。”下写“同人公具”。又一行写道：“尊分约齐，送至御书堂胡三老爷收。”匡超人看见各位名下都画了“知”字，他也画了。随即，将选金内秤了二钱银子，连传单交与那小使拿去了。

到晚无事，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须要做诗，我若不会，不好看相。便在书店里拿了一本《诗法入门》，点起灯来看。他是绝顶的聪明，看了一夜，早已会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拿起笔来就做。做了出来，觉得比壁上贴的还好些。当日又看，要已精而益求其精。

到十五日早上，打选衣帽，正要出门，早见景兰江同支剑峰来约。三人同出了清波门，只见诸位都坐在一只小船上候。上船一看，赵雪斋还不曾到，内中却不见严贡生。因问胡三公子道：“严先生怎的不见？”三公子道：“他因范通政昨日要开船，他把分子送来，已经回广东去了。”当下一上了船，在西湖里摇着。浦墨卿问三公子道：“严大先生，我听见他家为立嗣，有甚么家难官事，所以到处乱跑。而今不知怎样了？”三公子道：“我昨日问他的，那事已经平复。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将家私三七分开，他令弟的妻，自分了三股家私过日子。

这个倒也罢了。”

一刻到了花港。众人都倚着胡公子，走上去借花园吃酒。胡三公子走去借，那里竟关着门不肯。胡三公子发了急，那人也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里问，那人道：“胡三爷是出名的悭吝，他一年有几席酒照顾我？我奉承他！况且，他去年借了这里摆了两席酒，一个钱也没有！去的时候，他也不叫人扫扫，还说煮饭的米剩下两升，叫小厮背了回去。这样大老官乡绅，我不奉承他！”一席话，说的没法。众人只得一齐走到于公祠一个和尚家坐着。和尚烹出茶来。

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兰江出去买东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顽顽。”当下走到街上。先到一个鸭子店，三公子恐怕鸭子不肥，拔下耳挖来，戳戳脯子上肉厚，方才叫景兰江讲价钱买了。因人多，多买了几斤肉，又买了两只鸡、一尾鱼和些蔬菜，叫跟的小厮先拿了去。还要买些肉馒头，中上当点心。于是走进一个馒头店，看了三十个馒头。那馒头三个钱一个，三公子只给他两个钱一个，就同那馒头店里吵起来。景兰江在旁劝闹。劝了一回，不买馒头了。买了些索面去下了吃，就是景兰江拿着。又去买了些笋干、盐蛋、熟栗子、瓜子之类，以为下酒之物。匡超人也帮着拿些。来到庙里交与和尚收拾。支剑峰道：“三老爷，你何不叫个厨役伺候，为甚么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厨役就费了！”又秤了一块银，叫小厮去买米。

忙到下午，赵雪斋轿子才到了，下轿就叫取箱来。轿夫把箱子捧到，他开箱取出一个药封来，二钱四分，递与三公子收了。厨下酒菜已齐，捧上来众位吃了。吃过饭，拿上酒来。赵雪斋道：“吾辈今日雅集，不可无诗！”当下拈阄分韵：赵先生拈的是“四支”，卫先生拈的是“八齐”，浦先生拈的是“

一东”，胡先后拈的是“二冬”，景先生拈的是“十四寒”，随先生拈的是“五微”，匡先生拈的是“十五删”，支先生拈的是“三江”。分韵已定，又吃了几杯酒，各散进城。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把剩下来的骨头骨脑和些果子装在里面，果然又问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几升，也装起来。送了和尚五分银子的香资。押家人挑着，也进城去。

匡超人与支剑峰、浦墨卿、景兰江同路。四人高兴，一路说笑，勾留顽耍，进城迟了，已经昏黑。景兰江道：“天已黑了，我们快些走！”支剑峰已是大醉，口发狂言道：“何妨！谁不知道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况且李太白穿着宫锦袍夜里还走，何况才晚！放心走！谁敢来？”正在手舞足蹈高兴，忽然前面一对高灯，又是一对提灯，上面写的字是“盐捕分府”。那分府坐在轿里一眼看见，认得是支锜，叫人采过他来，问道：“支锜！你是本分府盐务里的巡商，怎么黑夜吃得大醉在街上胡闹？”支剑峰醉了，把脚不稳，前跌后撞，口里还说：“李太白宫锦夜行。”那分府看见他戴了方巾，说道：“衙门巡商，从来没有生、监充当的。你怎么戴这个帽子！左右的，挝去了！”一条链子锁起来。浦墨卿走上去帮了几句。分府怒道：“你既是生员，如何黑夜酗酒？带着送在儒学去！”景兰江见不是事，悄悄在黑影里把匡超人拉了一把，往小巷内两人溜了。转到下处，打开了门，上楼去睡。

次日出去访访，两人也不曾大受累，依旧把分韵的诗都做了来。匡超人也做了。及看那卫先生、随先生的诗，“且夫”“尝谓”都写在内，其余，也就是文章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拿自己的诗比比，也不见得不如他。众人把这诗写在一张纸上，共写了七八张。匡超人也贴在壁上。

又过了半个多月，书店考卷刻成，请先生。那晚吃得大醉。

次早睡在床上，只听下面喊道：“匡先生，有客来拜。”只因会着这个人，有分教：婚姻就处，知为夙世之因；名誉隆时，不比时流之辈。毕竟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话说匡超人睡在楼上，听见有客来拜，慌忙穿衣起来下楼。见一个人坐在楼下，头戴吏巾，身穿元缎直裰，脚下虾蟆头厚底皂靴；黄胡子，高颧骨，黄黑面皮，一双直眼。那人见匡超人下来，便问道：“此位是匡二相公么？”匡超人道：“贱姓匡。请问尊客贵姓？”那人道：“在下姓潘。前日看见家兄书子，说你二相公来省。”匡超人道：“原来就是潘三哥！”慌忙作揖行礼，请到楼上坐下。潘三道：“那日二相公赐顾，我不在家。前日返舍看见家兄的书信，极赞二相公为人聪明，又行过多少好事。着实可敬！”匡超人道：“小弟来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公出。今日会见，欢喜之极！”说罢，自己下去拿茶，又托书店买了两盘点心，拿上楼来。潘三正在那里看斗方，看见点心到了，说道：“哎呀！这做甚么？”接茶在手，指着壁上道：“二相公，你到省里来，和这些人相与做甚么？”匡超人问：“是怎的？”潘三道：“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的精光。他每日在店里，手里拿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把那买头巾的和店邻看了都笑。而今折了本钱，只借这做诗为由，遇着人就借银子，人听见他都怕。那一个姓支的，是盐务里一个巡商。我来家在衙门里听见说，不多几日，他吃

醉了，在街上吟诗，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巡商都革了。将来只好穷的淌屎！二相公，你在客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这样人，同他混缠做甚么？”

当下，吃了两个点心便丢下，说道：“这点心吃他做甚么？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饭。”叫匡超人锁了门，同到街上司门口一个饭店里。潘三叫切一只整鸭，脍一卖海参杂脍又是一大盘白肉，都拿来。饭店里见是潘三爷，屁滚尿流，鸭和肉都捡上好的、极肥的切来，海参杂脍加味用作料。两人先斟两壶酒，酒罢用饭。剩下的就给了店里人出来也不算帐，只吩咐得一声：“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爷请便，小店知道。”

走出店门，潘三道：“二相公，你而今往那去？”匡超人道：“正要到三哥府上。”潘三道：“也罢，到我家去坐坐。”同着一直走到一个巷内，一带青墙，两扇半截板门，又是两扇重门。进到厅上，一伙人在那里围着一张桌子赌钱。潘三骂道：“你这一班狗才，无事便在我这里胡闹！”众人道：“知道三老爹到家几日了，送几个头钱来与老爹接风，”潘三道：“我那里要你甚么钱接风！”又道：“也罢，我有个朋友在此，你们弄出几个钱来热闹热闹。”匡超人要同他施礼。他拦住道：“方才见过，罢了，又作揖怎的？休且坐着！”当下走了进去，拿出两千钱来，向众人说道：“兄弟们，这个是匡二相公的两千钱，放与你们。今日打的头钱都是他的。”向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这里坐着，看着这一个管子。这管子满了，你就倒出来收了，让他们再丢。”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着，他也在旁边看。

看了一会，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请潘三爷说话。潘三出去看时，原来是开赌场的王老六。潘三道：“老六，久不见你，寻我怎的？”老六道：“请三爷在外边说话。”潘三同他走了出

来，一个僻静茶室里坐下。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可以发个小财，一径来和三爷商议。”潘三问是何事。老六道：“昨日钱塘县衙门里快手，拿着一班光棍在茅家铺轮奸。奸的是乐清县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一个使女，叫做荷花。这班光棍正好奸好，被快手拾着了，来报了官。县里王太爷，把光棍每人打几十板子放了，出了差，将这荷花解回乐清去。我这乡下有个财主，姓胡，他看上了这个丫头。商量若想个方法，瞒的下这个丫头来，情愿出几百银子买他。这事可有个主意？”潘三道：“差人是那个？”王老六道：“是黄球。”潘三道：“黄球可曾自己解去？”王老六道：“不曾去，是两个副差去的。”潘三道：“几时去的？”王老六道：“去了一日了。”潘三道：“黄球可知道胡家这事？”王老六道：“怎么不知道！他也想在这里面发几个钱的财，只是没有方法。”潘三道：“这也不难。你去约黄球来当面商议。那人应诺去了。”

潘三独自坐着吃茶，只见又是一个人慌慌张张的走了进来，说道：“三老爹，我那里不寻你，原来独自坐在这里吃茶！”潘三道：“你寻找做甚么？”那人道：“这离城四十里外，有个乡里人施美卿，卖弟媳妇与黄祥甫。银子都兑了，弟媳妇要守节，不肯嫁。施美卿同媒人商议着要抢。媒人说：‘我不认得你家弟媳妇，你须是说出个记认。’施美卿说：‘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妇出来屋后抱柴。你明日众人伏在那里，遇着就抢罢了。’众人依计而行，到第二日抢了家去。不想那一日早，弟媳妇不曾出来，是他乃眷抱柴。众人就抢了去。隔着三四十里路，已是睡了一晚。施美卿来要讨他的老婆，这里不肯。施美卿告了状。如今那边要诉，却因讲亲的时节不曾写个婚书，没有凭据。而今要写一个，乡里人不在行，来同老爹商议。还有这衙门里事，都托老爹料理。有几两银子，送作使费。”潘

三道：“这是甚么要紧的事！也这般大惊小怪！你且坐着，我等黄头说话哩。”

须臾，王老六同黄球来到。黄球见了那人道：“原来郝老二也在这里。”潘三道：“不相干，他是说别的话。”因同黄球另在一张桌子上坐下。王老六同郝老二又在一桌。黄球道：“方才这件事，三老爹是怎个施为？”潘三道：“他出多少银子？”黄球道：“胡家说，只要得这丫头荷花，他连使费一总干净，出二百两银子。”潘三道：“你想赚他多少？”黄球道：“只要三老爹把这事办的妥当，我是好处，多寡分几两银子罢了。难道我还同你老人家争？”潘三道：“既如此，罢了。我家现住着一位乐清县的相公，他和乐清县的太爷最好。我托他去人情上弄一张回批来，只说荷花已经解到，交与本人领去了。我这里，再托人向本县弄出一个朱签来，到路上将荷花赶回，把与胡家。这个方法何如？”黄球道：“这好的很了。只是事不宜迟，老爹就要去办。”潘三道：“今日就有朱签。你叫他把银子作速取来！”黄球应诺，同王老六去了。

潘三叫郝老二：“跟我家去。”当下两人来家，赌钱的还不曾散。潘三看着赌完了，送了众人出去，留下匡超人来道：“二相公你住在此，我和你说话。”当下留在后面楼上，起了一个婚书稿，叫匡超人写了，把与郝老二看，叫他明日拿银子来取。打发郝二去了。吃了晚饭，点起灯来，念着回批，叫匡超人写了。家里有的是豆腐干刻的假印，取来用上。又取出朱笔，叫匡超人写了一个赶回文书的朱签。办毕，拿出酒来对饮，向匡超人道：“像这，都是有些想头的事，也不枉费一番精神。和那些呆瘟缠甚么！”是夜留他睡下。

次早两处都送了银子来。潘三收进去，随即拿二十两银子递与匡超人，叫他带在寓处做盘费。匡超人欢喜接了。遇便人，

也带些家去，与哥添本钱。书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请他选；潘三一切事，都带着他分几两银子。身上渐渐光鲜。果然听了潘三的话，和那边的名士来往稀少。

不觉住了将及两年。一日，潘三走来道：“二相公，好几日不会，同你往街上吃三杯。”匡超人锁了楼门，同走上街。才走得几步，只见潘家一个小厮寻来了，说：“有客在家里，等三爷说话。”潘三道：“二相公，你就同我家去。”当下同他到家，请匡超人在里间小客座里坐下。潘三同那人在外边。潘三道：“李四哥，许久不见。一向在那里？”李四道：“我一向在学道衙门前。今有二件事回来商议，怕三爷不在家。而今会着三爷，这事不愁不妥了。”潘三道：“你又甚么事捣鬼话？同你共事，你是‘马蹄刀瓢里切菜，滴水也不漏’，总不肯放出钱来。”李四道：“这事是有钱的。”潘三道：“你且说，是其么事？”李四道：“目今宗师按临绍兴了。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挣起几个钱来，而今想儿子进学。他儿子叫做金跃，却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寻一个替身。这位学道的关防又严，须是想出一个新法子来。这事所以要和三爷商议。”潘三道：“他愿出多少银子？”李四道：“绍兴的秀才，足足值一千两一个。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两。只是眼下，且难得这一个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样装一个何等样的人进去？那替考的笔资多少？衙门里使费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样一个分法？”潘三道：“通共五百两银子，你还想在这里头分一个分子。这事就不必讲了！你只好在他那分厚些谢礼，这里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爷，就依你说也罢了，到底是个做法？”潘三道：“你总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门里打点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两银子兑出来，封在当铺里，另外拿三十两银子，给我做盘费。我总包他一个

秀才。若不得进学，五百两一丝也不动。可妥当么？”李四道：“这没的说了。”当下说定，约着日子来封银子。潘三送了李四出去，回来向匡超人说道：“二相公，这个事用的着你了。”匡超人道：“我方才听见的。用着我，只好替考。但是，我还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传递，还是竟进去替他考？若要进去替他考，我竟没有这样的胆子。”潘三道：“不妨，有我哩！我怎肯害你？且等他封了银子来，我少不得同你往绍兴去。”当晚别了回寓。

过了几日，潘三果然来搬了行李同行。过了钱塘江，一直来到绍兴府。在学道门口，寻了一个僻静巷子寓所住下。次日，李四带了那童生来会一会。潘三打听得宗师挂牌考会稽了，三更时分，带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门口，拿出一顶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条红搭包来，叫他除了方巾，脱了衣裳，就将这一套行头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误！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拿着衣帽去了。交过五鼓，学道三炮升堂。超人手执水火棍，跟了一班军牢夜役，吆喝了进去，排班站在二门口。学道出来点名，点到童生金跃，匡超人递个眼色与他。那童生是照会定了的，便不归号，悄悄站在黑影里。匡超人就退下几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后，把帽子除下来，与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换过来。那童生执了水火棍站在那里。匡超人捧卷归号，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回到下处，神鬼也不知觉。发案时候，这金跃高高进了。

潘三同他回家，拿二百两银子，以为笔资。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得了这一注横财，这就不要花费了，做些正经事。”匡超人道：“甚么正经事？”潘三道：“你现今服也满了，还不曾娶个亲事。我有一个朋友，姓郑，在抚院大人衙门里。这郑老爹是个忠厚不过的人，父子都当衙门。他有第三个女儿，

托我替他做个媒。我一向也想着你，年貌也相当。一向因你没钱，我就不曾认真的替你说。如今只要你情愿，我一说就是妥的。你且落得招在他家。一切行财下礼的费用，我还另外帮你些。”匡超人道：“这是三哥极相爱的事，我有甚么不愿？只是现有这银子在此，为甚又要你费钱？”潘三道：“你不晓得你这丈人家，浅房窄屋的，招进去，料想也不久。要留些银子，自己寻两间房子。将来添一个人吃饭，又要生男育女，却比不得在客边了。我和你是一个人，再帮你几两银子，分甚么彼此？你将来发达了，愁为不着我的情也怎的？”匡超人着实感激。潘三果然去和郑老爹说，取了庚帖来。只问匡超人要了十二两银子，去换几件首饰，做四件衣服，过了礼去。择定十月十五日入赘。

到了那日，潘三备了几碗菜，请他来吃早饭。吃着，向他说：“二相公，我是媒人，我今日送你过去，这一席子酒，就算你请媒的了。”匡超人听了也笑。吃过，叫匡超人洗了澡，里里外外，都换了一身新衣服，头上新方巾，脚下新靴。潘三又拿出一件新宝蓝缎直裰与他穿上。吉时已到，叫两乘轿子，两人坐了。轿前一对灯笼，竟来入赘。郑老爹家住在巡抚衙门旁一个小巷内，一间门面，到底三间。那日，新郎到门，那里把门关了。潘三拿出二百钱来做开门钱，然后开了门。郑老爹迎了出来。翁婿一见，才晓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这一番结亲，真是夙因。当下匡超人拜了丈人，又进去拜了丈母。阿舅都平磕了头。郑家设席管待。潘三吃了一会，辞别去了。郑家把匡超人请进新房。见新娘端端正正，好个相貌，满心欢喜。合卺成亲，不必细说。

次早，潘三又送了一席酒来与他谢亲。郑家请了潘三来陪，吃了一日。

荏苒满月，郑家屋小，不便居住。潘三替他在书店上近典了四间屋，价银四十两，又买了些桌椅家伙之类，搬了进去。请请邻居，买两石米，所存的这项银子已是一空。还亏事事都是潘三帮衬，办的便宜；又还亏书店，寻着选了两部文章，有几两选金，又有样书，卖了些将就度日。到得一年有余，生了一个女儿，夫妻相得。

一日，正在门首闲站，忽见一个青衣小帽的人，一路问来。问到跟前，说道：“这里可是乐清匡相公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驾那里来的？”那人道：“我是给事中李老爷差往浙江，有书带与匡相公。”匡超人听见这话，忙请那人进到客位坐下。取书出来看了，才知就是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的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这番寄书来，约这门生进京，要照看他。匡超人留来人酒饭，写了禀启，说：“蒙老师呼唤，不日整理行装，即来趋教。”打发去了。

随即接了他哥匡大的书子，说宗师按临温州，齐集的牌已到，叫他回来应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浑家说了，一面接丈母来做伴。他便收拾行装，去应岁考。考过，宗师着实称赞，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他欢喜谢了宗师。宗师起马，送过，依旧回省。和潘三商议，要回乐清乡里去挂愿、竖旗杆。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制备停当，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

正要择日回家，那日景兰江走来候候，就邀在酒店里吃酒。吃酒中间，匡超人告诉他这些话，景兰江着实羡慕了一回。落后，讲到潘三身上来。景兰江道：“你不晓得么？”匡超人道：“甚么事？我不晓得。”景兰江道：“潘三昨晚拿了，已是下在

监里。”匡超人大惊道：“那有此事！我昨日午间才会着他，怎么就拿了？”景兰江道：“千真万确的事。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舍亲，在县里当刑房。今早是舍亲小生日，我在那里祝寿，满座的人都讲这话，我所以听见。竟是抚台访牌下来，县尊刻不敢缓，三更天出差去拿，还恐怕他走了。将前后门都围起来，登时拿到。县尊也不曾问甚么，只把访的款单摺了下来，把与他看。他看了也没的辩，只朝上磕了几个头，就送在监里去了。才走得几步，到了堂口，县尊叫差人回来，吩咐寄内号，同大盗在一处。这人此后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舍亲家去，看看款单。”匡超人道：“这个好极。费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访的是些甚么事？”当下两人会了帐出酒店，一直走到刑房家。

那刑房姓蒋，家里还有些客坐着。见两人来，请在书房坐下，问其来意。景兰江说：“这敝友要借县里昨晚拿的潘三那人款单看看。”刑房拿出款单来。这单就粘在访牌上，那访牌上写道：“访得潘自业，即潘三，本市并奸棍，借藩司衙门隐占身体，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如此恶棍，岂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为此，牌仰该县，即将本犯拿获，严审究报，以便按律治罪。毋违。火速！火速！”那款单上开着十几款：一、包揽欺隐钱粮若干两；一、私和人命几案；一、短截本县印文及私动朱笔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颗；一、拐带人口几案；一、重利剥民，威逼平人身死几案；一、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代考几案；……不能细述。匡超人不看便罢，看了这款单，不觉唵的一声，魂从顶门出去了。只因这一番，有分教：师生有情意，再缔丝萝；朋友各分张，难言兰臭。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话说匡超人看了款单，登时面如土色，真是“分开两扇顶门骨，无数凉冰浇下来”。口里说不出，自心下想道：“这些事，也有两件是在里面的，倘若审了，根究起来，如何了得！”当下同景兰江别了刑房，回到街上。景兰江作别去了。

匡超人到家，踌躇了一夜，不曾睡觉。娘子问他怎的，他不好真说，只说：“我如今贡了，要到京里去做官，你独自在这里住着不便，只好把你送到乐清家里去。你在我母亲跟前，我便往京里去做官。做的兴头，再来接你上任。”娘子道：“你去做官罢了，我自在这里，接了我妈来做伴。你叫我到乡里去，我那里住得惯？这是不能的。”匡超人道：“你有所不知。我在家里，日逐有几个活钱。我去之后，你日食从何而来？老爹那边也是艰难日子，他那有闲钱养活女儿？待要把你送在姐家住，那里房子窄。我而今是要做官的，你就是诰命夫人，住在那地方不成体面，不如还是家去好。现今，这房子转的出四十两银子，我拿几两添着进京，剩下的你带去，放在我哥店里，你每日支用。我家那里东西又贱，鸡、鱼、肉、鸭，日日有的，有甚么不快活？”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乡，他终日来逼，逼的急了，哭喊吵闹了几次。他不管娘子肯与不肯，竟托书店里人，把房子转了，拿了银子回来。娘子到底不肯去。他请了丈人、

丈母来劝。丈母也不肯。那丈人郑老爹见女婿就要做官，责备女儿不知好歹，着实教训了一顿。女儿拗不过，方才允了。叫一只船，把些家伙什物都搬在上。匡超人托阿舅送妹子到家，写字与他哥，说将本钱添在店里，逐日支销。择个日子动身，娘子哭哭啼啼，拜别父母，上船去了。

匡超人也收拾行李，来到京师见李给谏。给谏大喜，问着他又补了廪，以优行贡入太学，益发喜极，向他说道：“贤契，目今朝廷考取教习，学生料理，包管贤契可以取中。你且将行李搬在我寓处来，盘桓几日。”匡超人应诺，搬了行李来。

又过了几时，给谏问匡超人：“可曾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师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说出丈人是抚院的差，恐惹他看轻了笑，只得答道：“还不曾。”给谏道：“恁大年纪，尚不曾娶，也是男子汉‘摽梅之候’了。但这事也在我身上。”次晚，遣一个老成管家来到书房里，向匡超人说道：“家老爷拜上匡爷。因昨日谈及匡爷还不曾恭喜娶过夫人，家老爷有一外甥女，是家老爷夫人自小抚养大的，今年十九岁，才貌出众，现在署中，家老爷意欲招匡爷为甥婿。一切恭喜费用俱是家老爷备办，不消匡爷费心。所以着小的来向匡爷叩喜。”匡超人听见这话，吓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说已经娶过的，前日却说过不曾。但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碍。”又转一念道：“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有何妨！”即便应允了。

给谏大喜，进去和夫人说下。择了吉日，张灯结彩，倒赔数百金装奁，把外甥女嫁与匡超人。到那一日，大吹大擂，匡超人纱帽圆领，金带皂靴，先拜了给谏公夫妇。一派细乐，引进洞房。揭去方巾，见那新娘子辛小姐，真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人物又标致，嫁装又齐整。匡超人此时恍若亲见瑶宫仙子、月下嫦娥、那魂灵都飘在九霄云外去了。自此，

珠围翠绕，宴尔新婚，享了几个月的天福。

不想教习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结。匡超人没奈何，含着一包眼泪，只得别过了辛小姐，回浙江来。一进杭州城，先到他原旧丈人郑老爹家来。进了郑家门，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郑老爹两眼哭得通红，对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里边丈母嚎天喊地的哭。匡超人吓痴了，向丈人作了揖，便问：“哥几时来的？老爹家为甚事这样哭？”匡大道：“你且搬进行李来，洗脸吃茶，慢慢和你说。”匡超人洗了脸，走进去见丈母，被丈母敲桌子、打板凳，哭着一场数说：“总是你这天灾人祸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匡超人此时才晓得，郑氏娘子已是死了，忙走出来问他哥。匡大道：“自你去后，弟妇到了家里，为人最好，母亲也甚欢喜。那想他省里人，过不惯我们乡下的日子。况且你嫂子们在乡下做的事，弟妇是一样也做不来。又没有个白白坐着，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理，因此，心里着急，吐起血来。靠大娘的身子还好，倒反照顾他，他更不过意。一日两，两日三，乡里又没个好医生，病了不到一百天，就不在了。我也是才到，所以郑老爹、郑太太听见了哭。”

匡超人听见了这些话，止不住落下几点泪来，便问：“后事是怎样办的？”匡大道：“弟妇一倒了头，家用一个钱也没有。我店里是腾不出来，就算腾出些须来，也不济事。无计奈何，只得把预备着娘的衣衾棺木，都把与他用了。”匡超人道：“这也罢了。”匡大道：“装殓了，家里又没处停，只得权厝在庙后，等你回来下土。你如今来得正好，作速收拾收拾，同我回去。”匡超人道：“还不是下土的事哩。我想如今我还有几两银子，大哥拿回去，在你弟妇厝基上，替他多添两层厚砖，砌的坚固些，也还过得几年。方才老爹说的，他是个诰命夫人。

到家请会画的替他追个像，把凤冠补服画起来。逢时遇节，供在家里，叫小女儿烧香，他的魂灵也欢喜。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家请酒，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匡大被他这一番话，说得眼花缭乱，浑身都酥了，一总都依他说。晚间，郑家备了个酒，吃过，同在郑家住下。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

又过了三四日，景兰江同着刑房的蒋书办找了来说话，见郑家房子浅，要邀到茶室里去坐。匡超人近日口气不同，虽不说，意思不肯到茶室。景兰江揣知其意，说道：“匡先生在此取结赴任，恐不便到茶室里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风，我们而今竟到酒楼上去坐罢，还冠冕些。”当下邀二人上了酒楼。斟上酒来，景兰江问道：“先生，你这教习的官，可是就有得选的么？”匡超人道：“怎么不选？像我们这正途出身，考的是内廷教习，每日教的，多是勋戚人家子弟。”景兰江道：“也和平常教书一般的么？”匡超人道：“不然！不然！我们在里面，也和衙门一般，公座、朱墨笔砚摆的停当，我早上进去，升了公座、那学生们送书上来，我只把那日子用朱笔一点，他就下去了。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像这国子监的祭酒，是我的老师，他就是现任中堂的儿子，中堂是太老师。前日太老师有病，满朝问安的官都不见，单只请我进去，坐在床沿上，谈了一会出来。”

蒋刑房等他说完了，慢慢提起来，说：“潘三哥在监里，前日再三和我说，听见尊驾回来了，意思要会一会，叙叙苦情。”

不知先生你意下何如？”匡超人道：“潘三哥是个豪杰。他未曾遇事时，会着我们，到酒店里坐坐，鸭子是一定两只，还有许多羊肉、猪肉、鸡、鱼。像这店里钱数一卖的菜，他都是不吃的。可惜而今受了累。本该竟到监里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便是赏罚不明了。”蒋刑房道：“这本城的官并不是你先生做着，你只算去看看朋友，有甚么赏罚不明？”匡超人道：“二位先生，这话我不该说，因是知己面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到不值甚么。”两人见他说得如此，大约没得辩他。吃完酒，各自散讫。蒋刑房自到监里回复潘三去了。

匡超人取定了结，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时先包了一只淌板船的头舱，包到扬州，在断河头上船。上得船来，中舱先坐着两个人：一个老年的，茧绸直裰，丝绦朱履；一个中年的，宝蓝直裰，粉底皂靴。都戴着方巾。匡超人见是衣冠人物，便同他拱手坐下，问起姓名。那老年的道：“贱姓牛，草字布衣。”匡超人听见景兰江说过的，便道：“久仰！”又问那一位，牛布衣代答道：“此位冯先生，尊字琢庵，乃此科新贵，往京师会试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进京么？”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边芜湖县地方，寻访几个朋友。因与冯先生相好，偶尔同船。只到扬州，弟就告别，另上南京船，走

长江去了。先生仙乡贵姓？今往那里去？”匡超人说了姓名。冯琢庵道：“先生是浙江选家。尊选有好几部，弟都是见过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冯琢庵又问道：“操选政的，还有一位马纯上，选手何如？”匡超人道：“这也是弟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彼此谈着，过了数日，不觉已到扬州。冯琢庵、匡超人换了淮安船，到王家营，起早进京去了。

牛布衣独自搭江船，过了南京来到芜湖。寻在浮桥口一个小庵内作寓。这庵叫做甘露庵，门面三间：中间供着一尊韦驮菩萨；左边一间锁着，堆些柴草；右边一间做走路。进去一个大院落，大殿三间。殿后两间房：一间是本庵一个老和尚自己住着，一间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牛布衣日间出去寻访朋友，晚间点了一盏灯，吟哦些甚么诗词之类。老和尚见他孤踪，时常煨了茶，送在他房里，陪着说话到一、二更天。若遇清风明月的时节，便同他在前面天井里谈说古今的事务，甚是相得。

不想一日牛布衣病倒了，请医生来，一连吃了几十帖药，总不见效。那日，牛布衣请老和尚进房来坐在床沿上，说道：“我离家一千余里，客居在此，多蒙老师父照顾。不想而今得了这个拙病，眼见得不济事了。家中并无儿女，只有一个妻子，年纪还不上四十岁。前日和我同来的一个朋友，又进京会试去了。而今，老师父就是至亲骨肉一般。我这床头箱内有六两银子，我若死去，即烦老师父替我买具棺木。还有几件粗布衣服，拿去变卖了，请几众师父替我念一卷经，超度我生天。棺柩便寻那里一块空地，把我寄放着。材头上写‘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不要把我烧化了。倘得遇着个故乡亲戚，把我的丧带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师父的！”老和尚听了这话，那眼泪止不住纷纷的落了下来，说道：“居士，你但放心，说凶得吉。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牛布衣又挣起来，朝着床里面席子下拿出两本书来，递与老和尚道：“这两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诗，虽没有甚么好，却是一生相与的人都在上面。我舍不得湮没了，也交与老师父。又幸遇着个后来的才人，替我流传了，我死也瞑目！”老和尚双手接了。见他一丝两气，甚不过意，连忙到自己房里，煎了些龙眼莲子汤，拿到床前，扶起来与他吃。已是不能吃了，勉强呷了两口汤，仍旧面朝床里睡下。挨到晚上，痰响了一阵，喘息一回，呜呼哀哉，断气身亡。老和尚大哭了一场。

此时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天气尚热。老和尚忙取银子去买了一具棺木来，拿衣服替他换上，央了几个庵邻，七手八脚在房里入殓。百忙里，老和尚还走到自己房里，披了袈裟，拿了手击子，到他柩前来念《往生咒》。装殓停当，老和尚想：“那里去寻空地？不如就把这间堆柴的屋腾出来，与他停柩。”和邻居说了，脱去袈裟，同邻居把柴搬到天大井里堆着，将

这屋安放了灵柩。取一张桌子，供奉香炉、烛台、魂幡，俱各停当。老和尚伏着灵桌，又哭了一场。将众人安在大天井里坐着，烹起几壶来吃着。老和尚煮了一顿粥，打了一二十斤酒，买些面筋、豆腐干、青菜之类到庵，央及一个邻居烧锅。老和尚自己安排停当，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拜了几拜，便拿到后边与众人打散。老和尚道：“牛先生是个异乡人，今日回首在这里，一些甚么也没有。贫僧一个人支持不来。阿弥陀佛，却是起动众位施主，来忙了恁一天。出家人又不能备个甚么肴馔，只得一杯水酒和些素菜，与列位坐坐。列位只当是做好事罢了，休嫌怠慢！”众人道：“我们都是烟火邻居，遇着这样大事，理该效劳，却又还破费老师父，不当人子。我们众人心里面都不安，老师父怎的反说这话？”当下众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吃完了，各自散讫。

过了几日，老和尚果然请了吉祥寺八众僧人来，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忏”。

自此之后，老和尚每日早晚课诵，开门关门，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洒几点眼泪。那日，定更时分，老和尚晚课已毕，正要关门，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右手拿着一本经折，左手拿着一本书，进门来，坐在韦驮脚下，映着琉璃灯便念。老和尚不好问他，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关门睡下。次日这时候，他又来念。一连念了四五日。老和尚忍不住了，见他进了门，上前问道：“小檀越，你是谁家子弟？因甚每晚到贫僧这庵里来读书，这是甚么缘故？那小厮作了一个揖，叫声“老师父”，叉手不离方寸，说出姓名来。只因这一番，有分教：立心做名士，有志者事竟成。无意整家园，创业者成难守。毕竟这小厮姓甚名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话说牛浦郎在甘露庵里读书，老和尚问他姓名，他上前作了一个揖，说道：“老师父，我姓牛，舍下就在这前街上住。因当初在浦口外婆家长的，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不幸父母都去世了。只有个家祖年纪七十多岁，开个小香蜡店，胡乱度日。每日叫我拿这经折，去讨些赊帐。我打从学堂门一过，听见念书的声音好听，因在店里偷了钱，买这本书来念。却是吵闹老师父了。”老和尚道：“我方才不是说的，人家拿大钱请先生教子弟，还不肯读。像你小檀越偷钱买书念，这是极上进的事。但这里地下冷，又玻璃灯不甚明亮。我这殿上有张桌子，又有个灯挂儿，你何不就着那里去念，也觉得爽快些。”浦郎谢了老和尚，跟了进来。果然一张方桌，上面一个油灯挂，甚是幽静。

浦郎在这边厢读书，老和尚在那边打坐，每晚要到三更天。一日，老和尚听见他念书，走过来问道：“小檀越，我只道你是想应考要上进的念头，故买这本文章来念。而今听见你念的是诗，这个却念他则甚？”浦郎道：“我们经纪人家，那里还想甚么应考上进！只是念两句诗，破破俗罢了。”老和尚见他出语不俗，便问道：“你看这诗，讲的来么？”浦郎道：“讲不来的也多，若有一两句讲的来，不由的心里觉得欢喜。”老

和尚道：“你既然欢喜，再念几时，我把两本诗与你看，包你更欢喜哩！”浦郎道：“老师父有甚么诗？何不与我看？”老和尚笑道：“且慢，等你再想几时看。”

又过了些时，老和尚下乡到人家去念经，有几日不回来。把房门锁了，殿上托了浦郎。浦郎自心里疑猜：“老师父有甚么诗，却不肯与我看？哄我想的慌！”仔细算来，“三讨不如一偷”。趁老和尚不在家，到晚把房门掇开，走了进去。见桌上摆着一座香炉、一个灯盏、一串念珠，桌上放着些废残的经典。翻了一交，那有个甚么诗！浦郎疑惑道：“难道老师父哄我？”又寻到床上，寻着一个枕箱，一把铜锁锁着。浦郎把锁抻开，见里面重重包裹，两本锦面线装的书，上写“牛布衣诗稿”。浦郎喜道：“这个是了！”慌忙拿了出来，把枕箱锁好，走出房来，房门依旧关上。

将这两本书拿到灯下一看，不觉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来。是何缘故？他平日读的诗，是唐诗，文理深奥，他不甚懂；这个是时人的诗，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的来，故此欢喜。又见那题目上都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娄公子偕游莺脰湖分韵，兼呈令兄通政》、《与鲁太史话别》、《寄怀王观察》，其余某太守、某司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浦郎自想：“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因想：“他这个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诗上只写了‘牛布衣’，并不曾有个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号，刻起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这两本诗可不算了我的了？我从今就号做牛布衣！”当晚回家盘算，喜了一夜。

次日，又在店里偷了几十个钱，走到吉祥寺门口一个刻图

书的郭铁笔店里柜外，和郭铁笔拱一拱手，坐下说道：“要费先生的心，刻两方图书。”郭铁笔递过一张纸来道：“请写尊衔！”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个“郎”字，写道：“一方阴文图书，刻‘牛浦之印’一方阳文，刻‘布衣’二字。”郭铁笔接在手内，将眼上下把浦郎一看，说道：“先生便是牛布衣么？”浦郎答道：“布衣是贱字。”郭铁笔慌忙爬出柜台来，重新作揖请坐，奉过茶来，说道：“久已闻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容易不肯会人，相交的都是贵官长者，失敬！失敬！尊章即携上献丑，笔资也不敢领。此处也有几位朋友仰慕先生，改日同到贵寓拜访。”浦郎恐他走到庵里，看出爻象，只得顺口答道：“极承先生见爱。但目今也因邻郡一位当事约去做诗，还有几时耽阁，只在明早就行。先生且不必枉驾，索性回来相聚罢。图书也是小弟明早来领。”郭铁笔应诺了。浦郎次日讨了图书，印在上面，藏的好好的。每晚仍在庵里念诗。

他祖父牛老儿坐在店里。那日午后没有生意，间壁开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过来，坐着说闲话。牛老爹店里卖的，有现成的百益酒，烫了一壶，拨出两块豆腐乳和些笋干、大头菜，摆在柜台上，两人吃着。卜老爹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罢了。生意这几年也还兴，你令孙长成人了，着实伶俐去得。你老人家有了接代，将来就是福人了。”牛老道：“老哥，告诉你不得！我老年不幸，把儿子、媳妇都亡了，丢下这个孽障种子，还不曾娶得一个孙媳妇，今年已十八岁了。每日叫他出门讨账，讨到三更半夜不来家。说着也不信，不是一日了。恐怕这厮知识开了，在外没脊骨钻狗洞，淘渌坏了身子，将来我这几根老骨头，却是叫何人送终？”说着，不觉凄惶起来。

卜老道：“这也不是甚难摆划的事。假如你焦他没有房屋，何不替他娶上一个孙媳妇，一家一计过日子？这也前后免不得

要做的事。”牛老道：“老哥，我这小生意，日用还糊不过来，那得这一项银子，做这一件事？”卜老沉吟道：“如今倒有一头亲事，不知你可情愿？若情愿时，一个钱也不消费得。”牛老道：“却是那里有这一头亲事？”卜老道：“我先前有一个小女，嫁在运漕贾家。不幸我小女病故了，女婿又出外经商，遗下一个外甥女，是我领来养在家里，倒大令孙一岁，今年十九岁了。你若不弃嫌，就把与你做个孙媳妇。你我爱亲做亲，我不争你的财礼，你也不争我的装奁，只要做几件布草衣服。况且一墙之隔，打开一个门，就搀了过来，行人钱都可以省得的。”牛老听罢，大喜道：“极承老哥相爱，明日就央媒到府上来求。”卜老道：“这个又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孙女儿，我和你，这些客套做甚么！如今主亲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费得你两个帖子。我那里把庚帖送过来，你请先生择一个好日子，就把这事完成了。”牛老听罢，忙斟了一杯酒送过来，出席作了一个揖。当下说定了，卜老过去。

到晚，牛浦回来，祖父把卜老爹这些好意告诉了一番。牛浦不敢违拗，次早写了两副红全帖：一副拜卜老为媒，一副拜姓贾的小亲家。那边收了，发过庚帖来。牛老请阴阳徐先生，择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过门。牛老把囤下来的几石粮食变卖了，做了一件绿布棉袄、红布棉裙子、青布上盖、紫布裤子，共是四件暖衣，又换了四样首饰，三日前送了过去。

到了二十七日，牛老清晨起来，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柜台上睡。他家只得一间半房子：半间安着柜台，一间做客座，客座后半间就是新房。当日牛老让出床来，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帐子、被褥铺叠起来。又匀出一张小桌子，端了进来，放在后檐下有天窗的所在，好趁着亮，放镜子梳头。房里停当，把后面天井内，搭了个芦席的厦子做厨房。忙了一早晨，交了钱与牛

浦出去买东西。只见那边卜老爹已是料理了些镜子、灯台、茶壶和一套盆桶、两个枕头，叫他大儿子卜诚做一担挑了来。挑进门放下，和牛老作了揖。牛老心里着实不安，请他坐下。忙走到柜里面，一个罐内倒出两块橘饼和些蜜饯天茄，斟了一杯茶，双手递与卜诚，说道：“却是有劳的紧了，使我老汉坐立不安。”卜诚道：“老伯快不要如此，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说罢，坐下吃茶。只见牛浦戴了新瓦楞帽，身穿青布新直裰，新鞋净袜，从外面走了进来。后边跟着一个人，手里提着几大块肉、两个鸡、一大尾鱼和些闽笋、芹菜之类。他自己手里捧着油盐作料，走了进来。牛老道：“这是你舅丈人，快过来见礼！”牛浦丢下手里东西，向卜诚作揖下跪。起来数钱，打发那拿东西的人，自捧着作料，送到厨下去了。随后卜家第二个儿子卜信，端了一个箱子，内里盛的是新娘子的针线鞋面；又一个大捧盘，十杯高果子茶，送了过来，以为明早拜堂之用。牛老留着吃茶，牛浦也拜见过了。卜家弟兄两个坐了一回，拜辞去了。牛老自到厨下收拾酒席，足忙了一天。

到晚上，店里拿了一对长枝的红蜡烛点在房里，每枝上插了一朵通草花。央请了邻居家两位奶奶，把新娘子搀了过来，在房里拜了花烛。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里，与新人和搀新人的奶奶坐。自己在客座内摆了一张桌子，点起蜡烛来。杯箸安排停当，请得卜家父子三位来到。牛老先斟了一杯酒奠了天地，再满满斟上一杯捧在手里，请卜老转上，说道：“这一门亲，蒙老哥亲家相爱，我做兄弟的知感不尽！却是穷人家，不能备个好席面，只得这一杯水酒，又还要屈了二位舅爷的坐。凡事总是海涵了罢！”说着，深深作下揖去，卜老还了礼。牛老又要奉卜诚、卜信的席，两人再三辞了，作揖坐下。牛老道：“实是不成个酒馔，至亲面上，休要笑话！只是还有一说，我

家别的没有，茶叶和炭还有些须。如今煨一壶好茶，留亲家坐着谈谈，到五更天，让两口儿出来磕个头，也尽我兄弟一点穷心。”卜老道：“亲家，外甥女年纪幼不知个礼体，他父亲又不在跟前，一些陪嫁的东西也没有，把我羞的要命的。若说坐到天亮，我自恁要和你老人家谈谈哩，为甚么要去？”当下卜诚、卜信吃了酒先回家去，卜老坐到五更天。两口儿打扮出来，先请牛老在上，磕下头去。牛老道：“孙儿，我不容易看养你到而今。而今多亏了你这外公公，替你成就了亲事。你已是有了房屋了。我从今日起，就把店里的事即交付与你。一切买卖、赊欠、存留，都是你自己主张。我也老了，累不起了，只好坐在店里，帮你照顾。你只当寻个老伙计罢了！孙媳妇是好的，只愿你们夫妻，百年偕老，多子多孙！”磕了头起来，请卜老爹转上受礼，两人磕下头去。卜老道：“我外孙女儿有甚不到处，姑爷你指点他。敬重上人，不要违拗夫主的言语！家下没有多人，凡事勤慎些，休惹老人家着急！”两礼罢，说着扶了起来。牛老又留亲家吃早饭，卜老不肯，辞别去了。自此，牛家嫡亲三口儿度日。

牛浦自从娶亲，好些时不曾到庵里去。那日出讨赊帐，顺路往庵里走走。才到浮桥口，看见庵门外拴着五六匹马，马上都有行李，马牌子跟着。走近前去，看韦驮殿西边凳上，坐着三四个人，头戴大毡帽，身穿绸绢衣服；左手拿着马鞭子，右手拈着须子；脚下尖头粉底皂靴跷得高高的，坐在那里。牛浦不敢进去。老和尚在里面一眼张见，慌忙招手道：“小檀越，你怎么这些时不来？我正要等你说话哩，快些进来！”牛浦见他叫，大着胆走了进去。见和尚已经将行李收拾停当，恰待起身，因吃了一惊道：“老师父，你收拾了行李，要往那里去？”老和尚道：“这外面坐的几个人，是京里九门提督齐大人那里

差来的。齐大人当时在京，曾拜在我名下，而今他升做大官，特地打发人来，请我到京里报国寺去做方丈。我本不愿去，因前日有个朋友死在我这里，他却有个朋友到京会试去了。我今借这个便，到京寻着他这个朋友，把他的丧奔了回去，也了我这一番心愿。我前日说有两本诗，要与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内。我此时也不得功夫了，你自开箱拿了去看。还有一床褥子不好带去，还有些零碎器用，都把与小檀越。你替我照应着，等我回来。”牛浦正要问话，那几个人走进来，说道：“今日天色甚早，还赶得几十里路。请老师父快上马，休误了我们走道儿。”说着，将行李搬出，把老和尚簇拥上马。那几个人都上了牲口。牛浦送了出来，只向老和尚说得一声：“前途保重！”那一群马泼刺刺的，如飞一般也似去了。

牛浦望不见老和尚，方才回来。自己查点一查点东西，把老和尚锁房门的锁开了，取了下来，出门反锁了庵门，回家歇宿。次日又到庵里走走，自想：“老和尚已去，无人对证，何不就认做牛布衣？”因取了一张白纸，写下五个大字道：“牛布衣寓内”。自此，每日来走走。

又过了一个月，他祖父牛老儿坐在店里闲着，把帐盘一盘。见欠帐上人欠的也有限了，每日卖不上几十文钱，又都是柴米上支销去了。合共算起，本钱已是十去其七。这店渐渐的撑不住了，气的眼睁睁说不出话来。到晚牛浦回家，问着他，总归不出一个清帐，口里只管“之乎者也”，胡支扯叶。牛老气成一病，七十岁的人，元气衰了，又没有药物补养，病不过十日，寿数已尽，归天去了。

牛浦夫妻两口，放声大哭起来。卜老听了，慌忙走过来，见尸首停在门上，叫着：“老哥！”眼泪如雨的哭了一场。哭罢，见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语不得，说道：“这时节不是你

哭的事。吩咐外甥女儿看好了老爹，你同我出去料理棺衾。”牛浦揩泪谢了卜老，当下同到卜老相熟的店里，赊了一具棺材，又拿了许多布，叫裁缝赶着做起衣裳来。当晚入殓。次早雇了八个脚子抬往祖坟安葬。卜老又还替他请了阴阳徐先生，自己骑驴子，同阴阳下去点了穴。看着亲家入土，又哭了一场。同阴阳生回来，留着牛浦在坟上过了三日。卜老一到家，就有各项的人来要钱，卜老都许着。直到牛浦回家，归一归店里本钱，只抵得棺材店五两银子。其余布店、裁缝、脚子的钱都没处出。无计奈何，只得把自己住的间半房子，典与浮桥上抽闸板的闸牌子，得典价十五两。除还清了帐，还剩四两多银子。卜老叫他留着些，到开年清明替老爹成坟。

牛浦两口子没处住，卜老把自己家里出了一间房子，叫他两口儿搬来往下，把那房子交与闸牌子去了。那日搬来，卜老还办了几碗菜，替他暖房，卜老也到他房里坐了一会。只是想着死的亲家，就要哽哽咽咽的哭。

不觉已是除夕，卜老一家过年。儿子、媳妇房中，都有酒席、炭火。卜老先送了几斤炭，叫牛浦在房里生起火来，又送了一桌酒菜，叫他除夕在房里立起牌位来祭奠老爹。新年初一日，叫他到坟上烧纸钱去。又说道：“你到坟上去向老爹说，我年纪老了，这天气冷，我不能亲自来替亲家拜年。”说着又哭了。牛浦应诺了去。

卜老直到初三才出来贺节，在人家吃了几杯酒和些菜。打从浮桥口过，见那闸牌子家换了新春联，贴的花花碌碌的，不由的一阵心酸，流出许多眼泪来。要家去，忽然遇着侄女婿，一把拉了家去。侄女儿打扮着出来拜年。拜过了，留在房里吃酒，捧上糯米做的年团子来，吃了两个已经不吃了，侄女儿苦劝着，又吃了两个。回来一路迎着风就觉得有些不好。到晚头

疼发热就睡倒了。请了医生来看，有说是着了气，气裹了痰的；也有说该发散的；也有说该用温中的；也有说老年人该用补药的；纷纷不一。卜诚、卜信慌了，终日看着。牛浦一早一晚的进房来问安。

那日天色晚了，卜老爹睡在床上，见窗眼里钻进两个人来，走到床前，手里拿了一张纸递与他看。问别人，都说不曾看见有甚么人。卜老爹接纸在手，看见一张花边批文，上写着许多人的名字，都用朱笔点了，一单共有三十四五个人。头一名牛行，他知道是他亲家的名字；末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礼。再要问那人时，把眼一眨，人和票子都不见了。只因这一番，有分教：结交官府，致令亲戚难依；遨游仕途，幸遇宗谊可靠。不知卜老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话说卜老爹睡在床上，亲自看见地府勾牌，知道要去世了。即把两个儿子、媳妇叫到跟前，都吩咐了几句遗言，又把方才看见勾批的话说了，道：“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我立刻就要去了！”两个儿子哭哭啼啼，忙取衣服来穿上。穿着衣服，他口里自言自语道：“且喜我和我亲家是一票，他是头一个，我是末一个。他已是去得远了，我要赶上他去。”说着，把身子一挣，一头倒在枕头上。两个儿子都扯不住，忙看时，已没了气了。后事都是现成的，少不得修斋理七，报丧开吊，都是牛浦陪客。

这牛浦也就有几个念书的人和他相与，乘着人乱，也夹七夹八的来往。初时，卜家也还觉得新色。后来，见来的回数多了，一个生意人家只见这些“之乎者也”的人来讲呆话，觉得可厌，非止一日。

那日，牛浦走到庵里，庵门锁着。开了门只见一张帖掉在地下，上面许多字。是从门缝里送进来的。拾起一看，上面写道：“小弟董瑛，在京师会试，于冯琢庵年兄处，得读大作，渴欲一晤，以得识荆。奉访尊寓不值，不胜怅怅！明早幸驾少留片刻，以便趋教。至禱！至禱！”看毕，知道是访那个牛布衣的。但见帖子上有“渴欲识荆”的话，是不曾会过。”何不

就认作牛布衣和他相会？”又想到：“他说在京会试，定然是一位老爷。且叫他竟到卜家来会我，吓他一吓卜家弟兄两个，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即在庵里取纸笔写了一个帖子，说道：“牛布衣近日馆于舍亲卜宅。尊客过问，可至浮桥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写毕，带了出来，锁好了门，贴在门上。

回家向卜诚、卜信说道：“明日有一位董老爷来拜。他就是要做官的人，我们不好轻慢。如今要借重大爷，明日早晨把客座里收拾干净了，还要借重二爷，捧出两杯茶来。这都是大家脸上有光辉的事，须帮衬一帮衬。”卜家弟兄两个，听见有官来拜，也觉得喜出望外，一齐应诺了。

第二日清早，卜诚起来，扫了客堂里的地，把囤米的折子，搬在窗外廊檐下，取六张椅子，对面放着；叫浑家生起炭炉子，煨出一壶茶来，寻了一个捧盘、两个茶杯、两张茶匙，又剥了四个圆眼，一杯里放两个，伺候停当。

直到早饭时候，一个青衣人手持红帖，一路问了来。道：“这里可有一位牛相公？董老爷来拜。”卜道：“在这里。”接了帖，飞跑进来说。牛浦迎了出去，见轿子已落在门首。董孝廉下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浅蓝色缎圆领，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须，白净面皮，约有三十多岁光景，进来行了礼，分宾主坐下。董孝廉先开口道：“久仰大名，又读佳作，想慕之极！只疑先生老师宿学，原来还这般青年，更加可敬！”牛浦道：“晚生山鄙之人，胡乱笔墨，蒙老先生同冯琢翁过奖，抱愧实多。”董孝廉道：“不敢。”卜信捧出两杯茶，从上面走下来，送与董孝廉。董孝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间。牛浦打了躬，向董孝廉道：“小价村野之人，不知礼体，老先生休要见笑！”董孝廉笑道：“先生世外高人，何必如此讨论！”卜信听见这话，颈脖子都飞红了，接了茶盘骨都

着嘴进去。牛浦又问道：“老先生此番驾往何处？”董孝廉道：“弟已授职县令，今发来应天候缺，行李尚在舟中。因渴欲一晤，故此两次奉访。今既已接教过，今晚即要开船赴苏州去矣。”牛浦道：“晚生得蒙青目，一日地主之谊，也不曾尽得，如何便要去？”董孝廉道：“先生，我们文章气谊，何必拘这些俗情！弟此去，若早得一地方，便可奉迎先生到署，早晚请教。”说罢起身要去。牛浦攀留不住，说道：“晚生即刻就来船上奉送。”董孝廉道：“这倒也不敢劳了，只怕弟一出去船就要开，不得奉候。”当下打躬作别，牛浦送到门外，上轿去了。

牛浦送了回来，卜信气得脸通红，迎着他，一顿数说道：“牛姑爷，我至不济，也是你舅丈人、长亲！你叫我捧茶去，这是没奈何，也罢了。怎么当着董老爷臊我？这是那里来的话！”牛浦道：“但凡官府来拜，规矩是该换三遍茶。你只送了一遍就不见了。我不说你也罢了，你还来问我这些话，这也可笑！”卜信道：“姑爷，不是这样说。虽则我家老二捧茶不该从上头往下走，你也不该就在董老爷跟前洒出来！不惹的董老爷笑？”牛浦道：“董老爷看见了你这两个灰扑扑的人也就够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错了才笑！”卜信道：“我们生意人家也不要这老爷们来走动！没有多借了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不是我说一个大胆的话，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个老爷走进这屋里来。”卜信道：“没的扯淡！就算你相与老爷，你到底不是个老爷！”牛浦道：“凭你向那个说去！还是坐着同老爷打躬作揖的好，还是捧茶给老爷吃，走错路，惹老爷笑的好？”卜信道：“不要恶心！我家也不希罕这样老爷！”牛浦道：“不希罕么？明日向董老爷说，拿帖子送到芜湖县先打一顿板子！”两个人一齐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是我家养活你这年把的不是了！”

就和他到县里去讲讲，看是打那个的板子！”牛浦道：“那个怕你！就和你去！”

当下两人把牛浦扯着，扯到县门口。知县才发二梆，不曾坐堂。三人站在影壁前，恰好遇着郭铁笔走来，问其所以。卜诚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这是我们养他的不是了！”郭铁笔也着实说牛浦的不是，道：“尊卑长幼，自然之理。这话却行不得！但至亲间见官，也不雅相。”当下扯到茶馆里，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卜诚道：“牛姑爷，倒也不是这样说！如今我家老爹去世，家里人口多，我弟兄两个招揽不来。难得当着郭先生在此，我们把这话说一说：外甥女少不是的我们养着，牛姑爷也该自己做出一个主意来，只管不尴不尬住着也不是事。”牛浦道：“你为这话么？这话倒容易。我从今日就搬了行李出来自己过日，不缠扰你们就是了。”当下吃完茶，劝开这一场闹，三人又谢郭铁笔。郭铁笔别过去了。卜诚、卜信回家。

牛浦赌气，来家拿了一床被，搬在庵里来住。没的吃用，把老和尚的铙、钹、叮当都当了。闲着无事，去望望郭铁笔。铁笔不在店里，柜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缙绅》卖。牛浦揭开一看，看见淮安府安东县新补的知县董瑛，字彦芳，浙江仁和人。说道：“是了，我何不寻他去？”忙走到庵里卷了被褥，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炉、一架磬，拿去当了二两多银子。

也不到卜家告说，竟搭了江船。恰好遇顺风，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矶。要搭扬州船，来到一个饭店里。店主人说道：“今日头船已经开了，没有船，只好住一夜，明日午后上船。”牛浦放下行李，走出店门，见江沿上系着一只大船，问店主人道：“这只船可开的？”店主人笑道：“这只船，你怎上的起？要等个大老官来包了才走哩！”说罢，走了进来。走堂的

拿了一双筷子、两个小菜碟，又是一碟腊猪头肉、一碟子芦蒿炒豆腐干、一碗汤、一大碗饭，一齐搬上来。牛浦问：“这菜和饭是怎算？”走堂的道：“饭是二厘一碗，荤菜一分，素的一半。”牛浦把这菜和饭都吃了，又走出店门。

只见江沿上歇着一乘轿、三担行李、四个长随。那轿里走出一个人来，头戴方巾，身穿沉香色夹绸直裰，粉底皂靴，手拿白纸扇，花白胡须，约有五十多岁光景；一双刺猬眼，两个鹤骨腮。那人走出轿来，吩咐船家道：“我要到盐院太老爷那里去说话的，你们小心伺候！我到扬州另外赏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拿帖子送在江都县重处！”船家唯唯连声，搭扶手，请上了船。船家都帮着搬行李。正搬得热闹，店主人向牛浦道：“你快些搭去！”牛浦揸着行李，走到船尾上。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摇手叫他不要则声，把他安在烟篷底下坐。牛浦见他们众人把行李搬上了船，长随在舱里拿出“两淮公务”的灯笼来挂在舱口。叫船家把炉铫拿出来，在船头上生起火来，煨了一壶茶送进舱去。天色已黑，点起灯笼来。四个长随都到后船来办盘子，炉子上顿酒。料理停当，都捧到中舱里，点起一只红蜡烛来。牛浦偷眼在板缝里张那人时，对了蜡烛，桌上摆看四盘菜，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按着一本书，在那里点头细看。看了一回，拿进饭去吃了。少顷吹灯睡了。牛浦也悄悄睡下。

是夜，东北风紧，三更时分，潇潇飒飒的下起细雨。那烟篷芦席上漏下水来，牛浦翻身打滚的睡不着。到五更天，只听得舱里叫道：“船家，为甚么不开船？”船家道：“这大呆的顶头风，前头就是黄天荡，昨晚一号几十只船都湾在这里，那一个敢开？”少停，天色大亮。船家烧起脸水送进舱去。长随们都到后舱来洗脸。候着他们洗完，也递过一盆水与牛浦洗了。只见两个长随打伞上岸去了，一个长随取了一只金华火腿，在

船边上向着港里洗。洗了一会，那两个长随买了一尾时鱼、一只烧鸭、一方肉和些鲜笋、芹菜，一齐拿上船来。船家量米煮饭，几个长随过来收拾这几样肴馔。整治停当，装做四大盘，又烫了一壶酒，捧进舱去与那人吃早饭。吃过剩下的，四个长随拿到船后板上，齐坐着吃了一会。吃毕，打抹船板干净，才是船家在烟篷底下取出一碟萝卜干和一碗饭与牛浦吃。牛浦也吃了。

那雨虽略止了些，风却不曾住。到晌午时分，那人把舱后开了一扇板，一眼看见牛浦，问道：“这是甚么人？”船家陪着笑脸说道：“这是小的们带的一分酒资。”那人道：“你这位少年，何不进舱来坐坐？”牛浦巴不得这一声，连忙从后面钻进舱来，便向那人作揖下跪。那人举手道：“船舱里窄，不必行这个礼。你且坐下！”牛浦道：“不敢，拜问老先生尊姓？”那人道：“我么，姓牛，名瑶，草字叫做玉圃。我本是徽州人。你姓甚么？”牛浦道：“晚生也姓牛，祖籍本来也是新安。”牛玉圃不等他说完，便接着道：“你既然姓牛，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和你祖孙相称罢！我们徽州人称叔祖是叔公，你从今只叫我做叔公罢了。”牛浦听了这话也觉愕然，因见他如此体面，不敢违拗。因问道：“叔公此番到扬，有甚么公事？”牛玉圃道：“我不瞒你说，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那个不要我到他衙门里去？我是懒出门。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也不是甚么要紧的人。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有些声势，每年请我在这里，送我几百两银，留我代笔。代笔也只是个名色。我也不奈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我自在子午宫？‘闷绣羹热狭宋遥 易杂杏玫淖拍愤’？当下向船家说：“把他的行李拿进舱来，船钱也在我这里算。”船家道：“老爷又认了一个本家，要多赏小的们几个酒钱哩。”这日晚饭，就在舱里陪着

牛玉圃吃。

到夜风住，天已晴了。五更鼓已到仪征。进了黄泥滩，牛玉圃起来洗了脸，携着牛浦上岸走走。走上岸，向牛浦道：“他们在船上收拾饭费事。这里有个大观楼，素菜甚好。我和你去吃素饭罢。”回头吩咐船上道：“你们自料理吃早饭，我们往大观楼吃饭就来，不要人跟随了。”说着，到了大观楼。上得楼梯，只见楼上先坐着一个戴方巾的人。那人见牛玉圃，吓了一跳，说道：“原来是老弟！”牛玉圃道：“原来是老哥！”两个平磕了头。那人问：“此位是谁？”牛玉圃道：“这是舍侄孙。”向牛浦道：“你快过来叩见。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常在大衙门里共事的王义安老先生。快来叩见！”牛浦行过了礼。分宾主坐下，牛浦坐在横头。走堂的搬上饭来，一碗炒面筋，一碗脍腐皮，三人吃着。牛玉圃道：“我和你还是那年在齐大老爷衙门里相别，直到而今。”王义安道：“那个齐大老爷？”牛玉圃道：“便是做九门提督的了。”王义安道：“齐大老爷待我两个人，是说的了！”

正说得稠密，忽见楼梯上，又走上两个戴方巾的秀才来：前面一个穿一件茧绸直裰，胸前油了一块；后面一个穿一件元色直裰，两个袖子破的晃晃荡荡的，走了上来。两个秀才一眼看见王义安，那穿茧绸的道：“这不是我们这里丰家巷婊子家堂柜的乌龟王义安？”那穿元色的道：“怎么不是他！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乌龟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两个秀才越发威风。牛玉圃走上去扯劝，被两个秀才啐了一口，说道：“你一个衣冠中人同这乌龟坐着一桌子吃饭。你不知道罢了，既知道，还要来替他劝闹，连你也该死了！还不快走，在这里讨没脸！”牛玉圃见这事不好，悄悄拉了牛浦走下楼来，

会了帐，急急走回去了。这里两个秀才，把乌龟打了个臭死。店里人做好做歹，叫他认不是。两个秀才总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后，打的乌龟急了，在腰间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才罢了，放他下去。

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开到扬州，一直拢了子午宫下处。道士出来接着，安放行李，当晚睡下。次日早晨，拿出一顶旧方巾和一件蓝绸直裰来，递与牛浦，道：“今日要同往东家万雪斋先生家，你穿了这衣帽去。”当下叫了两乘轿子，两人坐了。两个长随跟着，一个抱着毡包，一直来到河下。见一个大高门楼，有七八个朝奉坐在板凳上，中间夹着一个奶妈，坐着说闲话。轿子到了门首，两人下轿走了进去。那朝奉都是认得的，说道：“牛老爷回来了！请在书房坐。”当下，走进了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旁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两边金笺对联，写了“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有两个小么儿在那里伺候，见两个走来，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眼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两人坐下吃了茶，那主人万雪斋，方从里面走了出来。头戴方巾，手摇金扇，身穿澄乡茧绸直裰，脚下朱履，出来同牛玉圃作揖。牛玉圃叫过牛浦来见，说道：“这是舍侄孙。见过了老先生！”三人分宾主坐下，牛浦坐在下面。又捧出一道茶

来吃了。万雪斋道：“玉翁为甚么在京耽搁这许多时？”牛玉圃道：“只为我的名声太大了，一到京住在承恩寺，就有许多人来求，也有送斗方来的，也有送扇子来的，也有送册页来的，都要我写字、做诗。还有分了题限了韵来求教的。昼日昼夜打发不清。才打发清了，国公府里徐二公子，不知怎样就知道小弟到了，一回两回打发管家来请。他那管家都锦衣卫指挥，五品的前程。到我下处来了几次，我只得到他家盘桓了几天。临行再三不肯放，我说是雪翁有紧事等着，才勉强辞了来。二公子也仰慕雪翁，尊作诗稿，是他亲笔看的。”因在袖口里拿出两本诗来递与万雪斋。

万雪斋接诗在手，便问：“这一位令侄孙，一向不曾会过，多少尊庚了？大号是甚么？”牛浦答应不出来。牛玉圃道：“他今年才二十岁。年幼，还不曾有号。”万雪斋正要揭开诗本来看，只见一个小厮飞跑进来，禀道：“宋爷请到了。”万雪斋起身道：“玉翁，本该奉陪。因第七个小妾有病，请医家宋仁老来看，弟要去同他斟酌，暂且告过。你竟请在我这里宽坐，用了饭坐到晚去。”说罢去了。

管家捧出四个小菜碟、两双碗筷来，抬桌子摆饭。牛玉圃向牛浦道：“他们摆饭还有一会功夫，我和你且在那边走走。那边还有许多齐整房子好看。”当下领着牛浦，走过了一个小桥，循着塘沿走，望见那边高高低低许多楼阁。那塘沿略窄，一路栽着十几棵柳树。牛玉圃走着，回头过来向他说道：“方才主人问着你话，你怎么不答应？”牛浦眼瞪瞪的望着牛玉圃的脸说，不觉一脚蹉了个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牛玉圃慌忙来扶，亏有柳树拦着，拉了起来。鞋袜都湿透了，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牛玉圃恼了，沉着脸道：“你原来是上不了的台盘的人！”忙叫小厮毡包里拿出一件衣裳来与他换了，先送他

回下处。只因这一番，有分教：旁人闲话，说破财主行踪；小子无良，弄得老生扫兴。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话说牛玉圃看见牛浦跌在水里不成模样，叫小厮叫轿子先送他回去。牛浦到了下处惹了一肚子气，把嘴骨都着坐在那里。坐了一会，寻了一双干鞋袜换了。道士来问：“可曾吃饭？”又不好说是没有，只得说吃了，足足的饿了半天。牛玉圃在万家吃酒，直到更把天才回来，上楼又把牛浦数说了一顿。牛浦不敢回言，彼此住下。次日，一天无事。

第三日，万家又有人来请。牛玉圃吩咐牛浦看着下处，自己坐轿子去了。牛浦同道士吃了早饭。道士道：“我要到旧城里木兰院一个师兄家走走。牛相公，你在家坐着罢。”牛浦道：“我在家有甚事？不如也同你去顽顽。”当下锁了门，同道士一直进了旧城，一个茶馆内坐下。茶馆里送上一壶干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来。吃着，道士问道：“牛相公，你这位令叔祖可是亲房的？一向他老人家在这里，不见你相公来。”牛浦道：“也是路上遇着，叙起来联宗的。我一向在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那董老爷好不好客！记得我一初到他那里时候，才送了帖子进去，他就连忙叫两个差人出来请我的轿。我不曾坐轿，却骑的是个驴。我要下驴，差人不肯，两个人牵了我的驴头，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董老爷已是开了宅门，自己迎了出来，同我手挽着手走了进去。

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辞他回来，他送我十七两四钱五分细丝银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着我骑上了驴。口里说道：‘你此去若是得意就罢了，若不得意，再来寻我。’这样的人真是难得！我如今还要到他那里去。”道士道：“这位老爷，果然就难得了！”

牛浦道：“我这东家万雪斋老爷，他是甚么前程？将来几时有官做？”道士鼻子里笑了一声，道：“万家，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罢了！若说做官，只怕纱帽满天飞，飞到他头上，还有人掀了他的去哩！”牛浦道：“这又奇了！他又不是娼优隶卒，为甚么那纱帽飞到他头上，还有人挝了去？”道士道：“你不知道他的出身么？我说与你，你却不可说出来。万家他自小是我们这河下万有旗程家的书童，自小跟在书房伴读。他主子程明卿见他聪明，到十八九岁上，就叫他做小司客。”牛浦道：“怎么样叫做小司客？”道士道：“我们这里盐商人家的，比如托一个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会官、拜客，每年几百银子辛俸，这叫做‘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发一个家人去打听、料理，这就叫做‘小司客’了。他做小司客的时候极其停当，每年聚几两银子，先带小货，后来就弄窝子。不想他时运好，那几年窝价陡长，他就寻了四、五万银子，便赎了身出来，买了这所房子。自己行盐，生意又好，就发起十几万来。万有旗程家已经折了本钱回徽州去了，所以没人说他这件事。去年万家娶媳妇，他媳妇也是个翰林女儿，万家费了几千两银子娶进来。那日大吹大打，执事灯笼就摆了半街，好不热闹！到第三日，亲家要上门做朝，家里就唱戏、摆酒。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轿子抬了来，坐在他那厅房里。万家走了出来，就不由的自己跪着，作了几个揖，当时兑了一万两银子出来，才糊的去了，不曾破相。”正说着，木兰院里

走出两个道士来，把这道士约了去吃斋。道士告别去了。

牛浦自己吃了几杯茶，走回下处来。进了子午宫，只见牛玉圃已经回来，坐在楼底下。桌上摆着几封大银子，楼门还锁着。牛玉圃见牛浦进来，叫他快开了楼门把银子搬上楼去。抱怨牛浦道：“适才我叫看着下处，你为甚么街上去胡撞！”牛浦道：“适才我站在门口，遇见敝县的二公在门口过。他见我就下了轿子，说道：‘许久不见。’要拉到船上谈谈，故此去了一会。”牛玉圃见他会官，就不说他不是了。因问道：“你这位二公姓甚么？”牛浦道：“他姓李，是北直人。便是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牛玉圃道：“他们在官场中，自然是闻我的名的。”牛浦道：“他说，也认得万雪斋先生。”牛玉圃道：“雪斋也是交满天下的。”因指着这个银子道：“这就是雪斋家拿来的。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医生说是寒症，药里要用一个雪虾蟆，在扬州，出了几百银子也没处买。听见说苏州还寻的出来，他拿三百两银子托我去买。我没的功夫，已在他跟前举荐了你。你如今去走一走罢，还可以赚的几两银子。”牛浦不敢违拗。当夜牛玉圃买了一只鸡和些酒替他饯行，在楼上吃着。牛浦道：“方才有一句话，正要向叔公说。是敝县李二公说的。”牛玉圃道：“甚么话？”牛浦道：“万雪斋先生算同叔公是极好的了，但只是笔墨相与，他家银钱大事还不肯相托。李二公说，他生平有一个心腹的朋友，叔公如今只要说，同这个人相好，他就诸事放心，一切都托叔公。不但叔公发财，连我做侄孙的将来都有日子过。”牛玉圃道：“他心腹朋友是那一个？”牛浦道：“是徽州程明卿先生。”牛玉圃笑道：“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我怎么不认的？我知道了。”吃完了酒各自睡下。次日，牛浦带着银子，告辞叔公，上船往苏州去了。

次日，万家又来请酒，牛玉圃坐轿子去。到了万家，先有两位盐商坐在那里，一个姓顾，一个姓汪。相见作过了揖。那两个盐商说都是亲戚，不肯僭牛玉圃的坐，让牛玉圃坐在首席。吃过了茶，先讲了些窝子长跌的话。抬上席来，两位一桌。奉过酒，头一碗上的冬虫夏草。万雪斋请诸位吃着，说道：“像这样东西，也是外方来的，我们扬州城里偏生多。一个雪虾蟆，就偏生寻不出来！”顾盐商道：“还不曾寻着么？”万雪斋道：“正是。扬州没有，昨日才托玉翁令侄孙到苏州寻去了。”汪盐商道：“这样希奇东西，苏州也未必有，只怕还要到我们徽州旧家人家寻去，或者寻出来。”万雪斋道：“这话不错。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顾盐商道：“不但东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牛玉圃忽然想起，问道：“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么？”万雪斋听了，脸就绯红，一句也答不出来。牛玉圃道：“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前日还有书子与我，说不日就要到扬州，少不的要与雪翁叙一叙。”万雪斋气的两手冰冷，总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顾盐商道：“玉翁，自古‘相交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我们今日且吃酒，那些旧话，也不必谈他罢了。”当晚勉强终席，各自散去。

牛玉圃回到下处，几天不见万家来请。那日在楼上睡中觉，一觉醒来长随拿封书子上来说道：“这是河下万老爷家送来的，不等回书去了。”牛玉圃拆开来看：“刻下仪征王汉策舍亲令堂太亲母七十大寿，欲求先生做寿文一篇，并求大笔书写，望即命驾往伊处。至嘱！至嘱！”牛玉圃看了这话，便叫长随叫了一只草上飞，往仪征去。

当晚上船，次早到丑坝上岸，在米店内问王汉策老爷家。米店人说道：“是做埠头的王汉家？他在法云街朝东的一个新

门楼子里面住。”牛玉圃走到王家，一直进去。见三间敞厅，厅中间椅子上，亮着一幅一幅的金字寿文。左边窗子口一张长桌，一个秀才低着头在那里写。见牛玉圃进厅，丢下笔走了过来。牛玉圃见他穿着茧绸直裰，胸前油了一块，就吃了一惊。那秀才认得牛玉圃，说道：“你就是大观楼同乌龟一桌吃饭的！今日又来这儿做甚么？”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闹。王汉策从里面走出来，向那秀才道：“先生请坐，这个不与你相干。”那秀才自在那边坐了。王汉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也不作揖，彼此坐下。问道：“尊驾就是号玉圃的么？”牛玉圃道：“正是。”王汉策道：“我这里就是万府下店。雪翁昨日有书子来，说尊驾为人不甚端方，又好结交匪类。自今以后，不敢劳尊了。因向帐房里称出一两银子来，递与他说道：“我也不留了，你请尊便罢！”牛玉圃大怒，说道：“我那希罕这一两银子！我自去和万雪斋说！”把银子掼在椅子上。王汉策道：“你既不要，我也不强。我倒劝你不要到雪斋家去，雪斋也不能会！”牛玉圃气忿忿的走了出去。王汉策道：“恕不送了。”把手一拱，走了进去。

牛玉圃只得带着长随，在丑坝寻一个饭店住下，口口声声只念着：“万雪斋这狗头如此可恶！”走堂的笑道：“万雪斋老爷，是极肯相与人的，除非你说出他程家那话头来才不尴尬。”说罢走过去了。牛玉圃听在耳朵里，忙叫长随去问那走堂的。走堂的方如此这般说出：“他是程明卿家的管家，最怕人揭挑他这个事。你必定说出来，他才恼的。”长随把这个话，回复了牛玉圃。牛玉圃才省悟道：“罢了！我上了这小畜生的当了！”当下住了一夜。

次日，叫船到苏州去寻牛浦。上船之后，盘缠不足，长随又辞去了两个，只剩两个粗夯汉子跟着，一直来到苏州，找在

虎丘药材行内。牛浦正坐在那里，见牛玉圃到，迎了出来，说道：“叔公来了。”牛玉圃道：“雪虾蟆可曾有？”牛浦道：“还不曾有。”牛玉圃道：“近日镇江有一个人家有了，快把银子拿来，同着买去。我的船就在阊门外。”当下押着他，拿了银子同上了船，一路不说出。

走了几天，到了龙袍州地方，是个没人烟的所在。是日，吃了早饭，牛玉圃圆睁两眼，大怒道：“你可晓的我要打你哩？”牛浦吓慌了道：“做孙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为甚么要打我呢？”牛玉圃道：“放你的狗屁！你弄的好乾坤哩！”当下不由分说，叫两个夯汉把牛浦衣裳剥尽了，帽子鞋袜都不留，拿绳子捆起来，臭打了一顿，抬着往岸上一掼。他那一只船就扯起篷来去了。

牛浦被他掼的发昏，又掼倒在一个粪窖子跟前，滚一滚就要滚到粪窖子里面去，只得忍气吞声，动也不敢动。过了半日，只见江里又来了一只船。那船到岸就住了。一个客人走上粪窖子里面出恭，牛浦喊他救命。那客人道：“你是何等样人？被甚人剥了衣裳捆倒在此？”牛浦道：“老爹，我是芜湖县的一个秀才。因安东县董老爷请我去做馆，路上遇见强盗，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只饶的一命在此。我是落难的人，求老爹救我一救！”那客人惊道：“你果然是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去的么？我就是安东县人。我如今替你解了绳子。”看见他精赤条条不像模样，因说道：“相公且站着，我到船上取个衣帽鞋袜来，与你穿着好上船走。”当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双鞋、一顶瓦楞帽，与他穿戴起来。说道：“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且权戴着，到前热闹所在，再买方巾罢。”牛浦穿了衣服，下跪谢那客人。扶了起来，同到船里。满船客人听了这话，都吃一惊，问：“这位相公尊姓？”牛浦

道：“我姓牛。”因拜问：“这位恩人尊姓？”那客人道：“在下姓黄，就是安东县人。家里做个小生意，是戏子行头经纪。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们班里人买些添的行头，从这里过，不想无意中救了这一位相公。你既是到董老爷衙门里去的，且同我到安东，在舍下住着，整理些衣服，再往衙门里去。”牛浦深谢了，从这日，就吃这客人的饭。

此时，天气甚热。牛浦被剥了衣服，在日头下捱了半日，又受了粪窖子里熏蒸的热气，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来。那痢疾又是禁口痢，里急后重，一天到晚都痢不清。只得坐在船尾上，两手抓着船板由他屙。屙到三四天，就像一个活鬼。身上打的又发疼，大腿在船沿坐成两条沟。只听得舱内客人悄悄商议道：“这个人料想是不好了。如今还是趁他有口气送上去，若死了就费力了。”那位黄客人不肯。他屙到第五天上，忽然鼻子里闻见一阵绿豆香，向船家道：“我想口绿豆汤吃。”满船人都不肯。他说道：“我自家要吃，我死了也无怨！”众人没奈何，只得拢了岸买些绿豆来，煮了一碗汤与他吃过。肚里响了一阵屙出一抛大屎，登时就好了。扒进舱来，谢了众人，睡下安息。养了两天，渐渐复元。

到了安东，先住在黄客人家。黄客人替他买了一顶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双靴，穿着去拜董知县。董知县果然欢喜，当下留了酒饭，要留在衙门里面住。牛浦道：“晚生有个亲戚在贵治，还是住在他那里便意些。”董知县道：“这也罢了。先生住在令亲家，早晚常进来走走，我好请教。”牛浦辞了出来。黄客人见他果然同老爷相与，十分敬重。牛浦三日两日进衙门去走走，借着讲诗为名，顺便撞两处木钟，弄起几个钱来。黄家又把第四个女儿招他做个女婿，在安东快活过日子。

不想董知县就升任去了，接任的是个姓向的知县，也是浙

江人。交代时候，向知县问董知县可有甚么事托他。董知县道：“倒没有甚么事。只有个做诗的朋友住在贵治，叫做牛布衣。老寅台青目一二，足感盛情。”向知县应诺了。董知县上京去，牛浦送在一百里外，到第三日才回家。浑家告诉他道：“昨日有个人来，说是你芜湖长房舅舅，路过在这里看你。我留他吃了个饭去了。他说下半年回来，再来看你。”牛浦心里疑惑：“并没有这个舅舅。不知是那一个？且等他下半年来再处。”董知县一路到了京师，在吏部投了文，次日过堂掣签。这时冯琢庵已中了进士，散了部属，寓处就在吏部门口不远。董知县先到他寓处来拜。冯主事迎着坐下，叙了寒温。董知县只说得一句“贵友牛布衣在芜湖甘露庵里”，不曾说这一番交情，也不曾说到安东县曾会着的一番话，只见长班进来跪着禀道：“部里大人升堂了。”董知县连忙辞别了去。到部就掣了一个贵州知州的签，匆匆束装赴任去了，不曾再会冯主事。

冯主事过了几时，打发一个家人寄家书回去。又拿出十两银子来问那家人道：“你可认得那牛布衣牛相公家？”家人道：“小的认得。”冯主事道：“这是十两银子，你带回去，送与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说他的丈夫现在芜湖甘露庵里，寄个的信与他。不可有误！这银子说是我带与牛奶奶盘缠的。”管家领了主命，回家见了主母。办理家务事毕，便走到一个僻巷内。一扇篱笆门关着，管家走到门口，只见一个小儿开门出来，手里拿了一个笊箕出去买米。管家向他说，是京里冯老爷差来的。小儿领他进去站在客坐内。小儿就走进去了，又走了出来，问道：“你有甚说话？”管家问那小儿道：“牛奶奶是你甚么人？”那小儿道：“是大姑娘。”管家把这十两银子递在他手里，说道：“这银子，是我家老爷带与牛奶奶盘缠的。说你家牛相公现在芜湖甘露庵内，寄个的信与你，免得悬望。”小儿请他

坐着，把银子接了进去。管家看见中间悬着一轴稀破的古画，两边贴了许多的斗方，六张破丢不落的竹椅。天井里一个土台子，台子上架藤花，藤花旁边就是篱笆门。坐了一会，只见那小儿捧出一杯茶来，手里又拿了一个包子，包了二钱银子，递与他道：“我家大姑说：‘有劳你，这个送给你买茶吃。到家拜上太太，到京拜上老爷，多谢！说的话，我知道了。’”管家承谢过去了。牛奶奶接着这个银子，心里凄惶起来，说：“他恁大年纪只管在外头，又没个儿女，怎生是好？我不如趁着这几两银子，走到芜湖去，寻他回来，也是一场事！”

主意已定，把这两间破房子锁了，交与邻居看守。自己带了侄子，搭船一路来到芜湖。找到浮桥口甘露庵，两扇门掩着。推开进去，韦驮菩萨面前香炉、烛台都没有了。又走进去，大殿上隔子倒的七横八竖。天井里一个老道人坐着缝衣裳，问着他，只打手势，原来又哑又聋。问他：“这里面可有一个牛布衣？”他拿手指着前头一间屋里，牛奶奶带着侄子复身走出来，见韦驮菩萨旁边一间屋，又没有门，走了进去。屋里停着一具大棺材，面前放着一张三只腿的桌子，歪在半边。棺材上头的魂幡也不见了，只剩了一根棍。棺材贴头上有字，又被那屋上没有瓦，雨淋下来，把字迹都剥落了，只有“大明”两字，第三字只得一横。牛奶奶走到这里，不觉心惊肉颤，那寒毛根根都竖起来。又走进去问那道人道：“牛布衣莫不是死了？”道人把手摇两摇，指着门外。他侄子道：“他说姑爷不曾死，又到别处去了。”牛奶奶又走到庵外，沿街细问，人都说不听见他死。一直问到吉祥寺郭铁笔店里。郭铁笔道：“他么？而今到安东董老爷任上去了。”牛奶奶此番得着实信，立意往安东去寻。只因这一番，有分教：错中有错，无端更起波澜；人外求人，有意做成交结。不知牛奶奶曾到安东去否，且听下回分

解。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话说牛浦招赘在安东黄姓人家，黄家把门面一带三四间屋都与他住。他就把门口贴了一个帖，上写道：“牛布衣代做诗文。”那日早上，正在家里闲坐，只听得有人敲门。开门让了进来，原来是芜湖县的一个旧邻居。这人叫做石老鼠，是个有名的无赖，而今却也老了。牛浦见是他，吓了一跳，只得同他作揖坐下，自己走进去取茶。浑家在屏风后张见，迎着他告诉道：“这就是去年来的你长房舅舅，今日又来了。”牛浦道：“他那里是我甚么舅舅！”接了茶出来，递与石老鼠吃。石老鼠道：“相公，我听见你恭喜又招了亲在这里，甚是得意！”牛浦道：“好几年不曾会见老爹，而今在那里发财？”石老鼠道：“我也只在淮北、山东各处走走。而今打从你这里过，路上盘缠用完了，特来拜望你，借几两银子用用。你千万帮我一个衬！”牛浦道：“我虽则同老爹是个旧邻居，却从来不曾通过财帛。况且我又是客边，借这亲家住着，那里来的几两银子与老爹？”石老鼠冷笑道：“你这小孩子就没良心了！想着我当初挥金如土的时节，你用了我不知多少！而今看见你在人家招了亲，留你个脸面，不好就说，你倒回出这样话来！”牛浦发了急道：“这是那里来的话！你就挥金如土，我几时看见你金子？几时看见你的土？你一个尊年人，不想做些好事，只要

‘在光水头上钻眼——骗人’！”石老鼠道：“牛浦郎你不要说嘴！想着你小时做的些丑事，瞒的别人，可瞒的过我？况且你停妻娶妻，在那里骗了卜家女儿，在这里又骗了黄家女儿，该当何罪！你不乖乖的拿出几两银子来，我就同你到安东县去讲！”牛浦跳起来道：“那个怕你！就同你到安东县去！”

当下，两人揪扭出了黄家门，一直来到县门口。遇着县里两个头役，认得牛浦，慌忙上前劝住，问是甚么事。石老鼠就把他小时不成人的事说：骗了卜家女儿，到这里又骗了黄家女儿，又冒名顶替，多少混帐事。牛浦道：“他是我们那里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鼠。而今越发老而无耻！去年走到我家，我不在家里，他冒认是我舅舅，骗饭吃。今年又凭空走来，问我要银子。那有这样无情无理的事！”几个头役道：“也罢！牛相公，他这人年纪老了，虽不是亲戚，到底是你的一个旧邻居。想是真正没有盘费了。自古道：‘家贫不是贫，路贫贫杀人。’你此时有钱，也不服气拿出来给他。我们众人替你垫几百文送他去罢。”石老鼠还要争。众头役道：“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就同我老爷相与最好。你一个尊年人，不要讨没脸面，吃了苦去！”石老鼠听见这话，方才不敢多言了，接着几百钱，谢了众人自去。

牛浦也谢了众人回家。才走得几步，只见家门口一个邻居迎着来道：“牛相公，你到这里说话！”当下拉到一个僻净巷内告诉地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牛浦道：“同谁吵？”邻居道：“你刚才出门，随即一乘轿子，一担行李，一个堂客来到。你家娘子接了进去。这堂客说，他就是你的前妻，要你见面。在那里同你家黄氏娘子吵的狠。娘子托我带信，叫你快些家去！”牛浦听了这话，就像提在冷水盆里一般，自心里明白：“自然是石老鼠这老奴才，把卜家的前头娘子贾氏撮弄

的来闹了！”也没奈何，只得硬着胆走了来家。到家门口站住脚听一听，里面吵闹的，不是贾氏娘子声音，是个浙江人，便敲门进去。和那妇人对了面，彼此不认得。黄氏道：“这便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牛奶奶问道：“你这位怎叫做牛布衣？”牛浦道：“我怎的不是牛布衣？但是我认不得你这位奶奶。”牛奶奶道：“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你这厮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挂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谋害死了！我怎肯同你开交！”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最多，怎见得便是我谋害你丈夫？这又出奇了！”牛奶奶道：“怎么不是！我从芜湖县问到甘露庵，一路问来，说在安东。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须要还我丈夫！”当下哭喊起来，叫跟来的侄子将牛浦扭着。牛奶奶上了轿，一直喊到县前去了。正值向知县出门，就喊了冤。知县叫补词来。当下补了词，出差拘齐人，挂牌，第三日午堂听审。

这一天，知县坐堂，审的是三件。

第一件，为“活杀父命事”。告状的是个和尚。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见人家放的许多牛。内中有一条牛见这和尚，把两眼睁睁的只望着他。和尚觉得心动，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两眼抛梭的淌下泪来。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牛伸出舌头来舔他的头，舔着，那眼泪越发多了。和尚方才知是他的父亲转世。因向那人家哭着求告，施舍在庵里供养着。不想被庵里邻居牵去杀了，所以来告状，就带施牛的这个人做干证。向知县取了和尚口供，叫上那邻居来问。邻居道：“小的四日前，是这和尚牵了这个牛来卖与小的。小的买到手就杀了。和尚昨日又来向小的说，这牛是他父亲变的，要多卖几两银子，前日银子卖少了，要来找价。小的不肯，他就同小的吵起来。小的听见人说，这牛并不是他父亲变的。这和尚积年剃了光头，把

盐搽在头上，走到放牛所在，见那极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头来舔他的头。牛但凡舔着盐，就要淌出眼水来。他就说是他父亲，到那人家哭着求施舍，施舍了来，就卖钱用，不是一遭了。这回又拿这事告小的，求老爷做主！”向知县叫那施牛的人问道：“这牛果然是你施与他家的，不曾要钱？”施牛的道：“小的白送与他，不曾要一个钱。”向知县道：“轮回之事本属渺茫，那有这个道理？况既说父亲转世，不该又卖钱用。这秃奴可恶极了！”即丢下签来，重责二十，赶了出去。

第二件，为“毒杀兄命事”。告状人叫胡赖，告的是医生陈安。向知县叫上原告来问道：“他怎样毒杀你哥子？”胡赖道：“小的哥子害病，请了医生陈安来看。他用了一剂药，小的哥子次日就发了跑躁，跳在水里淹死了。这分明是他毒死的！”向知县道：“平日有仇无仇！”胡赖道：“没有仇。”向知县叫上陈安来问道：“你替胡赖的哥子治病，用的是甚么汤头？”陈安道：“他本来是个寒症，小的用的是荆防发散药，药内放了八分细辛。当时他家就有个亲戚，是个团脸矮子，在旁多嘴，说是细辛用到三分就要吃死了人。《本草》上那有这句话？落后，他哥过了三四日，才跳在水里死了。与小的甚么相干？青天老爷在上，就是把四百味药药性都查遍了，也没见那味药是吃了该跳河的，这是那里说起？医生行着道，怎当得他这样诬陷！求老爷做主！”向知县道：“这果然也胡说极了！医家有割股之心，况且你家有病人，原该看守好了，为甚么放他出去跳河？与医生何干？这样事也来告状！”一齐赶了出去。

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状，为“谋杀夫命事”。向知县叫上牛奶奶去问。牛奶奶悉把如此这般，从浙江寻到芜湖，从芜湖寻到安东。”他现挂着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问他要，问

谁要！”向知县道：“这也怎么见得？”向知县问牛浦道：“牛生员，你一向可认得这个人？”牛浦道：“生员岂但认不得这妇人，并认不得他丈夫。他忽然走到生员家要起丈夫来，真是天上飞下来的一件大冤枉事！”向知县向牛奶奶道：“眼见得这牛生员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踪迹；你到别处去寻访你丈夫去罢。”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定要求向知县替他伸冤。缠的向知县急了，说道：“也罢，我这里差两个衙役，把这妇人解回绍兴。你到本地告状去，我那里管这样无头官事！牛生员，你也请回去罢！”说罢，便退了堂。两个解役把牛奶奶解往绍兴去了。只因这一件事，传的上司知道，说向知县相与做诗文的人，放着人命大事都不问，要把向知县访闻参处。

按察司具揭到院。这按察司姓崔，是太监的侄儿，荫袭出身，做到按察司。这日，叫幕客叙了揭帖稿，取来灯下自己细看：“为特参昏庸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内开安东县知县向鼎许多事故。自己看了又念，念了又看。灯烛影里只见一个人双膝跪下。崔按察举眼一看，原来是他门下的一个戏子，叫做鲍文卿。按察司道：“你有甚么话，起来说！”鲍文卿道：“方才小的看见大老爷要参处的这位，是安东县向老爷。这位老爷，小的也不曾认得；但自从七八岁学戏，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这老爷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个知县，好不可怜！如今又要因这事参处了。况他这件事，也还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爷免了他的参处罢？”按察司道：“不想你这一个人，倒有爱惜才人的念头。你倒有这个意思，难道我倒不肯？只是如今免了他这一革职，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我如今将这些缘故写一个书子，把你送到他衙门里去，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回

家做个本钱。”鲍文卿磕头谢了。按察司吩咐书房小厮，去向幕宾说：“这安东县不要参了。”

过了几日，果然差一个衙役，拿着书子把鲍文卿送到安东县。向知县把书子拆开一看，大惊，忙叫快开宅门，请这位鲍相公进来。向知县便迎了出去。鲍文卿青衣小帽，走进宅门，双膝跪下，便叩老爷的头，跪在地下请老爷的安。向知县双手来扶，要同他叙礼。他道：“小的何等人，敢与老爷施礼！”向知县道：“你是上司衙门里的人，况且与我有恩，怎么拘这个礼？快请起来，好让我拜谢！”他再三不肯。向知县拉他坐，他断然不敢坐。向知县急了，说：“崔大老爷送了你来，我这般待你，崔大老爷知道不便。”鲍文卿道：“虽是老爷要格外抬举小的，但这个关系朝廷体统，小的断然不敢。”立着垂手回了几句话，退到廊下去了。向知县托家里亲戚出来陪，他也断不敢当。落后，叫管家出来陪，他才欢喜了，坐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次日，向知县备了席，摆在书房里，自己出来陪，斟酒来奉。他跪在地下，断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向知县没奈何，只得把酒席发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他还上来谢赏。向知县写了谢按察司的禀帖，封了五百两银子谢他。他一厘也不敢受，说道：“这是朝廷颁与老爷们的俸银，小的乃是贱人，怎敢用朝廷的银子？小的若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爷天恩，留小的一条狗命。”向知县见他说到这田地，不好强他。因把他这些话，又写了一个禀帖，禀按察司。又留他住了几天，差人送他回京。按察司听见这些话，说他是个呆子，也就罢了。又过了几时，按察司升了京堂，把他带进京去。不想一进了京，按察司就病故了。鲍文卿在京没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来。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

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阊苑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玄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这鲍文卿住在水西门。水西门与聚宝门相近。这聚宝门，当年说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到这时候何止一千个牛，一万个猪，粮食更无其数。鲍文卿进了水西门，到家和妻子见了。他家本是几代的戏行，如今仍旧做这戏行营业。他这戏行里，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总寓内，都挂着一班一班的戏子牌。凡要定戏，先几日，要在牌上写一个日子。鲍文卿却是水西门总寓挂牌。他戏行规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齐上了庵烧过香，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一个字也不敢拗的。还有洪武年间起首的班子，一班十几人，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里，十几个人共刻在一座碑上。比如有祖宗

的名字在这碑上的，子孙出来学戏就是“世家子弟”，略有几岁年纪就称为“老道长”。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长说了，方才敢行。鲍文卿的祖父的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就把家里笙、箫、管、笛、三弦、琵琶都查点了出来。也有断了弦，也有坏了皮的，一总尘灰寸壅。他查出来放在那里，到总寓旁边茶馆内，去会会同行。

才走进茶馆，只见一个人坐在那里，头戴高帽，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独自坐在那里吃茶。鲍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钱麻子。钱麻子见了他来，说道：“文卿，你从几时回来的？请坐吃茶。”鲍文卿道：“我方才远远看见你，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爷，错走到我这里来吃茶，原来就是你这老屁精！”当下坐了吃茶。钱麻子道：“文卿，你在京里走了一回，见过几个做官的，回家就拿翰林、科、道来吓我了！”鲍文卿道：“兄弟，不是这样说。像这衣服、靴子，不是我们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这样衣裳，叫那读书的人穿甚么？”钱麻子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讲究了！南京这些乡绅人家寿诞或是喜事，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他就要留我们坐着一桌吃饭。凭他甚么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几个学里酸子，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哩！”鲍文卿道：“兄弟你说这样不安本分的话，岂但来生还做戏子，连变驴变马都是该的！”钱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

茶馆里拿上点心来吃。吃着，只见外面又走进一个人来。头戴浩然巾，身穿酱色绸直裰，脚下粉底皂靴，手执龙头拐杖走了进来。钱麻子道：“黄老爹，到这里来吃茶。”黄老爹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们二位！到跟前才认得。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二岁了，眼睛该花了。文卿，你几时来的？”鲍文卿道：“到家不多几日，还不曾来看老爹。日子好过的快，相别

已十四年。记得我出门那日还在国公府徐老爷里面，看着老爹妆了一出《茶博士》才走的。老爹而今可在班里了？”黄老爹摇手道：“我久已不做戏子了。”坐下添点心来吃，向钱麻子道：“前日南门外张举人家，请我同你去下棋，你怎么不到？”钱麻子道：“那日我班里有生意。明日是鼓楼外薛乡绅小生日，定了我徒弟的戏。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寿。”鲍文卿道：“那个薛乡绅？”黄老爹道：“他是做过福建汀州知府，和我同年，今年八十二岁，朝廷请他做乡饮大宾了。”鲍文卿道：“像老爹拄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又道：“钱兄弟，你看老爹这个体统，岂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尚书、侍郎回来，也不过像老爹这个排场罢了！”那老畜生，不晓的这话是笑他，反忻忻得意。当下吃完了茶，各自散了。

鲍文卿虽则因这些事看不上眼，自己却还要寻几个孩子，起个小班子。因在城里到处寻人说话。那日走到鼓楼坡上遇着一个人，有分教：邂逅相逢，旧交更添气色；婚姻有分，子弟亦被恩光。毕竟不知鲍文卿遇的是个甚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话说鲍文卿到城北去寻人，觅孩子学戏。走到鼓楼坡上，他才上坡，遇着一个人下坡。鲍文卿看那人时：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绸直裰，脚下一双烂红鞋；花白胡须，约有六十多岁光景；手里拿着一张破琴，琴上帖着一条白纸，纸上写着四个字道：“修补乐器”。鲍文卿赶上几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会修补乐器的么？”那人道：“正是。”鲍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馆坐坐。”当下两人进了茶馆坐下，拿了一壶茶来吃着。鲍文卿道：“老爹尊姓？”那人道：“贱姓倪。”鲍文卿道：“尊府在那里？”那人道：“远哩，舍下在三牌楼。”鲍文卿道：“倪老爹，你这修补乐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么？”倪老爹道：“都可以修得的。”鲍文卿道：“在下姓鲍，舍下住在水西门，原是梨园行业。因家里有几件乐器坏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还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倪老爹道：“长兄，你共有几件乐器？”鲍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拿来，还是我到你府上来修罢，也不过一两日功夫。我只扰你一顿早饭，晚里还回来家。”鲍文卿道：“这就好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休要见怪！”又道：“几时可以屈老爹去？”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闲，后日来罢。”当下说定了。门口

挑了一担茯苓糕来。鲍文卿买了半斤，同倪老爹吃了，彼此告别。鲍文卿道：“后日清晨专候老爹！”倪老爹应诺去了。鲍文卿回来，和浑家说下，把乐器都揩抹净了，搬出来摆在客座里。到那日清晨，倪老爹来了，吃过茶点心，拿这乐器修补。修了一回，家里两个学戏的孩子，捧出一顿素饭来。鲍文卿陪着倪老爹吃了。

到下午时候，鲍文卿出门，回来向倪老爹道：“却是怠慢老爹的紧，家里没个好菜蔬，不恭。我而今约老爹去酒楼上坐坐。这乐器丢着明日再补罢。”倪老爹道：“为甚么又要取扰？”当下两人走出来，到一个酒楼上，拣了一个僻净座头坐下。堂官过来问：“可还有客？”倪老爹道：“没有客了。你这里有些甚么菜？”走堂的叠着指头数道：“肘子、鸭子、黄闷鱼、醉白鱼、杂脍、单鸡、白切肚子、生焰肉、京焰肉、焰肉片、煎肉圆、闷青鱼、煮鲢头，还有便碟白切肉。”倪老爹道：“长兄，我们自己人，吃个便碟罢。”鲍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官先拿卖鸭子来吃酒，再焰肉片带饭来。堂官应下去了。

须臾，捧着一卖鸭子、两壶酒上来。鲍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杯，坐下吃酒。因问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因甚做这修补乐器的事？”那倪老爹叹一口气道：“长兄，告诉不得你！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儿女又多，只得借这手艺糊口。原是无奈何的事！”鲍文卿惊道：“原来老爹是学校中人，我大胆的狠了！请问老爹几位相公？老太太可是齐眉？”倪老爹道：“老妻还在。从前倒有六个小儿，而今说不得了。”鲍文卿道：“这是甚么原故？”倪老爹说到此处，不觉凄然垂下泪来。鲍文卿又斟一杯酒，递与

倪老爹，说道：“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说。我或者可以替你分忧。”倪老爹道：“这话不说罢，说了反要惹你长兄笑。”鲍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老爹只管说。”倪老爹道：“不瞒你说，我是六个儿子。死了一个，而今只得第六个小儿子在家里。那四个”说着，又忍着不说了。鲍文卿道：“那四个怎的？”倪老爹被他问急了，说道：“长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我不瞒你说，那四个儿子，我都因没有的吃用，把他们卖在他州外府去了！”鲍文卿听见这句话，忍不住的眼里流下泪来，说道：“这是个可怜了！”倪老爹垂泪道：“岂但那四个卖了，这一个小的将来也留不住，也要卖与人去！”鲍文卿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舍得？”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

鲍文卿着实伤感了一会，说道：“这件事我倒有个商议，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说。”倪老爹道：“长兄，你有甚么话只管说，有何妨？”鲍文卿正待要说，又忍住道：“不说罢。这话说，恐怕惹老爹怪。”倪老爹道：“岂有此理！任凭你说甚么，我怎肯怪你？”鲍文卿道：“我大胆说了罢。”倪老爹道：“你说，你说。”鲍文卿道：“老爹，比如你要把这小相公卖与人，若得卖到他州别府，就和那几个相公一样不见面了。如今我在下四十多岁，生平只得一个女儿，并不曾有个儿子。你老人家若肯不弃贱行，把这小令郎过继与我，我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与老爹。我抚养他成人。平日逢时遇节，可以到老爹家里来。后来老爹事体好了，依旧把他送还老爹。这可以使得的么？”倪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儿子恩星照命，我有甚么不肯？但是，既过继与你，累你抚养，我那里还收得你的银了？”鲍文卿道：“说那里话？我一定送过二十两银子

来。”说罢，彼此又吃了一回。会了账，出得店门。趁天色未黑，倪老爹回家去了。

鲍文卿回来把这话向乃眷说了一遍，乃眷也欢喜。次日，倪老爹清早来补乐器，会着鲍文卿，说：“昨日商议的话，我回去和老妻说，老妻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为定，择个好日，就带小儿来过继便了。”鲍文卿大喜。自此，两人呼为亲家。

过了几日，鲍家备了一席酒请倪老爹。倪老爹带了儿子来，写立过继文书，凭着左邻开绒线店张国重，右邻开香蜡店王羽秋。两个邻居都到了。那文书上写道：“立过继文书倪霜峰，今将第六子倪廷玺，年方一十六岁，因日食无措，夫妻商议，情愿出继与鲍文卿名下为义子，改名鲍廷玺。此后成人婚娶，俱系鲍文卿抚养，立嗣承桃，两无异说。如有天年不测，各听天命。今欲有凭，立此过继文书，永远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过继文书倪霜峰。凭中邻：张国重，王羽秋。”都画了押。鲍文卿拿出二十两银子来，付与倪老爹去了。鲍文卿又谢了众人。自此两家来往不绝。

这倪廷玺改名鲍廷玺，甚是聪明伶俐。鲍文卿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不肯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到十八岁上，倪老爹去世了，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自此以后，鲍廷玺着实得力。他娘说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儿、女婿。鲍文卿说他是正经人家儿女，比亲生的还疼些。每日吃茶吃酒都带着他，在外揽生意都同着他。让他赚几个钱，添衣帽鞋袜。又心里算计，要替他娶个媳妇。

那日早上，正要带着鲍廷玺出门，只见门口一个人，骑了一匹骡子，到门口下了骡子进来。鲍文卿认得是天长县杜老爷

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爷，你几时过江来的？”邵管家道：“特过江来寻鲍师父。”鲍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儿子也作了揖。请他坐下，拿水来洗脸，拿茶来吃。吃着，问道：“我记得你家老太太该在这年把正七十岁，想是过来定戏的？你家大老爷在府安否？”邵管家笑道：“正是为此。老爷吩咐，要定二十本戏。鲍师父，你家可有班子？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过去。”鲍文卿道：“我家现有一个小班。自然该去伺候。只不知要几时动身？”邵管家道：“就在出月动身。”说罢，邵管家叫跟骡的人，把行李搬了进来，骡子打发回去。邵管家在被套内取出一封银子来，递与鲍文卿道：“这是五十两定银，鲍师父，你且收了。其余的，领班子过去再付。”文卿收了银子。当晚，整治酒席，大盘大碗，留邵管家吃了半夜。次日，邵管家上街去买东西。买了四五天，雇船先过江去了。

鲍文卿也就收拾，带着鲍廷玺，领了班子，到天长杜府去做戏。做了四十多天回来，足足赚了一百几十两银子。父子两个，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尽。那一班十几个小戏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赏他一件棉袄、一双鞋袜。各家父母知道，也着实感恩，又来谢了鲍文卿。

鲍文卿仍旧领了班子，在南京城里做戏。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戏，五更天散了戏，戏子和箱都先进城来了。他父子两个，在上河澡堂子里洗了一个澡，吃了些茶点心，慢慢走回来。到了家门口，鲍文卿道：“我们不必拢家了。内桥有个人家，定了明日的戏。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银子秤来。”当下，鲍廷玺跟着，两个人走到坊口。只见对面来了一把黄伞，两对红黑帽，一柄遮阳，一顶大桥，知道是外府官过。父子两个站在房檐下看，让那伞和红黑帽过去了。遮阳到了跟前，上写着“安庆府正堂”。鲍文卿正仰脸看着遮阳，轿子已到。那轿子里

面的官看见鲍文卿，吃了一惊。鲍文卿回过脸来看那官时，原来便是安东县向老爷，他原来升了。轿子才过去，那官叫跟轿的青衣人到轿前，说了几句话。那青衣人飞跑到鲍文卿跟前，问道：“太老爷问你可是鲍师父么？”鲍文卿道：“我便是。太老爷可是做过安东县升了来的？”那人道：“是。太爷公馆在贡院门口张家河房里，请鲍师父在那里去相会。”说罢，飞跑赶着轿子去了。

鲍文卿领着儿子，走到贡院前香蜡店里，买了一个手本，上写“门下鲍文卿叩”。走到张家河房门口，知道向太爷已经回寓了，把手本递与管门的，说道：“有劳大爷禀声，我是鲍文卿，来叩见太老爷。”门上接了手本，说道：“你且伺候着。”鲍文卿同儿子坐在板凳上。坐了一会，里面打发小厮出来问道：“门上的，太爷问，有个鲍文卿可曾来？”门上人道：“来了，有手本在这里。”慌忙传进手本去。只听得里面道：“快请！”鲍文卿叫儿子在外面候着，自己跟了管门的进去。

进到河房来，向知府已是纱帽便服，迎了出来。笑着说道：“我的老友到了！”鲍文卿跪下，磕头请安。向知府双手扶住，说道：“老友，你若只管这样拘礼，我们就难相与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一个凳子上坐了。向知府坐下，说道：“文卿，自同你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我如今老了，你的胡子却也白了许多。”鲍文卿立起来道：“太老爷高升，小的多不知道，不曾叩得大喜。”向知府道：“请坐下！我告诉你：我在安东做了两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转了个二府，今年才升到这里。你自从崔大人死后回家来做什么事？”鲍文卿道：“小的本是戏子出身，回家没有甚事，依旧教一小班子过日。”向知府道：“你方才同走的那少年是谁？”鲍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儿子，带在公馆门口，不敢进

来。”向知府道：“为甚么不进来？叫人快出去请鲍相公进来！”

当下一个小厮领了鲍廷玺进来。他父亲叫他磕太老爷的头。向知府亲手扶起，问：“你今年十几岁了？”鲍廷玺道：“小的今年十七岁了。”向知府道：“好个气质，像正经人家的儿女！”叫他坐在他父亲旁边。向知府道：“文卿，你这令郎，也学戏行的营业么？”鲍文卿道：“小的不曾教他学戏。他念了两年书，而今跟在班里记帐。”向知府道：“这个也好。我如今还要到各上司衙门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这里吃了饭，我回来还有话替你说。”说罢，换了衣服，起身上轿去了。

鲍文卿同儿子走到管家们房里。管宅门的王老爹本来认得，彼此作了揖，叫儿子也作了揖。看见王老爹的儿子小王，已经长到三十多岁，满嘴有胡子了。王老爹极其欢喜鲍廷玺，拿出一个大红缎子钉金线的钞袋来，里头装着一锭银子送与他。鲍廷玺作揖谢了。坐着说些闲话，吃过了饭。

向知府直到下午才回来，换去了衣服，仍旧坐在河房里。请鲍文卿父子两个进来坐下，说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门去，不得和你细谈。”因叫小厮在房里取出一封银子来，递与他道：“这是二十两银子，你且收着。我去之后，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托与人领着。你在半个月内，同令郎到我衙门里来。我还有话和你说。”鲍文卿接着银子，谢了太老爷的赏，说道：“小的总在半个月内，领了儿子到太老爷衙门里来请安。”当下，又留他吃了酒。鲍文卿同儿子回家歇息。

次早，又到公馆里送了向太爷的行。回家同浑家商议，把班子暂托与他女婿归姑爷同教师金次福领着。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买了几件南京的人事，头绳、肥皂之类，带与衙门里各位管家。

又过了几日，在水西门搭船。到了池口，只见又有两个人搭船。舱内坐着，彼此谈及。鲍文卿说要到向太爷衙门里去的。那两人就是安庆府里的书办，一路就奉承鲍家父子两个，买酒买肉请他吃着。晚上候别的客人睡着了，便悄悄向鲍文卿说：“有一件事，只求太爷批一个‘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两银子。又有一件事，县里详上来，只求太爷驳下去，这件事竟可以送三百两。你鲍太爷在我们太老爷跟前，恳个情罢！”鲍文卿道：“不瞒二位老爹说，我是戏子，乃下贱之人，蒙太老爷抬举，叫到衙门里来。我等之人，敢在太老爷跟前说情？”那两个书办道：“鲍太爷，你疑惑我这话是说谎么？只要你肯说这情，上岸先兑五百两银子与你。”鲍文卿笑道：“我若是欢喜银子，当年在安东县，曾赏过我五百两银子，我不敢受。自己知道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我怎肯瞒着太老爷拿这项钱？况且，他若有理，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来寻人情。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边受屈，岂不丧了阴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门里好修行’，你们伏侍太老爷，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清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几句说的两个书办毛骨悚然，一场没趣，扯了一个淡，罢了。

次日早晨，到了安庆，宅门上投进手本去。向知府叫将他父子两人行李搬在书房里面住，每日同自己亲戚一桌吃饭。又拿出许多绸和布来，替他父子两个，里里外外做衣裳。一日，向知府走来书房坐着，问道：“文卿，你令郎可曾做过亲事么？”鲍文卿道：“小的是穷人，这件事还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倒有一句话，若说出来恐怕得罪你。这事，你若肯相就，倒了我一个心愿。”鲍文卿道：“太老爷有甚么话吩咐，小的怎敢不依？”向知府道：“就是我家总管姓王的，他有一个小

女儿，生得甚是乖巧。老妻着实疼爱他，带在房里，梳头、裹脚都是老妻亲手打扮。今年十七岁了，和你令郎是同年。这姓王的，在我家已经三代，我把投身纸都查了赏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儿子小王，我又替他买了一个部里书办名字，五年考满，便选个典史杂职。你若不弃嫌，便把你令郎招给他，做个女婿。将来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这个你可肯么？”鲍文卿道：“太老爷莫大之恩，小的知感不尽！只是小的儿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说了，他极喜欢你令郎的。这事不要你费一个钱，你只明日拿一个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一切床帐、被褥、衣服、首饰、酒席之费都是我备办齐了，替他两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个现成公公罢了。”鲍文卿跪下，谢太老爷。向知府双手扶起来，说道：“这是甚么要紧的事？将来我还要为你的情哩。”

次日，鲍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爹。王老爹也回拜了。到晚上三更时分，忽然抚院一个差官，一匹马，同了一位二府抬了轿子一直走上堂来，叫请向太爷出来。满衙门的人都慌了，说道：“不好了！来摘印了！”只因这一番，有分教：荣华富贵，享受不过片时；潦倒摧颓，波澜又兴多少。不知这来的官果然摘印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话说向知府听见摘印官来，忙将刑名、钱谷相公都请到跟前说道：“诸位先生，将房里各样稿案查点查点，务必要查细些，不可遗漏了事！”说罢开了宅门匆匆出去了。出去会见那二府，拿出一张牌票来看了，附耳低言了几句。二府上轿去了，差官还在外候着。向太守进来，亲戚和鲍文卿一齐都迎着问。向知府道：“没甚事，不相干！是宁国府知府坏了，委我去摘印。”当下料理马夫连夜同差官往宁国去了。

衙门里打首饰、缝衣服、做床帐被褥、糊房，打点王家女儿招女婿，忙了几日。向知府回来了，择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衙门外传了一班鼓手、两个傧相进来。鲍廷玺插着花，披着红，身穿绸缎衣服，脚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亲。吹打着，迎过那边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着补服出来陪妹婿。吃过三遍茶，请进洞房里，和新娘交拜合卺，不必细说。次日清早，出来拜见老爷、夫人。夫人另外赏了八件首饰，两套衣服。衙里摆了三天喜酒，无一个人不吃到。满月之后，小王又要进京去选官。鲍文卿备酒，替小亲家饯行。鲍廷玺亲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才回来。自此以后，鲍廷玺在衙门里只如在云端里过日子。

看看过了新年，开了印，各县送童生来府考。向知府要下

察院考童生，向鲍文卿父子两个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这些小厮们，若带去巡视，他们就要作弊。你父子两个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顾几天。”

鲍文卿领了命，父子两个在察院里巡场查号。安庆七学共考三场。见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到了抢粉汤、包子的时候，大家推成一团、跌成一块。鲍廷玺看不上眼。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被鲍廷玺看见，要采他过来见太爷。鲍文卿拦住道：“这是我小儿不知世事。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来，把那洞补好，把那个童生送进号去。

考事已毕，发出案来，怀宁县的案首叫做季萑。他父亲是个武两榜，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选守备。发案过了几日，季守备进来拜谢。向知府设席相留。席摆在书房里，叫鲍文卿同着出来坐坐。当下季守备首席，向知府主位，鲍文卿坐在横头。季守备道：“老公祖这一番考试，至公至明，合府无人不服。”向知府道：“年先生，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疏了。倒是前日考场里，亏我这鲍朋友在彼巡场，还不曾有甚么弊窦。”此时季守备才晓得，这人姓鲍。后来渐渐说到他是一个老梨园脚色，季守备脸上，不觉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因将他生平的好处，说了一番。季守备也就肃然起敬。酒罢，辞了出来。

过三四日，倒把鲍文卿请到他家里，吃了一餐酒。考案首

的儿子季萑也出来陪坐。鲍文卿见他是一个美貌少年，便问：“少爷尊号？”季守备道：“他号叫做苇萧。”当下吃完了酒，鲍文卿辞了回来，向向知府着实称赞这季少爷好个相貌，将来不可限量。

又过了几个月，那王家女儿怀着身子，要分娩，不想养不下来，死了。鲍文卿父子两个恸哭。向太守倒反劝道：“也罢，这是他各人的寿数，你们不必悲伤了！你小小年纪，我将来少不的再替你娶个媳妇。你们若只管哭时，惹得夫人心里越发不好过了。”鲍文卿也吩咐儿子，叫不要只管哭。但他自己也添了个痰火疾，不时举动，动不动就要咳嗽半夜。意思要辞了向太爷回家去，又不敢说出来。

恰好向太爷升了福建汀漳道。鲍文卿向向太守道：“太老爷又恭喜高升！小的本该跟随太老爷去，怎奈小的老了，又得了病在身上。小的而今叩辞了太老爷，回南京去，丢下儿子跟着太老爷伏侍罢。”向太守道：“老友，这样远路，路上又不好走，你年纪老了我也不肯拉你去。你的儿子你留在身边奉侍你。我带他去做甚么！我如今就要进京陛见。我先送你回南京去，我自有道理。”次日，封出一千两银子，叫小厮捧着，拿到书房里来，说道：“文卿，你在我这里一年多，并不曾见你说过半个字的人情。我替你娶个媳妇，又没命死了。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而今这一千两银子送与你，你拿回家去置些产业、娶一房媳妇、养老送终。我若做官再到南京来，再接你相会。”鲍文卿又不肯受。向道台道：“而今不比当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穷在这一千两银子。你若不受，把我当做甚么人？”鲍文卿不敢违拗，方才磕头谢了。向道台吩咐叫了一只大船，备酒替他饯行，自己送出宅门。鲍文卿同儿子跪在地下，洒泪告辞。向道台也挥泪和他分手。

鲍文卿父子两个，带着银子，一路来到南京。到家告诉浑家向太老爷这些恩德，举家感激。鲍文卿扶着病出去寻人，把这银子买了一所房子、两副行头，租与两个戏班子穿着，剩下的，家里盘缠。

又过了几个月，鲍文卿的病渐渐重了，卧床不起。自己知道不好了，那日把浑家、儿子、女儿、女婿都叫在跟前，吩咐他们：“同心同意，好好过日子。不必等我满服，就娶一房媳妇进来要紧。”说罢，瞑目而逝。合家恸哭，料理后事。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间，开了几日丧。四个总寓的戏子，都来吊孝。鲍廷玺又寻阴阳先生寻了一块地，择个日子出殡，只是没人题铭旌。

正在踌躇，只见一个青衣人飞跑来了，问道：“这里可是鲍老爹家？”鲍廷玺道：“便是。你是那里来的？”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爷来了，轿子已到了门前。”鲍廷玺慌忙换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门外去跪接。向道台下了轿，看见门上贴着白，问道：“你父亲已是死了？”鲍廷玺哭着应道：“小的父亲死了。”向道台道：“没了几时了？”鲍廷玺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台道：“我陛见回来，从这里过，正要会会你父亲，不想已做故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鲍廷玺哭着跪辞，向道台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恸哭了一场，上了一炷香，作了四个揖。鲍廷玺的母亲也出来拜谢了。向道台出到厅上，问道：“你父亲几时出殡？”鲍廷玺道：“择在出月初八日。”向道台道：“谁人题的铭旌？”鲍廷玺道：“小的和人商议，说铭旌上不好写。”向道台道：“有甚么不好写！取纸笔过来。”当下鲍廷玺送上纸笔。向道台取笔在手，写道：“皇明义民鲍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写完递

与他道：“你就照着这个送到亭彩店内去做。”又说道：“我明早就要开船了。还有些少助丧之费，今晚送来与你。”说罢，吃了一杯茶，上轿去了。鲍廷玺随即跟到船上，叩谢过了太老爷回来。晚上，向道台又打发一个管家，拿着一百两银子送到鲍家。那管家茶也不曾吃，匆匆回船去了。

这里到出月初八日，做了铭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鲍老爹出殡，一直出到南门外。同行的人，都出来送殡，在南门外酒楼上，摆了几十桌斋。丧事已毕。

过了半年有余，一日，金次福走来，请鲍老太说话。鲍廷玺就请了在堂屋里坐着，进去和母亲说了。鲍老太走了出来说道：“金师父，许久不见。今日甚么风吹到此？”金次福道：“正是。好久不曾来看老太，老太在家享福。你那行头而今换了班子穿着了？”老太道：“因为班子在城里做戏，生意行得细。如今换了一个文元班，内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在盱眙、天长这一带走。他那里乡绅财主多，还赚的几个大钱。”金次福道：“这样你老人家更要发财了。”当下吃了一杯茶，金次福道：“我今日有一头亲事来作成你家庭玺，娶过来，倒又可以发个大财。”鲍老太道：“是那一家的女儿？”金次福道：“这人是内桥胡家的女儿。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门，起初把他嫁了安丰典管当的王三胖。不到一年光景王三胖就死了。这堂客才得二十一岁，出奇的人才，就上画也是画不就的。因他年纪小，又没儿女，所以娘家主张着嫁人。这王三胖丢给他足有上千的东西：大床一张、凉床一张、四箱、四橱。箱子里的衣裳盛的满满的，手也插不下去。金手镯有两三副，赤金冠子两顶，真珠、宝石不计其数。还有两个丫头，一个叫做荷花，一个叫做采莲，都跟着嫁了来。你若娶了他与廷玺，他两人年貌也还相合，这是极好的事。”一番话，说得老太满心欢喜。

向他说道：“金师父，费你的心！我还要托我家姑爷出去访访。访的确了，来寻你老人家做媒。”金次福道：“这是不要访的。也罢，访访也好，我再来讨回信。”说罢去了。鲍廷玺送他出去。

到晚，他家姓归的姑爷走来。老太一五一十把这些话告诉他，托他出去访。归姑爷又问老太要了几十个钱带着，明日早上去吃茶。次日，走到一个做媒的沈天孚家。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个媒婆，有名的沈大脚。归姑爷到沈天孚家，拉出沈天孚来，在茶馆里吃茶，就问起这头亲事。沈天安道：“哦！你问的是胡七喇子么？他的故事长着哩！你买几个烧饼来，等我吃饱了和你说。”归姑爷走到隔壁，买了八个烧饼拿进茶馆来，同他吃着。说道：“你说这故事罢。”沈天安道：“慢些，待我吃完了说。”当下把烧饼吃完了，说道：“你问这个人怎的？莫不是那家要娶他？这个堂客是娶不得的！若娶进门，就要一把天火！”归姑爷道：“这是怎的？”沈天孚道：“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头的女儿。偏头死了，他跟着哥们过日子。他哥不成人，赌钱吃酒，把布政使的缺都卖掉了。因他有几分颜色，从十七岁上，就卖与北门桥来家做小。他做小不安本分，人叫他新娘他就要骂，要人称呼他是太太。被大娘子知道，一顿嘴巴子赶了出来。复后嫁了王三胖。王三胖是一个候选州同，他真正是太太了。他做太太又做的过了，把大呆的儿子、媳妇，一天要骂三场，家人、婆娘两天要打八顿。这些人都恨如头醋。不想不到一年，三胖死了。儿子疑惑三胖的东西都在他手里，那日进房来搜。家人、婆娘又帮着图出气。这堂客有见识，预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饰，一总倒在马桶里。那些人在房里搜了一遍，搜不出来，又搜太太身上，也搜不出银钱来。他借此就大哭大喊，喊到上元县堂上去了，出首儿子。上元县传齐了审，

把儿子责罚了一顿，又劝他道：‘你也是嫁过了两个丈夫的了，还守甚么节！看这光景，儿子也不能和你一处同住，不如叫他分个产业给你，另在一处。你守着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当下处断出来，他另分几间房子在胭脂巷住。就为这胡七喇子的名声，没有人敢惹他。这事有七八年了。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岁。他对人自说二十一岁。”归姑爷道：“他手头有千把银子的话，可是有的？”沈天孚道：“大约这几年也花费了。他的金珠首饰、锦缎衣服，也还值五六百银子，这是有的。”归姑爷心里想道：“果然有五六百银子，我丈母心里也欢喜了。若说女人会撒泼，我那怕磨死倪家的这小孩子！”因向沈天孚道：“天孚，这要娶他的人，就是我丈人抱养这个小孩子。这亲事，是他家教师金次福来说的。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替他撮合成了，自然重重的得他几个媒钱。你为甚么不做？”沈天孚道：“这有何难！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说，管包成就。只是谢媒钱在你。”归姑爷道：“这个自然。我且去罢，再来讨你的回信。”当下付了茶钱出门来，彼此散了。

沈天孚回家来和沈大脚说。沈大脚摇着头道：“天老爷！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他又要是个官，又要有钱，又要人物齐整，又要上无公婆，下无小叔、姑子。他每日睡到中才起来，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每日要吃八分银子药。他又不吃大荤，头一日要鸭子，第二日要鱼，第三日要茭儿菜鲜笋做汤。闲着没事，还要橘饼、圆眼、莲米搭嘴。酒量又大，每晚要炸麻雀、盐水虾，吃三斤百花酒。上床睡下，两个丫头，轮流着捶腿，捶到四更鼓尽才歇。我方才听见你说是个戏子家。戏子家有多大汤水，弄这位奶奶家去？”沈天孚道：“你替他架些空罢了！”沈大脚商议道：“我如今把这做戏子的话，藏起不要说，也并不必说他家弄行头。只说他是举人，不日就要做官，家里

又开着字号店，广有田地。这个说法好么？”沈天孚道：“最好！最好！你就这么说去。”

当下沈大脚吃了饭，一直走到胭脂巷，敲开了门。丫头荷花迎着出来问：“你是那里来的？”沈大脚道：“这里可是王太太家？”荷花道：“便是。你有甚么话说？”沈大脚道：“我是替王太太讲喜事的。”荷花道：“请在堂屋里坐。太太才起来，还不曾停当。”沈大脚说道：“我在堂屋里坐怎的？我就进房里。去见太太。”当下揭开门帘进房，只见王太太坐在床沿上裹脚，采莲在旁边捧着矾盒子。王太太见他进来，晓得他为媒婆，就叫他坐下，叫拿茶与他吃。看着太太两只脚，足足裹了有三顿饭时才裹完了，又慢慢梳头、洗脸、穿衣服，直弄到日头趑西才清白。因问道：“你贵姓？有甚么话来说？”沈大脚道：“我姓沈。因有一头亲事来效劳，将来好吃太太喜酒。”王太太道：“是个甚么人家？”沈大脚道：“是我们这水西门大街上鲍府上，人都叫他鲍举人家。家里广有田地，又开字号店，足足有千万贯家私。本人二十三岁。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儿女，要娶一个贤慧太太当家，久已说在我肚里了。我想，这个人家，除非是你这位太太才去得，所以大胆来说。”王太太道：“这举人是他家甚么人？”沈大脚道：“就是这要娶亲的老爷了。他家那还有第二个！”王太太道：“是文举？武举？”沈大脚道：“他是个武举。扯的动十个力气的弓，端的起三百斤的制子，好不有力气！”王太太道：“沈妈，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见过大事的，不比别人。想着初一到王府上，才满了月，就替大女儿送亲，送到孙乡绅家。那孙乡绅家三间大敞厅，点了百十枝大蜡烛，摆着糖斗、糖仙，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戏子细吹细打把我迎了进去。孙家老太太戴着凤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间，脸朝下坐了。我头上戴着黄

豆大珍珠的拖挂，把脸都遮满了，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才露出嘴来吃他的蜜饯茶。唱了一夜戏，吃了一夜酒。第二日回家，跟了去的四个家人、婆娘，把我白绫织金裙子上弄了一点灰，我要把他一个个都处死了。他四个一齐走进来，跪在房里，把头在地板上磕的扑通扑通的响，我还不开恩饶他哩。沈妈，你替我说这事，须要十分的实。若有半些差池，我手里不能轻轻的放过了你。”沈大脚道：“这个何消说！我从来是一点水一个泡的人，比不得媒人嘴。若扯了一字谎，明日太太访出来，我自己把这两个脸巴子送来，给太太掌嘴。”王太太道：“果然如此，好了。你到那人家说去，我等你回信。”当下包了几十个钱，又包了些黑枣、青饼之类，叫他带回去与娃娃吃。只因这一番，有分教：忠厚子弟，成就了恶姻缘；骨肉分张，又遇着亲兄弟。不知这亲事说成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话说沈大脚问定了王太太的话，回家向丈夫说了。次日，归姑爷来讨信，沈天孚如此这般告诉他说：“我家堂客过去，着实讲了一番。这堂客已是千肯万肯。但我说明了他家是没有公婆的，不要叫鲍老太自己来下插定。到明日，拿四样首饰来，仍旧叫我家堂客送与他。择个日子就抬人便了。”

归姑爷听了这话，回家去告诉丈母说：“这堂客手里有几百两银子的话是真的。只是性子不好些，会欺负丈夫。这是他两口子的事情，我们管他怎的！”鲍老太道：“这管他怎的！现今这小厮傲头傲脑，也要娶个辣燥些的媳妇来，制着他才好。”老太主张着要娶这堂客，随即叫了鲍廷玺来。叫他去请沈天孚、金次福两个人来为媒。鲍廷玺道：“我们小户人家，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好。这样堂客要了家来，恐怕淘气。”被他妈一顿臭骂道：“倒运的奴才！没福气的奴才！你到底是那穷人家的根子，开口就说要穷，将来少不的要穷断你的筋！像他有许多箱笼，娶进来摆摆房，也是热闹的。你这奴才知道甚么！”骂的鲍廷玺不敢回言，只得央及归姑爷同着去拜媒人。归姑爷道：“像娘这样费心，还不讨他说个是！只要拣精拣肥，我也犯不着要效他这个劳。”老太又把姑爷说了一番，道：“他不知道好歹，姐夫不必计较他。”姑爷方才肯同他去，拜了

两个媒人。

次日备了一席酒请媒。鲍廷玺有生意，领着班子出去做戏了。就是姑爷作陪客。老太家里拿出四样金首饰、四样银首饰来，还是他前头王氏娘子的，交与沈天孚去下插定。沈天孚又赚了他四样，只拿四样首饰，叫沈大脚去下插定。那里接了，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

到十二日，把那四箱、四橱和盆桶、锡器、两张大床先搬了来。两个丫头，坐轿子跟着。到了鲍家，看见老太，也不晓得是他家甚么人，又不好问，只得在房里铺设齐整，就在房里坐着。明早，归家大姑娘坐轿子来。这里请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钱麻子的老婆两个搀亲。到晚，一乘轿子、四对灯笼火把，娶进门来。进房撒帐，说四言八句，拜花烛，吃交杯盏，不必细说。

五更鼓出来拜堂，听见说有婆婆，就惹了一肚子气。出来使性攒气磕了几个头，也没有茶，也没有鞋。拜毕，就往房里去了。丫头一会出来要雨水煨茶与太太嗑；一会出来叫拿炭烧着了进去，与太太添着烧速香；一会出来到厨下叫厨子蒸点心、做汤，拿进房来与太太吃。两个丫头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后的走，叫的“太太”一片声响。鲍老太听见道：“在我这里叫甚么‘太太’！连‘奶奶’也叫不的，只好叫个‘相公娘’罢了！”丫头走进房去，把这话对太太说了，太太就气了个发昏。

到第三日，鲍家请了许多的戏子的老婆来做朝。南京的风俗：但凡新媳妇进门，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发个利市。这菜一定是鱼，取“富贵有余”的意思。当下，鲍家买了一尾鱼，烧起锅，请相公娘上锅。王太太不睬，坐着不动。钱麻子的老婆走进房来道：“这使不得。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妇，这些规矩是要还他的。”太太忍气吞声，脱了锦缎衣服，系上

围裙，走到厨下，把鱼接在手内，拿刀刮了三四刮，拎着尾巴望滚汤锅里一掬。钱麻子老婆正站在锅台旁边看他收拾鱼，被他这一掬，便溅了一脸的热水，连一件二色金的缎衫子都弄湿了，吓了一跳，走过来道：“这是怎说！”忙取出一个汗巾子来揩脸。王太太丢了刀，骨都着嘴往房里去了。当晚，堂客上席，他也不曾出来坐。

到第四日，鲍廷玺领班子出去做戏，进房来穿衣服。王太太看见他这几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并无纱帽，心里疑惑：“他不像个举人。”这日见他戴帽子出去，问道：“这晚间你往那里去？”鲍廷玺道：“我做生意去。”说着就去了。太太心里越发疑惑：“他做甚么生意？”又想到：“想是在字号店里算帐。”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他才回来。太太问道：“你在字号店里算帐，为甚么算了这一夜？”鲍廷玺道：“甚么字号店？我是戏班子里管班的，领着戏子去做夜戏才回来。”太太不听见这一句话罢了，听了这一句话，怒气攻心，大叫一声，望后便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鲍廷玺慌了，忙叫两个丫头拿姜汤灌了半日。灌醒过来，大哭大喊，满地乱滚，滚散头发。一会又要扒到床顶上去大声哭着，唱起曲子来。原来气成了一个失心疯。吓的鲍老太同大姑娘都跑进来看。看了这般模样，又好恼又好笑。正闹着，沈大脚手里拿着两包点心，走到房里贺喜。才走进房，太太一眼看见。上前就一把揪住，把他揪到马子跟前，揭开马子，抓了一把尿屎，抹了他一脸一嘴。沈大脚满鼻子都塞满了臭气。众人来扯开了。沈大脚走出堂屋里，又被鲍老太指着脸骂了一顿。沈大脚没情没趣，只得讨些水洗了脸，悄悄的出了门，回去了。

这里请了医生来。医生说：“这是一肚子的痰，正气又虚，要用人参、琥珀。”每剂药要五钱银子。自此以后一连害了两

年，把些衣服、首饰都花费完了，两个丫头也卖了。归姑爷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议道：“他本是螟蛉之子，又没中用。而今，又弄了这个疯女人来，在家闹到这个田地。将来我们这房子和本钱，还不够他吃人参、琥珀，吃光了，这个如何来得？不如趁此时将他赶出去，离门离户，我们才得干净，一家一计过日子。”鲍老太听信了女儿、女婿的话，要把他两口子赶出去。鲍廷玺慌了，去求邻居王羽秋、张国重来说。张国重、王羽秋走过来说道：“老太，这使不得！他是你老爹在时抱养他的。况且，又帮着老爹做了这些年生意，如何赶得他出去？”老太把他怎样不孝、媳妇怎样不贤，着实数说了一遍，说道：“我是断断不能要他的了！他若要在这里，我只好带着女儿、女婿搬出去让他！”当下两人讲不过老太，只得说道：“就是老太要赶他出去，也分些本钱与他做生意，叫他两口子光光的怎样出去过日子？”老太道：“他当日来的时候，只得头上几茎黄毛，身上还是光光的。而今我养活的他恁大，又替他娶过两回亲。况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他不能补报我罢了，我还有甚么贴他！”那两人道：“虽如此说，恩从上流，还是你老人家照顾他些。”说来说去，说的老太转了口，许给他二十两银子，自己去住。

鲍廷玺接了银子，哭哭啼啼，不日搬了出来，在王羽秋店后借一间屋居住。只得这二十两银了，要团班子、弄行头是弄不起，要想做个别的小生意，又不在行，只好坐吃山空。把这二十两银子吃的将光，太太的人参、琥珀药也没得吃了，病也不大发了，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骂，非止一日。

那一日，鲍廷玺街上走走回来，王羽秋迎着问道：“你当初有个令兄在苏州么？”鲍廷玺道：“我老爹只得我一个儿子，并没有哥哥。”王羽秋道：“不是鲍家的，是你那三牌楼倪家

的。”鲍廷玺道：“倪家虽有几个哥，听见说，都是我老爹自小卖出去了。后来一总都不知下落，却也不曾听见是在苏州。”王羽秋道：“方才有个人一路找来，找在隔壁鲍老太家，说：“倪大太爷找倪六太爷的。”鲍老太不招应。那人就问在我这里，我就想到你身上。你当初在倪家，可是第六？”鲍廷玺道：“我正是第六。”王羽秋道：“那人找不到，又到那边找去了。他少不得还找了回来，你在我店里坐了候着。”少顷，只见那人又来找问。王羽秋道：“这便是倪六爷，你找他怎的？”鲍廷玺道：“你是那里来的？是那个要找我？”那人在腰里拿出一个红纸帖子来，递与鲍廷玺看。鲍廷玺接着，只见上写道：“水西门鲍文卿老爹家过继的儿子鲍廷玺，本名倪廷玺，乃父亲倪霜峰第六子，是我的同胞的兄弟。我叫作倪廷珠。找着我的兄弟，就同他到公馆里来相会。要紧！要紧！”鲍廷玺道：“这是了！一点也不错！你是甚么人？”那人道：“我是跟大太爷的，叫作阿三。”鲍廷玺道：“大太爷在那里？”阿三道：“大太爷现在苏州抚院衙门里做相公，每年一千两银子。而今现在大老爷公馆里。既是六太爷，就请同小的到公馆里，和大太爷相会。”鲍廷玺喜从天降，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桥抚院公馆前。阿三道：“六太爷，请到河底下茶馆里坐着，我去请大太爷来会。”一直去了。

鲍廷玺自己坐着。坐了一会，只见阿三跟了一个人进来，头戴方巾，身穿酱色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髭须，有五十岁光景。那人走进茶馆，阿三指道：“便是六太爷了。”鲍廷玺忙走上前，那人一把拉住道：“你便是我六兄弟了！”鲍廷玺道：“你便是我大哥哥！”两人抱头大哭。哭了一场坐下。倪廷珠道：“兄弟，自从你过继在鲍老爹家，我在京里，全然不知道。我自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在各衙

里做馆。在各省找寻那几个弟兄，都不曾找的着。五年前，我同一位知县到广东赴任去，在三牌楼找着一个旧时老邻居问，才晓得你过继在鲍家了，父母俱已去世了！”说着，又哭起来。鲍廷玺道：“我而今鲍门的事……”倪廷珠道：“兄弟，你且等我说完了。我这几年，亏遭际了这位姬大人，宾主相得，每年送我束脩一千两银子。那几年在山东，今年调在苏州来做巡抚。这是故乡了，我所以着紧来找贤弟。找着贤弟，我把历年节省的几两银子拿出来，弄一所房子，将来把你嫂子也从京里接到南京来，和兄弟一家一计的过日子。兄弟，你自然是娶过弟媳的了。”鲍廷玺道：“大哥在上，……”便悉把怎样过继到鲍家，怎样蒙鲍老爹恩养，怎样在向太爷衙门里招亲，怎样前妻王氏死了，又娶了这个女人，而今怎样被鲍老太赶出来了，都说了一遍。倪廷珠道：“这个不妨。而今弟妇现在那里？”鲍廷玺道：“现在鲍老爹隔壁一个人家借着住。”倪廷珠道：“我且和你同到家里去看看，我再作道理。”

当下会了茶钱，一同走到王羽秋店里。王羽秋也见了礼。鲍廷玺请他在后面。王太太拜见大伯，此时衣服、首饰都没有了，只穿着家常打扮。倪廷珠荷包里拿出四两银子来，送与弟妇做拜见礼。王太太看见有这一个个体面大伯，不觉忧愁减了一半，自己捧茶上来。鲍廷玺接着，送与大哥。倪廷珠吃了一杯茶，说道：“兄弟，我且暂回公馆里去。我就回来和你说话，你在家等着我。”说罢去了。

鲍廷玺在家和太太商议：“少刻大哥来，我们须备个酒饭候着。如今买一只板鸭和几斤肉，再买一尾鱼来，托王羽秋老爹来收拾，做个四样才好。”王太太说：“呸！你这死不见识面的货！他一个抚院衙门里住着的人，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

他自然是吃了饭才来，他希罕你这样东西吃！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围碟子来，打几斤陈百花酒候着他，才是个道理！”鲍廷玺道：“太太说的是。”当下秤了银子，把酒和碟子都备齐捧了来家。

到晚，果然一乘轿子，两个“巡抚部院”的灯笼，阿三跟着，他哥来了。倪廷珠下了轿，进来说道：“兄弟，我这寓处没有甚么，只带的七十多两银子。”叫阿三在轿柜里拿出来，一包一包交与鲍廷玺，道：“这个你且收着。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苏州去。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价银或是二百两、三百两都可以。你同弟妇搬进去住着。你就收拾到苏州衙门里来。我和姬大人说，把今年束脩一千两银子，都支了与你，拿到南京来做个本钱，或是买些房产过日。”当下鲍廷玺收了银子，留着他哥吃酒。吃着，说一家父母兄弟分离苦楚的话。说着又哭，哭着又说。直吃到二更多天，方才去了。

鲍廷玺次日同王羽秋商议，叫了房牙子来，要当房子。自此，家门口人，都晓得倪大老爷来找兄弟，现在抚院大老爷衙门里，都称呼鲍廷玺是倪六老爷，太太是不消说。又过了半个月，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在下浮桥施家巷，三间门面，一路四进，是施御史家的。施御史不在家，着典与人住，价银二百二十两。成了议约，付押议银二十两，择了日子搬进去，再兑银子。搬家那日，两边邻居都送着盒，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分子。鲍廷玺请了两日酒，又替太太赎了些头面、衣服。太太身子里，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来，隔几日要请个医生，要吃八分银子的药。那几十两银子渐渐要完了。

鲍廷玺收拾要到苏州寻他大哥去，上了苏州船。那风不顺，船家荡在江北，走了一夜，到了仪征，船住在黄泥滩，风更大，过不得江。鲍廷玺走上岸，要买个茶点心吃，忽然遇见一个少

年，头戴方巾，身穿玉色绸直裰，脚下大红鞋。那少年把鲍廷玺上上下下看了一遍，问道：“你不是鲍姑老爷么？”鲍廷玺惊道：“在下姓鲍。相公尊姓大名？怎样这样称呼？”那少年道：“你可是安庆府向太爷衙门里王老爹的女婿？”鲍廷玺道：“我便是。相公怎的知道？”那少年道：“我便是王老爹的孙女婿，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么？”鲍廷玺笑道：“这是怎么说？且请相公到茶馆坐坐。”当下两人走进茶馆，拿上茶来。仪征有的是肉包子，装上一盘来吃着。鲍廷玺问道：“相公尊姓？”那少年道：“我姓季。姑老爷你认不得我？我在府里考童生，看见你巡场，我就认得了。后来，你家老爹还在我家吃过了酒。这些事你难道都记不的了？”鲍廷玺道：“你原来是季老太爷府里的季少爷！你却因甚么做了这门亲？”季苇萧道：“自从向太爷升任去后，王老爹不曾跟了去，就在安庆住着。后来，我家岳选了典史。安庆的乡绅人家，因他老人家为人盛德，所以同他来往起来，我家就结了这门亲。”鲍廷玺道：“这也极好。你们太老爷在家好么？”季苇萧道：“先君见背已三年多了。”鲍廷玺道：“姑爷，你却为甚么在这里？”季苇萧道：“我因盐运司荀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我故此来看看年伯。姑老爷你却往那里去？”鲍廷玺道：“我到苏州去看一个亲戚。”季苇萧道：“几时才得回来？”鲍廷玺道：“大约也得二十多日。”季苇萧道：“若回来无事，到扬州顽顽。若到扬州，只在道门口门簿上一查，便知道我的下处。我那时做东，请姑老爷。”鲍廷玺道：“这个一定来奉候。”说罢彼此分别走了。

鲍廷玺上了船一直来到苏州。才到阊门上岸，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厮阿三。只因这一番，有分教：荣华富贵，依然一旦成空；奔走道途，又得无端聚会。毕竟阿三说出甚么话来，且

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话说鲍廷玺走到阊门，遇见跟他哥的小厮阿三。阿三前走，后面跟了一个闲汉，挑了一担东西，是些三牲和些银锭、纸马之类。鲍廷玺道：“阿三，倪大太爷在衙门里么？你这些东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里去？”阿三道：“六太爷来了！大太爷自从南京回来，进了大老爷衙门，打发人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回说，太太已于前月去世。大太爷着了这一急，得了重病，不多几日就归天了。大太爷的灵柩，现在城外厝着，小的便搬在饭店里住。今是大太爷头七，小的送这三牲、纸马到坟上烧去。”鲍廷玺听了这话，两眼大睁着，话也说不出，慌问道：“怎么说？大太爷死了？”阿三道：“是，大太爷去世了。”鲍廷玺哭倒在地，阿三扶了起来。当下不进城了，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摆下牲醴，浇奠了酒，焚起纸钱，哭道：“哥哥阴魂不远，你兄弟来迟一步，就不能再见大哥一面！”说罢，又恸哭了一场。阿三劝了回来，在饭店里住下。次日，鲍廷玺将自己盘缠，又买了一副牲醴、纸钱，去上了哥哥坟回来。连连在饭店里住了几天，盘缠也用尽了。阿三也辞了他，往别处去了。

思量没有主意，只得把新做来的一件见抚院的绸直裰，当了两把银子，且到扬州寻季姑爷再处。当下搭船，一直来到

扬州，往道门口去问季苇萧的下处。门簿上写着“寓在兴教寺”。忙找到兴教寺，和尚道：“季相公么？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亲，你到那里去寻。”

鲍廷玺一直找到尤家，见那家门口挂着彩子，三间敞厅，坐了一敞厅的客。正中书案上点着两枝通红的蜡烛，中间悬着一轴《百子图》的画，两边贴着朱笺纸的对联，上写道：“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季苇萧戴着新方巾，穿着银红绸直裰，在那里陪客。见了鲍廷玺进来，吓了一跳，同他作了揖，请他坐下。说道：“姑老爷才从苏州回来的？”鲍廷玺道：“正是。恰又遇着姑爷恭喜，我来吃喜酒。”座上的客问：“此位尊姓？”季苇萧代答道：“这舍亲姓鲍，是我的贱内的姑爷，是小弟的姑丈人。”众人道：“原来是姑太爷。失敬！失敬！”鲍廷玺问：“各位太爷尊姓？”季苇萧指着上首席坐的两位道：“这位是辛东之先生，这位是金寓刘先生。二位是扬州大名士。作诗的从古也没有这好的，又且书法绝妙，天下没有第三个。”说罢，摆上饭来。二位先生首席，鲍廷玺三席，还有几个人，都是尤家亲戚，坐了一桌子。

吃过了饭，这些亲戚们同季苇萧里面料理事去了。鲍廷玺坐着，同那两位先生攀谈。辛先生道：“扬州这些有钱的盐呆子，其实可恶！就如河下兴盛旗冯家，他有十几万银子。他从徽州请了我出来，住了半年，我说：‘你要为我的情，就一总送我二三千银子。’他竟一毛不拔！我后来向人说：‘冯家他这银子该给我的。他将来死的时候，这十几万银子，一个钱也带不去，到阴司里是个穷鬼。阎王要盖森罗宝殿，这四个字的匾，少不的是请我写，至少也得送我一万银子！我那时就把几千与他用用，也不可。何必如此计较！’”说罢，笑了。金先生道：“这话一丝也不错！前日不多时，河下方家来请我写

一副对联，共是二十二个字。他叫小厮送了八十两银子来谢我。我叫他小厮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爷，说金老爷的字，是在京师王爷府里品过价钱的：小字是一两一个，大字十两一个。我这二十二个字，平买平卖，时价值二百二十两银子。你若是二百一十九两九钱，也不必来取对联。”那小厮回家去说了。方家这畜生卖弄有钱，竟坐了轿子到我下处来，把二百二十两银子与我。我把对联递与他。他，他两把把对联扯碎了。我登时大怒，把这银子打开，一总都泼在街上，给那些挑盐的、拾粪的去了！列位，你说这样小人，岂不可恶！”

正说着，季苇萧走了出来，笑说道：“你们在这里讲盐呆子的故事？我近日听见说，扬州是‘六精’。”辛东之道：“是‘五精’罢了，那里‘六精’？”季苇萧道：“是‘六精’的狠！我说与你听！他轿里是坐的‘债精’，抬轿的是‘牛精’，跟轿的是‘屁精’，看门的是‘谎精’，家里藏着的是‘妖精’，这是‘五精’了。而今时作，这些盐商头上，戴的是方巾，中间定是一个‘水晶’结子，合起来是‘六精’。”说罢，一齐笑了。捧上面来吃。四人吃着，鲍廷玺问道：“我听见说，盐务里这些有钱的到面店里，八分一碗的面，只呷一口汤，就拿下去赏与轿夫吃。这话可是有的么？”辛先生道：“怎么不是有的？”金先生道：“他那里当真吃不下。他本是在家里泡了一碗锅巴吃了，才到面店去的！”当下说着笑话，天色晚了下来，里面吹打着，引季苇萧进了洞房。众人上席吃酒，吃罢各散。鲍廷玺仍旧到钞关饭店里住了一夜。次日，来贺喜看新人。看罢出来，坐在厅上，鲍廷玺悄悄问季苇萧道：“姑爷，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曾听见怎的，你怎么又做这件事？”季苇萧指着对联与他看道：“你不见‘才子佳人信有之’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鲍廷玺道：

“这也罢了。你这些费用，是那里来的？”季苇萧道：“我一到扬州，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又把我在瓜洲管关税。只怕还要在这里过几年，所以又娶一个亲。姑老爷，你几时回南京去？”鲍廷玺道：“姑爷，不瞒你说，我在苏州去投奔一个亲戚，投不着，来到这里。而今并没有盘缠回南京。”季苇萧道：“这个容易。我如今送几钱银子与姑老爷做盘费，还要托姑老爷带一个书子到南京去。”

正说着，只见那辛先生、金先生和一个道士，又有一个人，一齐来吵房。季苇萧让了进去，新房里吵了一会，出来坐下。辛先生指着这两位，向季苇萧道：“这位道友尊姓来，号霞士，也是我们扬州诗人。这位是芜湖郭铁笔先生，镌的图书最妙。今日，也趁着喜事来奉访。”季苇萧问了二位的下处，说道：“即日来答拜。”辛先生和金先生道：“这位令亲鲍老爹，前日听说，尊府是南京的，却几时回南京去？”季苇萧道：“也就在这一两日间。那两位先生道：“这等，我们不能同行了。我们同在这个俗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将来也要到南京去。”说了一会话，四人作别去了。鲍廷玺问道：“姑爷，你带书子到南京，与那一位朋友？”季苇萧道：“他也是我们安庆人，也姓季，叫作季恬逸，和我同姓不宗，前日同我一路出来的。我如今在这里，不得回去。他是没用的人，寄个字叫他问家。”鲍廷玺道：“姑爷，你这字可曾写下？”季苇萧道：“不曾写下。我今晚写了，姑爷明日来取这字和盘缠，后日起身去罢。”鲍廷里应诺去了。当晚季苇萧写了字，封下五钱银子，等鲍廷玺次日来拿。

次日早晨，一个人坐了轿子来拜，传进帖子上写“年家眷同学弟宗姬顿首拜”。季苇萧迎了出去，见那人方巾阔服，古貌古心。进来坐下，季苇萧动问：“仙乡尊字？”那人道：“

贱字穆庵，敝处湖广。一向在京，同谢茂秦先生馆于赵王家里。因返舍走走，在这里路过，闻知大名，特来进谒。有一个小照行乐，求大笔一题。将来还要带到南京去，遍请诸名公题咏。”季苇萧道：“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小弟献丑，真是弄斧班门了。”说罢吃了茶，打恭上轿而去。

恰好鲍廷玺走来，取了书子和盘缠，谢了季苇萧。季苇萧向他说：“姑老爷到南京，千万寻到状元境，劝我那朋友季恬逸回去。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的死人的，万不可久住！”说毕，送了出来。

鲍廷玺拿着这几钱银子，搭了船，回到南京。进了家门，把这些苦处告诉太太一遍，又被太太臭骂了一顿。施御史又来催他兑房价。他没银子兑，只得把房子退还施家。这二十两押议的银子，做了干罚。没处存身，太太只得在内桥娘家胡姓借了一间房子。搬进去住着。住了几日，鲍廷玺拿着书子寻到状元境，寻着了季恬逸。季恬逸接书看了，请他吃了一壶茶，说道：“有劳鲍老爹。这些话我都知道了。”鲍廷玺别过自去了。

这季恬逸因缺少盘缠，没处寻寓所住，每日里拿着八个钱，买四个吊桶底作两顿吃，晚里在刻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觉。这日见了书子，知道季苇萧不来，越发慌了。又没有盘缠回安庆去，终日吃了饼，坐在刻字店里出神。

那一日早上，连饼也没的吃，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头戴方巾，身穿元色直裰，走了进来，和他拱一拱手。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那人道：“先生尊姓？”季恬逸道：“贱姓季。”那人道：“请问先生，这里可有选文章的名士么？”季恬逸道：“多的很！卫体善、随岑庵、马纯上、蘧駪夫、匡超人，我都认的。还有前日同我在这这里的季苇萧，这都是大名。你要那一个？”那人道：“不拘那一位。我小弟有二三百银子，

要选一部文章。烦先生替我寻一位来，我同他好合选。”季恬逸道：“你先生尊姓贵处？也说与我，我好去寻人。”那人道：“我复姓诸葛，盱眙县人。说起来，人也还知道的。先生竟去寻一位来便了。”

季恬逸请他坐在那里，自己走上街来。心里想道：“这些人虽常来在这里，却是散在各处。这一会没头没脑往那里去捉？可惜季苇萧又不在这里。”又想道：“不必管他！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门一路大街走，遇着那个就捉了来，且混他些东西吃吃再处。”主意已定，一直走到水西门口，只见一个人，押着一担行李进城。他举眼看时，认得是安庆的萧金铉。他喜出望外道：“好了！”上前一把拉着，说道：“金兄，你几时来的？”萧金铉道：“原来是恬兄！你可同苇萧在一处？”季恬逸道：“苇萧久已到扬州去了。我如今在个地方。你来的恰好，如今有一桩大生意作成你。你却不可忘了我！”萧金铉道：“甚么大生意？”季恬逸道：“你不要管，你只同着我走，包你有几天快活日子过！”萧金铉听了，同他一齐来到状元境刻字店。

只见那姓诸葛的，正在那里探头探脑的望。季恬逸高声道：“诸葛先生，我替你约了一位大名士来！那人走了出来，迎进刻字店里，作了揖，把萧金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内。三人同到茶馆里，叙礼坐下，彼此各道姓名。那人道：“小弟复姓诸葛名佑，字天申。”萧金铉道：“小弟姓萧名鼎，字金铉。季恬逸就把方才诸葛天申有几百银子，要选文章的话说了。诸葛天申道：“这选事，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请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骥尾。今得见萧先生，如鱼得水了！”萧金铉道：“只恐小弟菲材，不堪胜任。”季恬逸道：“两位都不必谦，彼此久仰，今日一见如故。诸葛先生且做个东，请萧先生吃个下马饭，把这话细细商议。”诸葛天申道：“这

话有理。客边只好假馆坐坐。”当下，三人会了茶钱一同出来，到三山街一个大酒楼上。萧金铉首席，季恬逸对坐，诸葛天申主位。堂官上来问菜，季恬逸点了一卖肘子、一卖板鸭、一卖醉白鱼。先把鱼和板鸭拿来吃酒，留着肘子，再做三分银子汤，带饭上来。堂官送上酒来，斟了吃酒。季恬逸道：“先生这件事，我们先要寻一个僻静些的去处，又要宽大些。选定了文章，好把刻字匠叫齐，在寓处来看着他刻。”萧金铉道：“要僻地方，只有南门外报恩寺里好，又不吵闹，房子又宽，房钱又不十分贵。我们而今吃了饭，竟到那里寻寓所。”当下吃完几壶酒，堂官拿上肘子、汤和饭来。季恬逸尽力吃了一饱。下楼会帐，又走到刻字店托他看了行李。

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门。那南门热闹轰轰，真是车如游龙，马如流水！三人挤了半日，才挤了出来。望着报恩寺走了进去。季恬逸道：“我们就在这门口寻下处罢。”萧金铉道：“不好，还要再向里面些去，人才僻静。”当下又走了许多路。走过老退居，到一个和尚家，敲门进去。小和尚开了门，问做什么事。说是来寻下处的。小和尚引了进去。当家的老和尚出来见，头戴玄色缎僧帽，身穿茧绸僧衣，手里拿着数珠，铺眉蒙眼的走了出来。打个问讯，请诸位坐下，问了姓名、地方。三人说要寻一个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三位施主请自看，听凭拣那一处。”三人走进里面，看了三间房子。又出来同和尚坐着，请教每月房钱多少。和尚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讲了半天，一厘也不肯让。诸葛天申已是出二两四了，和尚只是不点头。一会又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萧金铉见他可厌，向季恬逸说道：“下处是好，只是买东西远些。”老和尚呆着脸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买办和厨子是一个人

做，就住不的了。须要厨子是一个人，在厨下收拾着，买办又是一个人，侍候着买东西，才赶的来。”萧金铉笑道：“将来我们在这里住，岂但买办、厨子是用两个人，还要牵一头秃驴与那买东西的人，骑着来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骂的白瞪着眼。三人便起身道：“我们且告辞，再来商议罢。”和尚送出来。

又走了二里路，到一个僧官家敲门。僧官迎了出来，一脸都是笑。请三位厅上坐，便煨出新鲜茶来，摆上九个茶盘，上好的蜜橙糕、核桃酥，奉过来与三位吃。二位讲到租寓处的话，僧官笑道：“这个何妨！听凭三位老爷喜欢那里，就请了行李来。”三人请问房钱。僧官说：“这个何必计较？三位老爷来住，请也请不至。随便见惠些须香资，僧人那里好争论？”萧金铉见他出语不俗，便道：“在老师父这里打搅，每月送银二金，休嫌轻意！”僧官连忙应承了。当下，两位就坐在僧官家，季恬逸进城去发行李。僧官叫道人打扫房，铺设床铺、桌椅、家伙，又换了茶来陪二位谈。

到晚，行李发了来，僧官告别进去了。萧金铉叫诸葛天申先秤出二两银子来，用封袋封了，贴了签子送与僧官。僧官又出来谢过。三人点起灯来，打点夜消。诸葛天声称出钱把银子，托季恬逸出去买酒菜。季恬逸出去了一会，带着一个走堂的，捧着四壶酒、四个碟子来：一碟香肠、一碟盐水虾、一碟水鸡腿、一碟海蜇，摆在桌上。诸葛天申是乡里人，认不的香肠。说道：“这是甚么东西？好像猪鸟。”萧金铉道：“你只吃罢了，不要问他。”诸葛天申吃着，说道：“这就是腊肉！”萧金铉道：“你又来了！腊肉有皮长在一转的？这是猪肚内的小肠！”诸葛天申又不认的海蜇，说道：“这进脆的是甚么东西？倒好吃。再买些进脆的来吃吃。”萧、季二位又吃了一回，当

晚吃完了酒，打点各自歇息。季恬逸没有行李。萧金铉匀出一条褥子来，给他在脚头盖着睡。

次日清早，僧官走进来说道：“昨日三位老爷驾到，贫僧今日备个腐饭，屈三位坐坐。就在我们寺里各处顽顽。”三人说了“不当”。僧官邀请到那边楼底下坐着，办出四大盘来吃早饭。吃过，同三位出来闲步，说道：“我们就到三藏禅林里顽顽罢。”当下走进三藏禅林。头一进是极高的大殿，殿上金字匾额：“天下第一祖庭”。一直走过两间房子，又曲曲折折的阶级栏杆，走上一个楼去。只道是没有地方了，僧官又把楼背后开了两扇门，叫三人进去看，那知还有一片平地在那极高的所在，四处都望着。内中又有参天的大木，几万竿竹子，那风吹的到处飕飕的响，中间便是唐玄奘法师的衣钵塔。顽了一会，僧官又邀到家里，晚上九个盘子吃酒。吃酒中间，僧官说道：“贫僧到了僧官任，还不曾请客。后日家里摆酒唱戏，请三位老爷看戏，不要出分子。”三位道：“我们一定奉贺。”当夜吃完了酒。

到第三日，僧官家请的客，从应天府尹的衙门人，到县衙门的人，约有五六十。客还未到，厨子、看茶的，老早的来了，戏子也发了箱来了。僧官正在三人房里闲谈，忽见道人走来说：“师公，那人又来了”只因这一番，有分教：平地风波，天女下维摩之室；空堂宴集，鸡群来咬鹤之翔。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